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 新亞 聯合 逸夫

四院通識教育課程參考閱讀資料



# 對中國民運的認識與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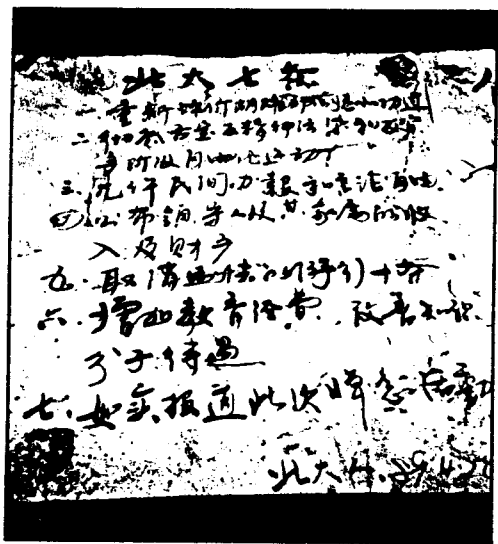
## 資料編輯

一九八九年十月

# 對中國民運的認識與反省

## 資料選輯

文件	頁
1. 1989.4.17,20 「七條要求」、「七大綱領」(錄自《悲壯的民運》頁十一及頁十五)	2
2. 1989.4.18 四十七學者聯署支持學運(錄自《十月評論,四月學運特刊》頁九)	3
3. 1989.4.26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二八)	4
4. 1989.4.29 袁木、何東昌等與學生對話摘要(錄自《血沃中華》頁十三至二八)	5
5. 1989.5.1 「告香港同胞書」(錄自《血沃中華》頁二九)	13
6. 1989.5.13 「絕食宣言」(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五一)	14
7. 1989.5.16 北京十間大專院校校長聯函中央(錄自《明報》五月十七日)	15
8. 1989.5.17 「五、一七宣言」(錄自《悲壯的民運》頁六六)	16
9. 1989.5.18 李鵬等與學生對話(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七一至七三)	17
10. 1989.5.18 林行止:《慷慨赴死易、適可而止難》(錄自《信報》五月十八日)	20
11. 1989.5.19 李鵬、楊尚昆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講話及三項戒嚴令(錄自《悲壯的民運》頁八〇至八二)	21
12. 1989.5.22 「告全國人民書」及「我們知識界的誓言」(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九一)	24
13. 1989.5.27 「十點聯合聲明」(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一〇〇)	25
14. 1989.6.2 「六、二絕食宣言」(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一一二至一一三)	26
15. 1989.6.4 蔡淑芳:《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錄自《星島日報》六月七日)	28
16. 1989.6.4 《我見證了這場屠殺》(錄自《明報》六月二十三日)	30
17. 1989.6.5 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國人民書》(錄自《悲壯的民運》頁一三二)	34
18. 1989.6.7 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錄自《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頁三五至四八)	35
19. 1989.6.30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錄自《文匯報》七月七日及八日)	42
附錄 1. 黎加路:《學運領袖風雲榜》(錄自《百姓》期一九四及一九五,頁一七至二一及頁二五至二九)	50
2. 1989年4月至7月學潮日誌(錄自《血沃中華》頁一至七及《人民不會忘記》頁三七九至三八〇)	60
後記	64



北大學生向當局提出的七條要求



悼胡的隊伍浩浩蕩蕩走出校園

##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一

★北京大學學生發起悼胡遊行並向人大常委遞請願信 星期天北大學生送八個花圈往天安門烈士紀念碑，當晚花園即被收掉。約三千名北大學生乃於星期一凌晨出發步行十九公里到天安門，通過治喪委員會向全國人大常委遞交一封請願信，提出七條要求，要點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運動」；要求新聞自由；要求提高教育經費；公民有示威遊行的自由；公布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的財產及取消北京市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等。同日下午，約五百名北京政法大學學生以巨大花園為前導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當晚，數百名學生自發留在廣場看守花園。傳人大常委會否定學生要求。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十一。

## 四月二十日 星期四

★北大發起組織「團結學生會」，提出學運「七大綱領」 鑒於官方支持的學生會未能組織學生運動，北大學生發起組織全市統一的學生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十五。

運動領導機構。「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已於稍早前成立（日期不詳），成員九人（以丁小平為首）。當日張貼《告北京高校書》，表示悼胡活動已擴展為一項全面爭取民主的請願活動，並提出運動的七項綱領。該學生組織的通告說：「歷次學生運動的流產使我們認識到，沒有一個有組織的、由各高校各階層民主人士的聯合行動，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倡議由各高校能代表學生的民主團體選舉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統一領導全市各高校的活動。」該籌委會將以集體領導、民主決議之方式運作；活動方式則建議採用靜坐、遊行、罷課乃至絕食等和平的請願方式；活動目的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直至七項綱領要求得到滿足。七項綱領是：（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闡明他「辭去」中共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並以最高的待遇為他送喪；（二）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個運動；（三）具體解釋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問題及其具體責任者；（四）確認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五）追究鎮壓學生的負責者；（六）公布幹部年薪、收入及納稅情況，和（七）明確公布查處的「官倒」。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的公開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

胡耀邦先生是中國民主進程的象徵，為政清廉的典範，人民大眾的真正朋友，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他堅決反對保守和倒退，積極推動改革和開放，在人民大眾中有崇高的威望，對胡耀邦的逝世，我們表示深切的悼念。

近日來，北京各高校學生們通過各種方式，悼念耀邦先生，由於胡先生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學生們在悼念活動中提出許多加快民主進程的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對學生們的悼念活動和民主要求，新聞媒介應予以客觀公正的報道。

學生們在悼念活動中的主要要求有：

1. 繼承耀邦遺志，加快民主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
2. 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清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
3. 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存在的軟弱低效的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得以“集體負責”等任何借口推卸個人責任。

4. 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

第一批簽名者：

包遵信	吳祖湘	嚴家其	高舉	李澤厚	于浩成
謝冕	宗璞	蔡仲德	王瑤	北島	蘇曉康
王潤生	謝選駿	榮劍	陳官良	袁志民	何懷龐
羅永生	鄭義	鄭正榮	梁志平	邱紅標	吳廷嘉
魏明康	張敏	陳波	張明九	宋家玉	王照華
劉志琴	沈大德	何志雲	劉東	蘇偉	周國平
戴晴	陳嘉映	宋偉	王遠舟	樊綱	賴長揚
呂宗力	史衛民	許良英	彭衛	夏魯生	

第二批簽名名單

田人隆	高爾強	林英	趙越勝	閔琦	王焱
孔捷生	何紹偉	陳建功	榮肇菁	史鐵生	王容芳
朱正	方林	李陀	趙世堅	王行之	徐友漁
靳大成	方鳴	鄭揚	泰孟周	王魯湘	黃承平
陳平原	錢理羣	劉林	張澤鳴	張暖昕	孫乃修
李書磊	閻前克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

(簽名仍在繼續)

錄自《十月評論，四月學運特刊》，香港十月評論社，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頁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當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煽惑羣衆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羣衆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煽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聲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

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險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進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常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數十萬學生、市民秩序井然靜坐在廣場上，表達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渴望，這就是「動亂」嗎？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二八。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 袁木與學生對話內容摘要

對話是在全國學聯進行的，參加對話的有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

下面是這次對話的詳細摘要。

### 袁木的開場白

袁木：今天同國家教委和北京市有關負責同志一道和大家一起對話。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對廣大大同學都很關心，他們讓我給大家，並且通過大家給首都高校的廣大大同學先捎幾句話。他們希望我們的廣大大同學能夠盡快地復課。如果有甚麼意見，對國家事務、社會問題，可以通過正常渠道提出來。他們，特別是李鵬同志讓我特別要告訴大家，並且轉告北京的廣大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着極少數人的非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大同學的。同學們懷着滿腔的愛國熱情，希望推進民主化，希望深化改革，希望懲治貪污，希望克服腐敗，這些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希望同學們充份認識到自己肩負的重要的社會責任。我們的青年是我國的未來和希望，特別是大學生。希望同學們經過冷靜的、理智的思考，維護社會的穩定，支持黨和政府渡過我們眼前的困難。應該說我們國家面臨不少困難，如果再動亂，再不穩定，困難就會更加難以克服。希望同學們和社會的各方面都能努力支持黨和政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進行到底，取得預期的勝利。這是我來以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要我捐給大家的話。

### 關於「官倒」問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學生：有的同學們喊出「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從這口號中可見我們國家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其中有許多是幹部和

他們的子女。中央對此的措施可以說是雷聲大，雨點小。同學們對此怨氣很大，強烈要求在處理這類事情上，政策要落到實處。我覺得對一些公司，應該關的就關，對違法亂紀的人也要該關的就關。

袁木：我覺得「官倒，官倒，不打不倒」，採取打倒的辦法，也未必能達到目的。我們恐怕正是靠兩條，一條根據事實充分揭露，誰掌握甚麼材料，都歡迎揭發。現在我們檢察院、監察部以及全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了舉報中心。大家可以向這些舉報中心根據事實舉報。我相信黨和政府會認真查處的。另一點，還要靠制度的建設。現在我們正進行「兩公一監督」。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公開，歡迎羣衆監督。當然，我們的工作還不盡如人意，進展還不是很理想。我歡迎大家舉報，我們堅決查處。

中國政法大學一學生：我有兩點，一點是聲明，對話是在國務院與首都全體高校的學生代表之間進行。今天所到的學生不具有這樣的代表權。從所到的學校來看，只有十六所，從所到的同學來看，並沒有經過普選產生，所以說不具有代表權，因此今天這個會只能創造平和的對話氣氛，疏通對話的渠道，召開的一個接觸會議，而不是廣大大學生所要求的對話。第二，關於我們的對話的三點建議，四月二十七日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歡迎對話，同時提出對話必須要有對話的氣氛，採取適當的方法進行。我相信首都高校學生是歡迎這樣積極態度的。為盡快創造平和氣氛，並以務實的態度尋求對話方法，以便對話能在平等公開的原則上，富有誠意地進行，我們將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立即在首都各高校以普選的方法，各校選出兩名代表，由這些代表組成代表團，再由他們推選出對話代表若干人；第二、在進行實質性對話之前，先舉行預備性對話，對對話的時間、地點、代表人數、話題及方式進行協商；第三、在實質性對話開始同時，我們可以考慮復課。

### 對話可以多種形式

袁木：我想對這位同學發表的聲明談談我的看法。我認為對話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我們的對話，不是對手之間的談判。政府與同學之間不存在談判問題。同學們有些願望要表達，今天這種形式可以，再小範圍，三人兩人，十八人，各種層次的，各種渠道的都可以對話。對話，就是坐在一起相互交流思想，加深了解。我想只要採取這種態度，而不是先附設若

干條件，再來對話，可能會更有利。所以我主張，不但今天這個會開好，以後還可以開，各部部长也可到他所管學校去與同學談，面對現實，在今天這種氣氛下，首都高校馬上進行普選，選出幾個代表，我想難度是比較大的。上次不就是因為代表選不出來，對話不是流產了嗎！是不是平心靜氣地，能對就對，這有利於形勢進一步向好的方向推進，進一步穩定局面，更有利改革開放。

**清華大學一學生：**黨風不正，腐敗現象嚴重是有目共睹的。學校裏有各種傳聞：學校裏有關係網，有許多幹部子弟借裙帶關係得到比較高的職位，是不是有平庸之輩？希能對這問題答覆，並在這問題上改革？

### 「關係網」問題

**袁木：**黨風問題確實有許多問題，但是首先對我們黨要有一個基本估計。這幾年黨風問題確實有日益嚴重的趨向，但我們黨總體，或者大多數黨員還是好的，但也確實存在嚴重問題。如果徹底腐敗了，我也不擁護。因為我相信總體是好的，十年來黨執行的路線是對的，國家各方面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誰也否認不了的。離開了黨的努力和廣大黨員的奮鬥，不可能有今天這樣成就。但是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原因，由於歷史的原因，由於思想的原因，由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所以帶來了今天相當嚴重的黨風問題。我認為我們黨有決心和信心克服這些問題。

這位同學說到的關係網，我也聽說了。陳希同昨天告訴我，把他列入陳雲的兒子，他就不知道怎麼列的，把賈春旺老同志列為賈庭三同志的兒子，同姓的就是兒子，不同姓的就是女婿，這確有不確實的。「文革」開始時，也搞過這類的東西。也有所謂「百醜圖」這類事情。這從效果來說，不好，增加不安定因素。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一學生：**過緊日子要有過緊日子的氣氛，要同甘共苦。一個星期攜夫人打一次高爾夫球，這同全民族的物質文明程度和共渡難關的精神反差是否太大了，我這有一本《健康指南》，第四十八頁有報導，還有一頁彩照（說着，舉起書，上面印有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照片）。

**袁木：**我把這位同學的意見轉達給這位領導同志。高爾夫球在我國很少的，有時出於國際交往需要不是不可以，事實我不清楚，是不是每個星期都打。假如是，我負責轉達。另外，捎帶傳遞個信息，政府考慮到羣衆

反映，往年國務院到北戴河辦公，增加了一些財政開支，交通也造成緊張。今年決定不去了，從此也不會再去了，並且決定從現在開始，不再進口豪華汽車（同學們鼓掌）。

**北方工業大學一學生：**要求對這次會議，新聞要作如實報導，不要對新聞工作者會前或會後提出任何限制。另外，中央幹部和子女有沒有貪污現象？如有，請公佈事實根據。

**袁木：**我可以完全負責地說，黨中央、國務院決定，不論是哪一級幹部如有貪污受賄現象一定要查處。但，要叫我在這裏說清楚究竟那位領導或他的子女有問題，使我很為難。為難不完全在於我不了解情況，還在於在強調法制的情況下，如果我在這裏說了，要負法律責任。

### 關於新聞報道問題

**北京外國語學院一學生：**學生們遊行中要求「新聞要說真話」，而且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新聞」要使之真正成為人民的喉舌，而不僅僅是黨的喉舌。從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各種新聞媒介始終沒有全面支持的報導。唯有幾篇報導，連「有秩序的遊行」都沒報導。四月二十六日，一些新聞機構才作了一些報導，也不十分全面。學生們認為，對新聞的封鎖，也是學潮的原因之一。學生們要求對這次學潮如實報導，同時給予公正的評價，而且要糾正以前幾次失實的報導。這樣的要求是否能夠實現，中央採取甚麼措施使之實現？

**袁木：**從原則上說，新聞要客觀、真實、全面報導人民關心的事情，我完全贊同。而且可以告訴大家，國務院有關部門正在草擬《出版法》和《新聞法》，我估計這兩個法今年都可以拿出來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

至於報導的具體情況，請袁立本同志講講。

**袁立本：**關於報導失實問題，主要指同學中傳播的所謂「四二〇慘案」。羅邦同志悼念活動十五日開始，精神很明確，充份理解同學哀悼羅邦同志逝世這種悲痛心情，所以對學生去天安門紀念碑表達哀思給予充份理解。四月十八日晚以前，公安幹警只是給遊行的同學維持交通秩序。有幾次阻塞交通，政法大學的花園是比較大的，快進天安門前，西長安街交通阻塞。我們主要疏導車輛。十九日凌晨幾千名圍觀羣衆和學生，也有開離

人，發生多次衝擊中南海事件。二十日凌晨最後聚集在中南海門前的二百多名學生坐在那裏，有一位代表講，「昨天衝中南海是很愚蠢的行動」。這時，報導主要指中南海，這違反有關條例。二十日凌晨衝中南海不如頭一天那麼多人，我們進行了勸阻，時間從十一時半到第二天四時五十分左右。新聞報導基本是如實的。至於最後二百多人，由於多次勸說不離開現場，學校派來車和工作人員，但不聽勸告，由公安人員強行送上車，送到北大。這段確實沒報導，因為二百多人不能代表頭天晚上到新華門的七八千人。

**袁木：**有人提出取消新聞檢查制度，解除報禁。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我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實行的是報刊總編輯負責制，總編輯感覺到某文章社論沒把握，可以送到有關部門看看。所謂報禁，不存在。總體上說，我們的新聞是享有憲法規定的自由的，同時也要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受到一定約束，還要承擔一定社會責任，也不能完全有聞必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學生：**一、會議的名稱必須是座談會；二、我們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學校；三、對話要有黨和國家領導人，今天沒有。所以今天對話不能解決學潮中出現的任何問題。這不是我們要求的對話，所以我決定退場，有同意我的意見的人也請退場。（說罷這名同學退場）。

**北京郵電學院一學生：**一、憲法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結社、遊行等自由，而北京市關於遊行十條，對遊行作出種種限制，作為地方法規與憲法發生抵觸，究竟以何為準？二、《人民日報》社論把首都高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和西安、長沙鬧事不恰當地聯繫在一起，請問有何考慮？四月二十二日學生要求與李鵬總理對話，請問李鵬是否知道？耀邦同志靈車按慣例應繞天安門一周，但從西南門出去了，請問這是何考慮？

## 遊行條例不違憲

**袁木：**憲法的確規定了公民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同時憲法也規定，公民在執行自己的權利時，不得違反國家的集體的利益，不得妨礙他人行使自由，同時憲法還規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根據憲法制定地方法規，來保障憲法和法律的執行。我認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根據這些原則對遊行示威作出必要的規定，與憲法是不抵觸的。北京市市民，包括廣大同學，都有義務貫徹執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條例。

**何東昌：**我不記得社論的那一內容。我認為北京學生遊行中沒有打砸搶，西安、長沙確實發生了打砸搶。如果沒有警察維持秩序的話，或者同學們紀律不夠好的話，據目前社會環境下，是很容易使壞人混進來，產生嚴重的打砸搶，新華門前學生是小部份、圍觀羣衆數千人，這時，如果沒有軍警維持秩序的話，有可能發生打砸搶。據北京市同志講，北京市流動人口一百三十萬人，這些人相當部份集中在王府井、大柵欄，那裏有財富。軍警特別注意這樣的後果。社論沒有暗示學生搞打砸搶。

## 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同學

**袁木：**第一，開頭時轉達了黨和政府領導同志捐給大家的話，非常明確說，社論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因此與廣大同學是沒關係的，廣大同學的愛國之心、希望改革，民主的願望都是同黨和政府一致的。因此懇切地、衷心地希望我們同學自覺地與極少數人分開，與違法行為分開。黨和政府毫無意思說幾萬人遊行隊伍都在搞打砸搶，怎麼會那麼糊塗、愚蠢？不可能！這裏我還要提醒大家理智一點，我覺得北京高校裏在背後策劃的人往往比長沙西安直接打砸搶的人還要厲害一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還要更大一些，如他們提出要求中，就是要徹底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他們要為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徹底平反，這意思是什麼呢？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有嚴格政治含意，就是不能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據我所知，在清污和反自由化中，沒有那個公民被剝奪公民權，不存在為所謂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的問題。至於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少數幾個黨員被開除黨籍，那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我們黨綱黨紀，黨按照組織原則對他們進行處理，這是黨內生活正常的事情。

現在出現的許多現象，與文化大革命對比一下，很值得我們深思。今天我就看到一份材料，是以「一個老紅衛兵」的名義寫的，他說，現在許多做法與當年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比如大字報滿天飛，開始串連了，到十四所中學去串連。比如當年「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現在有人提出取消黨的領導；現在成立這樣那樣組織，奪合法組織的權，搶佔這個，搶佔那個，與當年有相似之處。這種情況如聽任發展下去，我預計造成的損失比砸兩輛汽車這種社會動亂更大，造成後果更大。我今天只是同同學們交心。不想強加於大家，只希望同學們理智一點。



## 要注意同學背後的人

何東昌：我們教委機關、學校老師都是把同學作爲最心愛的弟子愛護，包括他們有錯誤，幫助他們改正。同學背後有甚麼人，是我們要注意的。這種人極少，但值得注意。同學們是善良的，出於真誠的願望。

## 靈車為何不燒場一周

問：我是四月二十二日被會見的三位代表之一，歷史的見證人。一、十萬學生秩序井然，胡耀邦靈車繞場一周不會引起騷亂。爲甚麼這微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二、《人民日報》說，追悼會結束之前就提出與追悼會無關的問題。而我們遞交請願書時，四千名代表已出來，站在台階上觀看。我們提出要求是直接與悼念胡耀邦有關的。政府對此作何解釋？三、靜坐兩三個小時，三位代表下跪達三十分鐘之久，這是真誠與政府談話的反映，政府爲甚麼沒派出代表與同學們對話？

袁木：關於四月二十二日請願這件事報上是講了，不重複了。只說一點，李鵬同志當時已不在大會堂，已離開了。事先他也不知道有同學有這樣的要求。當時有傳言謂那個報紙的記者傳過消息，稱《法制日報》的記者把話已給李鵬說了，李鵬也答應了。這件事是不存在的，已找到了這位記者，他拿出當時談話的錄音，沒談這件事。事實已澄清了，當時大家都悲痛，同學們請願，負責工作的同志表示接過來轉達了，這也是正常的。而且領導同志十一點以前都離開了。這些情況解釋清楚，同學們是可以理解的。

袁立本：按照慣例，這樣活動都是要清場的。但第二天早八時，廣場上人很多，沒法清場，治喪辦幾個工作人員就和幾個同學商量，幫助維持秩序，把治喪活動搞好，應該說，同學是遵守秩序的。

羅邦同志靈車從那個門出來早已決定了，原計劃從西南門出來。和代表們商談，靈車經過廣場，同學們說，除了請李鵬同志出來，其他要求都可放棄。根據這情況，決定按原定計劃進行。至於三同學下跪，代表和我們工作人員接觸幾次，有一個誤傳，說李鵬要見。我們找到《法制報》記者，他矢口否認，到現在為止沒有查到一個工作人員這麼說。工作人員表示願轉交，同學們一定要面交。應該說已明確答覆了，另外有些誤傳，造成了一些混亂。這個問題與同學們打出的口號相比很少，沒必要追究。

## 對話需要甚麼環境

人民大學一學生：解決問題的對話需要北京高校的代表同中央領導同志的對話。袁木說，時機還不成熟，我想問中央說對話要有對話的環境，這個對話環境有沒有具體的要求？是否要復課？是否要求自治會解散？

袁立本：對話是了解各個階層心態的方法，我是六六年北航畢業的研究生，我決定「五一」以前找北航一個班，了解同學們想甚麼，有甚麼問題。了解到了那些應由市委解決。

不能把對話看得太簡單了。今天對話把所有問題都答覆了，那把我們國家的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有些問題可以回答，特別是具體問題，澄清一些事實。有些問題要回去研究，有的問題還要通過立法解決。

袁木：對話要雙方有誠意，不提先決條件，有和諧民主氣度。有這態度就能，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層次也可多種。

北京師範大學一學生：對十幾萬學生的運動，中央作出甚麼評價？組織這次運動的同學會受到怎樣對待？

何東昌：我們強調民主和法制，只要不觸犯國家的法律，不觸犯國家的法律規定，都是沒有問題的。這是一般地講！對同學、老師、公民都是如此。我認爲，同學們年輕，心情激動時，說過一點出格的話，做過一點出格的事，我作爲教委的一個工作人員，主張一概不答（鼓掌）。

## 對出格話一概不答

袁木：我完全贊同何東昌同志這個意見，並且把他這個意見轉告國務院。按此精神辦事。

北京理工大學一學生：在中國出現官倒，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中必然現象，還是由於國務院經濟方面政策錯誤造成？另外經濟上失誤責任由誰來負？經濟決策有那些程序？

袁木：我們社會官倒現象，如果認真探索，則是重大理論問題，需要長篇分析，簡單講，一、有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原因，經濟的原因首先是我國生產力還不發達、商品經濟還處於發展初期階段，市場既不發育，但又存在相當混亂現象。這就是目前所處的經濟環境。從政治環境講，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但這目標需長期努力。我們現在一些國家政權機關當中，由於正缺乏必要的法制，缺乏必要的

制約，那種以權換錢，以錢買權，權錢結合的現象令人痛心地存在着，這是事實，誰也迴避不了。要解決這種問題，需要我們做堅持不懈的努力。從思想原因來講，封建主義思想影響，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影響，以致有些人，爲了錢，或用錢買權，或用權去買錢，以致不顧人格國格，甚麼都不管的現象也是存在的。是同學們希望解決的，也是黨和政府希望解決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法制還需要逐步地完善。如果不依靠制度的完善，不依靠法制的完善，只靠一、兩次遊行示威的辦法，解決不了這類問題。當然羣衆表達了對這類事情的不滿，會促使黨和政府更注意解決這個問題。從這個願望來講，我們說同學們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

還應補充的一點，政府工作中的失誤，也是促使我們經濟生活中出現某些混亂，特別是流通領域或當中混亂，各種投機倒把現象，中間盤剝、倒賣倒買，包括官倒與私倒相結合出現，與工作失誤有一定關係。

工作失誤集中表現在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導致比較明顯的通貨膨脹。比較明顯的通貨膨脹又是價格雙軌制的條件下，這就爲投機倒把提供了土壤和條件。投機倒把反過來又促使物價上漲，兩者互相推動，越演越烈。這的確同工作失誤有關係。

關於政府工作中的失誤，在今年召開的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李鵬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作了自我批評。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是滿意的，批准了這個報告。在表決時，只有兩票反對，大概還有兩票棄權。

### 最大官倒是誰

**北京醫學院一學生：**袁木同志說政府對治官倒有很大決心。現在您認爲中國最大官倒是誰？自從整治官倒以來，政府對這最大官倒治理情況如何？

**袁木：**難以指名道姓說清楚中國最大官倒是誰？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同學們比較關心的幾件事。一個是關於處理整頓公司的問題，如在北京的幾家大公司，包括康華公司、中信公司、光大公司，還有中國農業投資公司等。審計署已派了相當多的人組成工作組，在這幾個公司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審計，對它的經濟活動進行審查。我在國務院工作知道初步審計結果已出來。審計決定進一步在各方面核實清楚情況下，據講結果要向大家公佈。另外，李鵬總理報告中還講到，各地區，各部門對所屬公司清理

整頓結果都要採用不同形式，其中包括登報，向羣衆公佈，接受廣大羣衆的審議和監督，防止這項工作走過場。

此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治理整頓工作，比如金融秩序的整頓，市場秩序的整頓，物價工作的整頓都在進行。這些整頓要取得比較明顯的進展，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社會的穩定。

**陸宇澄：**治理整頓包括清查官倒這項任務。現在治理整頓還剛剛開始不久，從北京市報告中可看到，取得初步成效。最大官倒我看會隨治理整頓不斷深入自然會揭露出來，而且我相信會揭露出來。這就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同時也包括同學們支持揭露這個問題。

### 重視教育怎麼兌現

**北京師範學院一學生：**在遊行中，許多同學提出要重視教育問題，中央也提出十年改革根本失誤沒有重視教育。這樣說的理由是甚麼？既然已經認識到這點具體措施是甚麼？怎樣兌現？甚麼時候兌現？比如教育經費過低，據我們了解，國家撥給學校經費是放人頭稅來分的，但師範學院的人頭稅是包括助學金的。也就是說扣除助學金實際教育經費是低於其他院校的，從這點來說我們覺得對重視教育仍不夠。另外，教育應立法，這樣才能做到真正重視，而不只是提出口號。

**北師另一同學：**我認爲目前存在教育危機帶來的結果，九十年代逐步顯示出來。我認爲有三點：一是教育經費和教師的待遇過低，而且教育經費使用效率很差。另外教育立法，第三是在職教師和未來教師素質，極待提高，但目前這種渠道很少。師範學校助學金從五十年代到現在還是二十元。目前我們學校學生志願當教師的只有百分之四。政府考慮如何增加報考師範院校的吸引力問題？

政府在衡量政績上也應把教育加進去，因爲這涉及國家的長遠利益。

**何東昌：**去年四月開始到現在，根據政治局決定成立了一個國務院教育研討小組，到現在已工作了一年。中央政治局已討論了草擬中的決定稿，現在正在徵求民主黨派、知識界、各省市的意見，準備在適當時候召開建國以來第一次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來討論。第部份完全符合實際，沒有爭議。怎麼辦？關於教育失誤，十年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方面。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就是思想品德、精神文明方面

。這幾年社會風氣不好，我們同學中間也有公民道德不夠好，包括中小學同學。責任不在同學們，有社會環境影響，有德育工作改革的問題，有整個社會道德教育失誤問題、第二層意思是同學們提的。現在我知道的，但還沒最後定，要中央委員會最後定，我們認為教育失誤，屬於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佈局上的失誤。所以要解決，就要調整佈局，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提法。佈局包括財政投入結構調整，教師的待遇要提高，思想品德教育要改進等等。但首先要提高全黨對教育的認識，要重新認識。對中小學方面，發展不夠，不僅是十年的問題，是四十年的問題。這樣大家才能真正從思想上解決問題。第二、教育發展的重點，高等教育很重要，但是從我們國家講，要提高整個民族的素質，首先是中小學問題和中小學畢業後不能升學這部份人的職業教育問題。這兩方面是我們的教育重點和基礎。第三要改善教師的待遇，要提高教師的地位等等。這就有個錢的問題，除了政府的財政結構要調整七九年國民總收入中歸國家財政的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九，由於許多利益讓給了企業及各方面。現在財政收入佔國民總收入降至百分之十八點九，而預算外的資金大量增加，所以只靠財政一條路不行。要建立新的稅種來保證教育，商品經濟發展的國家都是這個辦法。有了這個，才能改善辦學條件，才能改善教師待遇。現在大的思路已經有了，等待徵求意見後，再討論決定，使我們教育不要在太久的時間，有明顯的改觀。至於具體學校不會討論，總之有個概念人民教育人民來辦。各方而要勒緊一點褲帶把教育搞上去。這是國家未來所繫。

### 增加教育經費

陸宇澄：北京市政府已根據中央精神貫徹到今年工作當中。最近市人大工作報告，教育經費今年預算是十一億，加上其他投入十三億多，總財政支出五十二億，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三十二億用補貼，包括高等院校補貼，今年還要多，剩下錢不多了。決心是可以看到的。

費立本：北京市肉、蛋、菜、公共交通，包括公園等都是補貼的，已達三十二億，從六十年代百分之幾到現在百分之六十幾，財政補貼越來越多，希望同學們宣傳。比如大白菜收購每斤七分五，三分錢賣給羣衆。既穩定物質，又照顧農民的利益。

師院的實驗樓爲甚麼拖了這麼多年沒搞起來。北京市財政用於教育基

本建設歷年增加。但這部份資金從一九八六年起百分之二十幾，八七年佔百分之三十幾，八八年已佔百分之四十幾，今年還要擴大。爲甚麼香格里拉飯店蓋起來，教育實驗樓蓋不起來，資金渠道不一樣。搞教育的錢只能是市財政稅收、企業利潤上交來投資，香格里拉飯店是靠引進外資，銀行貸款來辦。今年我們決定加快實驗樓建設。

關於師資隊伍，中小學師資隊伍確實是提高教育的關鍵。教育大計，教師爲本，師院任務是艱巨的。今年要進一步提高師院學生的待遇，已有方案。由於最近報導遊行之類，有一篇報導如何提高師院待遇的消息卻不能發出。所以希望大家穩定下來，趕緊復課，把問題通過正常渠道解決

費本：今年我國財政比較困難，但在困難情況下國家撥款的教育經費仍然三百二十多億卡到三百七十多億。比去年增加五十億，增長比例百分之十五點四，此軍費增加得多，但還不能滿足需要。國務院還準備繼續採取措施解決這個問題。知識份子待遇注意解決不夠也是工作失誤。準備採取措施，隨着經濟的發展，知識份子的待遇，特別是中小學教師的待遇能逐步有較多的增長。

### 關於出動軍隊問題

北京科技大學一學生：十七日我們學生在北京舉行了大遊行，在天安門附近有人帶解放軍，我們學生及羣衆對此不理解，警察來維持秩序是必要的，但出動軍隊，學生和市民都很反感，請給予解釋。

費立本：剛才我在答政法大學同學時已涉及這個問題。我們北京市已制定了有關遊行的十條規定，這規定是爲了社會秩序，爲了所有羣衆的利益，而不是爲了維護哪一個人的利益，對於遊行法，大家都要遵守，對於學生不經申請就上街遊行，我們是不贊成的，不贊成就要派警察阻擋。但北京市的警察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要派軍隊。我們不贊成這種遊行是因為它是違法的，政府對此總要有所表示，要讓警察阻擋。但是沒有阻擋住，因爲我們面對的是學生，是我們自己的子弟。如果我們沒有表示，北京任何一個階層都可能會以各種理由來遊行。例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是最低的，我是市委秘書長，所以也管職工的生活問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處於一個低谷，他們也有意見。

何東昌：我插一句，我們教委機關的工作人員也是如此的。我們有一個副主任，副部級幹部，妻子是一個教師，上有兩位老人，有三個孩子在讀書，一家七口人，只有三百五十塊，平均每個人五十塊。

同學們遊行，我是沒有去看，但我聽人講在圍堵時是阻塞了交通，那一旦發生事情又怎麼辦？因為圍觀的人很多。

袁立本：在我們公安幹警上崗的時候，領導上交帶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無論如何不能發生打人事件，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把我們阻擋的防線突破了，這不是最根本的；天安門在你們學生遊行隊伍走了以後，留下來的又圍了幾百人在起哄，上演了一場鬧劇，你們知道不知道？對於這種人，不靠我們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情況會怎樣？我們整個社會能安寧嗎？包括你們在座學生的校園治安怎麼維持？我希望你們同學大家要理解公安幹警，理解武警戰士，也應該理解政府。我們現在的法制還不健全，有了一條遊行法，但有的沒有，有的不能配套，還需要今後進一步的工作。但我們已經有的法就應該嚴肅的執行，我相信同學們在這點上看法是一致的。我不知道回答了同學們的問題沒有，但我只能講到這裏，就是要維護法律的尊嚴性。

## 胡耀邦下台問題

中央民族學院八五級一學生：我向袁木同志提個問題，我自己也是個黨員。胡耀邦同志當時辭職，中央並沒有作出任何解釋；他逝世以後，趙紫陽同志在追悼詞中作了很高的評價，其中不乏溢美之詞。那我就問：既然胡耀邦同志對我們國家的改革作出這麼大的貢獻，那這麼大的一個黨的總書記怎麼說下就下，也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我還想問一句：我們黨內的民主生活正常嗎？

袁木：我首先要說，我作為國務院的發言人，對黨內的問題不想回答。但作為一個黨員，我可以說明一下我所了解的情況。耀邦同志是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一生忠誠的為黨工作，為社會主義奮鬥了一生，貢獻是很大的。對他的一生作高度的評價，是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願，說這是「溢美」之詞，我不同意，我想不要這樣說吧。至於耀邦同志八七年初辭職的事情，是耀邦同志為他自己在那一段工作中的缺點作出的自我批評，是感到他自己已不再適宜擔任總書記的職務，主動提出辭職的

申請，經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後來又經過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批准，我覺得這件事是正常的，不能說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北京民族學院八五級一學生（原提問人）：我承認人無完人，胡耀邦同志有他失誤的地方，但作為辭職這麼大一件事，一定是因為有很大的過失，那麼為甚麼中央對他的評價中又隻字不提呢？

何東昌：請大家注意，在悼詞最末有兩句：耀邦同志一生是敢於堅持真理，勇於改正錯誤。有這麼一句話，可能大家沒注意。

學聯主持人：現在第一輪發言後，時間比較緊，請每一位同學就你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進行發言。

政法大學八六級法律系學生：我既然來參加這個協評對話會，我就有責任反映我周圍同學們的想法，我覺得我有責任讓領導們知道同學們心裏是怎麼想的，對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第一，是對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意見，同學們不接受「動亂」的提法，「動亂」特指「文革」，我們這次不是動亂。第二，不同意「一小撮」的提法，絕大多數同學是參加了這次活動，市民也表示了強烈的支持，廣大同學認為社論是污蔑。第三，不同意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同學們是愛國的。袁木同志剛才說，「社論」不是針對大學生，只是指那些鬧事的一小部份人。「社論」是對整件事件的定論，而整件事件的主體是大學生，這是只抓住一小部份人還是看大多數人、看整個事件的主流呢？（掌聲）

我還想對幾件事說明一下真相。首先是「四·二〇」事件，現在報紙上說那天警察根本沒帶武裝帶、沒穿皮鞋，只是推推搡搡，根本沒有打人。我雖然沒到現場，但一些目擊同學稱，那天的警察既戴皮帶、也穿皮鞋，而且有照片可證明。不過我要說一句，我沒有看過那些照片。第二，那天我們學校有一個姓王同學，他不是在新華門前被打的，而是在離開的路上，在人民大會堂南側地鐵的進口處被武警用皮帶打的，而且被打得頭破血流，而衣還在，人證物證俱在。我們已經向市政府反映了這件事，所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在澄清事實」。這一切事實整合在一起，我們要問：我們究竟是信同學說的、還是信報紙的？同學們有疑慮，同學們大多數是信同學的。聽說政府那天在新華門拍下了全部的錄像，我建議政府把這些錄像拿到所有高校中放一遍！



第三是關於「四·二二」真相。那天有些同學可能是以為自己受了騙，李鵬答應了又不出來見。現在不管李鵬是否有答應過，但李鵬既然是總理，爲甚麼不可以出來見人民？「人民總理怕人民」，這還算甚麼總理？如果說李鵬不知道，而當時有十萬大學生在場，而竟然沒有渠道可以讓李鵬知道，那這樣的體制是很有問題的。

如果武警「四·二〇」那天真是打了同學，我要求政府出來向同學賠禮道歉，並追究打人兇手。

第三個大問題是關於遊行。我是學法律的，關於遊行「十條規定」是否違反憲法，同學們正在爭論；我個人認為，外國也有遊行法律，而且比我們嚴厲得多，「十條」在法律上是不違憲，但程序上不對，遊行法規應由全國人大來制定，由北京市直接來制定，有些不合適，但不算違憲。但「十條」公佈以來，甚麼樣的遊行申請都被種種的理由不批准，都被瓦解或勸退，那就是說，「十條」就等於是禁止遊行！二十七日的遊行如果是違法的，那究竟追究不追究責任？同學們如果沒錯，談不上甚麼「既往不咎」。中央應該對各次遊行，對整個學生運動作出評價，然後指出其中不足的地方。我們也承認這麼大的活動中是有壞人混進來的。希望中央能有一個明確答覆。同學們還希望對「自由化」問題、對胡耀邦同志作出一個交代和公正的評價。

袁立本：所謂「四·二〇」真相，我不明白甚麼叫「真相」。實事求是來講吧，「四·二〇」我是在現場的，事件從十一點半到早上的四時五十分，爲甚麼要用這麼長時間？就是爲了要用時間來疏導同學，警察是表現了最大的克制的，有些人用石頭、玻璃瓶，也砸傷了幾個警察；有些事，報紙上也不好澄清，《人民日報》上講的是警察沒有戴皮帶，但武警上崗的服裝是有規定的，是要繫皮帶，但必須穿膠鞋。同學們如不信，可到街上看看。至於警察，報紙上說沒有穿「大頭鞋」，那要看對皮鞋的定義，現在的警察是穿皮鞋的，但根本上不是從前的那種「大頭鞋」，而是穿各種皮鞋，包括一些年輕警察穿的很漂亮的皮鞋。至於警棍，那是絕對沒有的，當天如果看見警察有警棍，可以站出來作證，我們規定那天上崗是不准帶任何器械的，最後那二百多人，因爲來的車少了，推擠上車時，有一位臉紅紅的女同學喊了「打倒共產黨」，有少數人附和，幾個警察想衝上去抓她，撕撕打打的。但考慮到當時情況，警察還是撤了。政法同學反映的有同學在車站被打，那天新華門事件後，街上很混亂，有人甚至叫喊「政府流

氓」、「警察流氓」，所以有些警察對不法份子採取了行動的。我再說一遍，當時情況確實是很混亂的，扔玻璃瓶、石頭的是甚麼人？是學生嗎？這些都很難查明的。有些年輕武警如果違反紀律，我們是不會姑息縱容的。那幾天的幾次行動都是大行動的，在那幾天中，武警是不是克制的？同學大家可以想想。同學們衝防線時，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會發生流血，那就寧願讓同學衝過去。衝突中警察也挨了打，他們也是人，他們就沒有委屈嗎？

（原載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大公報）

錄自 何芝洲編：《血沃中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一九八九年六月，頁十三至二八。

## 「高自聯」《告香港同胞書》

親愛的香港各界同胞們：以悼念和評價胡耀邦同志的逝世為起點，與先前的北京高校學生民主運動，已經在大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強大聲勢，得到了全國各界人民廣泛的理解和支持，也引起了世界輿論的深切關注。

我們這次民主運動，旨在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加快政治和經濟改革步伐，反對腐敗，重申自由，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參予意識和民主建設熱誠，學生們不僅對政府在十年改革中的失誤提出了批評，而且對政府工作提出了合理的建設性意見，表達了億萬人民要求進一步鞏固並推進民主和改革事業的強烈呼聲。

但是，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同學們的民主要求不予理睬，拒絕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並且利用新聞工具對學生運動加以歪曲，致使矛盾擴大，民主運動規模進一步擴大，在全國人民的民主呼聲中，政府仍繼續對學生們的民主行為採取不明智的敵對態度，嚴重傷害了廣大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愛國憂國之心，引致了人民強烈的不滿。

香港的同胞們，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民族繁榮富強，我們正在進行的運動，是加快中國民主化建設，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份，也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一部份。我們希望，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大陸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能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以便使我們更好的聯手起來，為振興中華大業而並肩奮鬥，目前，在關係到民主前途和命運，關係到民主法治建設發展與停止的重要時刻，我們熱切希望，各界有識之士，能夠正直的行動起來，聲援和支持我們，共同為中國的民主建設作出貢獻，特別是在美國正直的愛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讓我們團結起來，將民主運動，進行到底。

為民主而奮鬥的首都大學生

\* 「高自聯」是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簡稱。

錄自 何芝洲編：《血沃中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二九。

## 絕食宣言

在這陽光燦爛的五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平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們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甚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藏身，到底是為了甚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着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愛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看你的兒女吧，雖然飢餓無情地摧殘着他們的青春，當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着，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挨着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我們能更好地活着，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馬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甲！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甲！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空！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1300出發。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不是動亂，立即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

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五一。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本報記者北京專電】北京十間大學的校長昨日傍晚聯署了一封致中央的公開信，希望黨和政府的領導人盡快與同學對話，他們願意與各校參加絕食的同学代表接觸，反映大家的願望和要求。

公開信的全文如下：目前一些同學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絕食已進入了第四天，有些同學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前天（十四日）政府與絕食同學代表的對話，沒有取得結果，天安門廣場的事態，再進一步激化，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感到十分焦急和憂慮，作為大學的校長和同學們的老師，我們對同學們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擔心，我們也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無論如何，也不希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被打亂或中斷。

在當前的形勢下，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對話，進行建設性的對話，需要是冷靜、理智和現實主義的態度。在羣情激昂、感情對立的情況下，本來可以解決的問題，也會變得難以解決。我們真誠希望有關方面和有關的當事人保持克制，不要進一步激化事態，避免出現令人痛心的、難以挽回的事情。目前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不

## 「對峙下去，總不是辦法」 北京十間大學校長 聯函中央籲速對話

能再繼續下去了，這樣對峙下去，總不是辦法。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見面和對話，廣大同學和政府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我們相信廣大同學愛國愛民、希望推進改革進程、清除腐敗現象的愛國熱情和合理要求，會得到黨和政府的尊重重視和認真對待。只要大家有信心、諒解、誠意和耐心，一定能夠找到一條積極解決問題的現實途徑。

我們真誠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着對參加絕食同學的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目前我們十位校長已緊急向中央領導同志陳明情況，我們願意同各校參加絕食的同学代表進行接觸，反映大家的願望和要求，做溝通工作。

簽署此公開信的校長來自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北京航空航大、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和北京農業大學。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三



當民運風起雲湧之際，鄧小平一直不露面，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 《五·一七宣言》

嚴家其 包遵信 李南友等

從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倒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六六。

五月十八日 星期四

## 李鵬等與學生對談(詳細摘要)

李鵬：今天主要先談一個題目，就是如何使參加絕食請願的同學能夠早日結束行動。黨和政府對同學的健康非常關心，……你們年齡不大，頂大的不過二十二、三歲，我的孩子比你大，我聲明，我的孩子沒有一個搞官倒的……

吾爾開希：時間很緊，我們在這裏坐得舒服，但外邊的同學在挨餓，所以我很抱歉打斷你的話。……剛才你說只談一個問題，實際上，不是你請我們來談，而是廣場上我們這許多人請你出來談。談幾個問題，應該由我們來說，好在我們有的觀點是一致的，現在就只談一個問題，現在就這個問題來談。現在已經有許多人都昏倒，在這裏，重點上不是談解決甚麼問題，而是要談怎樣解決問題。我們希望政府拿出誠意來解決問題。我們的同學到現在為甚麼還沒回去呢？我想，您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王丹：如何使他們結束絕食，應全面解決我們

的條件。全市的幾百萬人大遊行，他們的行動很明確，就是聲援學生爭取實現提出的條件，希望政府要順應民心，盡快解決問題。

吾爾開希：現在的情況已很明確，不是怎樣說服我們在座的人，我明白地說，第一點，我們用不着說服，我們也很想同學們盡快離開廣場。第二點，我們在這裏全被說服也毫無用處，廣場現在的情況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而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服從百分之零點一，如果有一個同學不離開的話，我相信其他幾千個同學也不會離開廣場。

王丹：現在不是說服我們代表的問題，而是要答覆我們所提的條件。第一，要明確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運動，不是「四·二六」社論所說的社會動亂；第二，盡快對話。如果這兩個條件得到圓滿的答覆，我們可以去做工作，盡量說服廣場的同學盡快離去。

吾爾開希：我想說明一下，……就是第一，對這次學生運動要正面的肯定，而且要反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論。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說學生運動不是動亂。還有應該給這次學生運動定性，肯定它的實際偉大意義。我們覺得辦法有幾種：第一，請趙紫陽同志或李鵬同志到廣場去講話，第二是到大會堂講話，但不知大家能不能接受，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利用《人民日報》社論。我有一個疑問，「四·二六」社論是不是經過一個大的會議後寫出來的。如果是的話，我懇請，在今天或明天的《人民日報》上發一個社論，否定「四·二六」社論，全面向全國人民道歉，立即承認這次學生運動的偉大意義。……

關於對話，就是要立即、公開、平等、直接、真誠的同廣大學生真正的代表對話。這方面，國務

院好多多次都說過沒有必要對話，現在我代表廣場的幾千同學說有必要！我們要求是有決策力的領導同我們有影響力的、由學生自己退出來的代表對話，這就是平等的意思。

王丹：現在我們這些代表到這裏來，是為絕食昏倒的同學負責而來，因此，希望各位領導明確地對我們提出的要求表態。各位領導也很為昏倒的同學安全擔心，基於我們都有這方面一致的想法，更希望盡快明確答覆，而這兩點並不是很難去進行解答的。

北大學生熊焱：我是參加絕食代表之一，……不管政府方面還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認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歷史會承認它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為甚麼同學們希望政府的承認呢？這是大家有一個願望，想看一看，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們要為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為了解決這件事情，其他甚麼面子呀，是應該放下的。其實一個政府，能承認自己的錯誤，人民是會擁護的。我們對李鵬總理有意見，這不是針對你個人有甚麼意見，而是因為你是共和國的總理，而事實上，你也承認，對事情處理得太晚了。

政法大學王志新：我覺得有幾個問題應搞清楚，一個是這個問題不單是學生運動，而是一場民主運動。……今次的情況是從五月十三號開始，不斷有市民加入我們的隊伍，在這方面，我們學生是沒有控制能力的，我想首先聲明這點。而且我們沒有義務承擔這方面的責任。而且我想質問政府一句，從四月二十二號開始，我們長跪請願，結果千呼萬喚領導人沒有出來。還有，我們從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到現在已是第六天了，按國際慣例，絕

到第七天的時候，一般政府會作出答覆的，像南非這樣的國家，都會作出答覆。我希望，作為共產黨這樣的政黨，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應當能夠樹立自己應有的形象。另一個問題，現在參加遊行隊伍的有幼兒園的小孩，有老頭、老太太，從八十多歲到幾歲的都有。小朋友喊着口號：親愛的大姐姐，你們喝點水！你們吃點東西！不知道政府對這是怎麼想的？

學生：我覺得幾位首長都同意：廣大同學都不是在搞動亂，剛才大家確實都在點頭了。我要說，廣大同學確實是在搞一場運動，他們事實是在比較自覺的搞一場民主運動，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如果僅僅說是愛國熱情，那在愛國熱情下，甚麼事情都是可以幹出來的。但在這次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卻是理智、冷靜、秩序和法制。

北大學生邵江：我們都不希望事態進一步擴大，因為中國的發達和繁榮確實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但是發展到這一步，學生運動開始轉向，可能是一次全民的運動。這樣的話，學生運動本身，中央也承認是比較理智的，但是，我們不能保證這種全民運動是一種理智化的運動，這樣我想向幾位先生提出，盡快就是盡快同意我們的兩點要求，平息事態。

李鐵映：……關於國家教委要建立更多對話渠道，聽取教育界廣大教師學生意見，使大家有說話機會這一點，我們是應該很好總結經驗的。第二我們不願意看到學潮發展到現在這樣的規模。因為實際上已形成了在全國範圍的一次事件，而且事件的要求，已超出了教育界的範圍，是一些政治問題，事態還在繼續發展。

關於我對學潮的看法，……廣大學生表現了愛

國精神，提出了很多的批評、意見、建議。但是很多事情並不完全決定於我們的主觀想法和願望，對於事件到底應怎樣看，最終只能由歷史來檢驗。

事件……可能會發展到與學生最初的想法不一致。大家都是反對動亂，如果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安定的局面，甚麼事情都吹了。

閻明復：……我相信問題最終會解決的，但是現在必須把這些身體狀況非常惡劣的同學送到醫院。我想就這個問題我們應該達成一個協議。把這兩個問題分開解決。

因為現在這個事態的發展，像我十三號晚上跟吾爾開希和王丹講：已經超出學生發起人這些良善的願望。現在已經不是你們能夠影響的了。

當時，我提出三點希望：第一、希望你們馬上離開，就是勸導絕食的同學趕快到醫院進行搶救；第二、我代表中央授權給我的、宣布不會對同學進行迫害，就是同學們提出的「秋後算賬」的問題；第三、如果同學們不相信的話，我們在大開會之前，我們做人質，可以一起回到你們學校裏去。聽說我走後，王丹同學，還有幾個其他同學主持討論，有一些同學同意我的意見，但大部分同學不同意。那麼在那樣情況下，幾次中央領導同志想到廣場去看望同學們，但是因為沒有取得聯繫，沒有辦法進去。這點你們可能已知道。現在愈來愈多迹象表明，同學們自發產生的三個方面的組織，對局勢影響的能力越來越差。現在，越來越多的羣衆，不是那麼容易聽你們的意願，形勢會怎麼發展下去，令人擔心，現在你們唯一可以影響的，就是決定這些絕食的同學離開現場。那麼，從黨中央、國務院來講，我們有誠意而且有決心來解決同學提出來的問題。現在的關鍵問題，就是這些孩子們的生命，

這是最關心的問題。要高度重視，要對孩子的生命負責。

陳希同：這幾天的事態發展，同志們都已看到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機關幹部都關心目前發生的事情。現在是處於甚麼狀態呢？許多市民和工人、農民紛紛打電話到市政府和市委，要求我們轉告這麼一個意思，就是能夠按照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按照趙紫陽同志講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一些問題。第二個是說，現在全城交通已經癱瘓，生產受到極大影響。工廠工人也出來表示支持，但是更多工人是希望這個局面不要再繼續下去。如果我們全城交通癱瘓，供應停頓了，那樣對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將造成很大的影響，這點同學們是很明白的。

另一個，就是絕食的同學，我非常關心，醫務工作者和紅十字會的大夫、工作人員都十分關心絕食同學的健康，剛才他們來要求，給他們最大的便利條件，能夠把絕食的同學，凡是身體衰弱的，迅速運到醫院去。他們向我提出來，不要把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學生的生命來開玩笑，作為甚麼甚麼的交換，這點也希望同學們了解，要保證絕食同學身體健康。你們絕食身體受到影響，甚至犧牲生命有甚麼好處？不用這些辦法也可解決這些問題。

李鵬：大家願意談實質性的問題，我首先談一個事。我建議，由中國和北京市的紅十字會負責把絕食的同學，參加絕食的同學安全地送到各醫院去。我希望，所有的在廣場的其他同學予以協助和支持，這就是我具體的建議。同時，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屬單位的各級醫務人員大力搶救，來護理我們這些參加絕食的同學，保護他們的絕對的生命安全。不管我們之間有多少共同點或不同點，現

在救人是第一位，在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每一個在廣場的同學，也應該從關心自己的同志的立場出發予以協助。……

我現在已經指示，要各大醫院想盡一切辦法，騰出床位，騰出必要醫療條件，接待這些同學。

第二個問題，我們政府和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從來沒有這樣講過，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的願望是好的，也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提的很多意見，也有些相當多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但是我感覺到一點，你們對於我們將來解決這些問題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我們本來想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還有很多阻力，還有很多困難未能及時解決的。

同學們很尖銳地提出這些問題之後，幫助政府、幫助黨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因此，在這點上，我認為是積極的。但是，事態的發展，不以你們善良的願望和良好的想像和愛國的熱情為轉移。這種客觀規律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這就是說，現在事實上，北京已經是秩序大亂，而且波及到全國。我可以告訴同學們，昨天，我們的鐵路生命線，在武漢，被堵了三小時，停止了運輸。現在不少的城市，有的是學生，有的不是學生，是社會上閒雜的人員，正在打着學生的旗號，到北京來，北京這幾天已經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我沒意思把責任加在吾爾開希、王丹身上，但這是客觀事實。……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我們是對人民負責的政府，我們不可能對這種現象置之不理，我們不能夠不保護人民和同學的生命財產，保護廣大同學的安全，不可能不保護工廠、不保護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動亂，中國已經出現過很多次，原來人們並不想有動亂，但最後發生了動亂。第三點，現在

是有不少的機關工作人員、市民、工人，甚至有國務院的工作人員上街遊行，表示聲援，我希望你們不要誤解他們的意思，他們是出自於對你們的關心，是希望你們生命和健康不要受到損失。但這裏面，也有很多人；他們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贊成的。就是說，他們如果是送來食品勸同學們喝點水，吃點東西，要同學們保持身體健康，並勸你們盡快離開現場，有問題好商量，這做法是完全正確的；但也有不少人，是在鼓勵你們繼續絕食。我不說他們的動機怎樣，但我是不贊成的。作為一個負責的政府，不能不表示我們的態度（這時有人要插話），我還沒講完，我們有協議。

……作為政府的總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我會在適當的機會講這個問題，而且，現在我已差不多講了我的觀點。如果我們一味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是不理智的。

最後，我再次呼籲，如果你們這幾位在座的同學不能完全左右他們的行動，讓我通過你們，向在廣場絕食的同学發出呼籲，希望他們盡快結束絕食，盡快到醫院去接受治療。我再次代表黨和政府向他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希望他們接受政府很簡單而且很緊逼的這個要求。

吾爾開希：我現在想提醒你！剛才說糾纏的問題。我們學生只是在人道立場上解決這個問題，要糾纏的不是我們學生代表。還有一點，我沒有必要把剛開始的話再重複一遍，但有些地方，有些領導同志好像還不明白，我願意再重複一遍。現在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不是說服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問題是怎樣去讓絕食的同学離開。他們離開的條件，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要讓他們離開的條件，只有一

種可能性，這是客觀現實。如果我們廣場上有一個人不離開還在繼續絕食的話，我們很難保證剩下的幾千人離開。而且，關於紅十字會的問題，我相信，我想請李總理及各位領導同志，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可行性，不要糾纏，也是我們的意見。迅速答覆我們的條件，廣場上的同志正在挨餓，如果再不答覆，我們認為政府對解決問題毫無誠意，我們這些代表沒有必要在這裏再談下去。

王丹：李總理認為，社會上的動亂或不良影響。我可以代表廣大同學說，這個責任應該由政府負全責。

熊焱：李鵬同志剛才說了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上有動亂的跡象，我只講三分鐘，講一講學生運動和動亂簡單的道理。每個國家，每個社會發生了動亂，這與學生的遊行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呢？我說沒有。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會有動亂，不單是學生遊行，這與社會的體制與社會的弊端有直接的關係，學生的行動，是想把社會的弊端集中反映出來。讓政府及時處理和解決弊端，鎮壓學生運動，或者鎮壓民主運動，恰恰是引起社會動亂的原因，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閻明復：（宣讀一張字條）絕食圍指揮部的同學希望代表趕快回去。

（在閻明復宣布座談結束時，吾爾開希不支昏倒，醫護人員進行急救。）

閻明復：李鵬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表示了對問題的看法，現在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盡快讓絕食的同学在紅十字會的協助下到各個醫院去治療，其他的問題，我們還有時間再去解決。

王志新：這不是對話，而是見面。

閻明復：對，是見面。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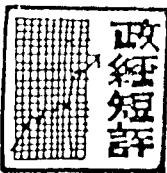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七一至七三。



五月十八日 星期四

# 慷慨赴死易 適可而止難

政經短評



從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殺氣騰騰極盡威脅恫嚇能事的社論，到昨天凌晨趙紫陽總書記發表「肯定學生愛國熱情」、「保證「黨和政府絕不秋後算賬」的「告學生書」，中共對學運的態度，在短短半個月內，從強硬到軟化，可見行動克制、要求合理的學運，已取得重大勝利。

可是，這截稿時為止，學生對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同學們講幾句話」仍不滿意，示威、罷課和絕食均有持續升級之勢，加上全國各地聲援學運的回響此起彼落，人民的參與漸趨明顯，在這種情勢下，只要任何一方沉不住氣，稍為做出衝動的事，形勢很容易失去控制！和平示威若以流血收場，後果將不堪設想。學生們何以不聽比較上同情學運的趙紫陽的話？我們以為這與鄧小平「一言堂」的人治地位仍未被法治制度取代有以致之。在這種先決條件下，趙紫陽的權威仍不足以令學生信服，更何況他剛剛說過「重要問題還須鄧小平掌舵」，這等於說鄧「總舵手」是重要問題的決策人。按照這種理解，我們以為趙紫陽今次談話的內容應獲得鄧小平批准，但在熱火朝天之中，學生們似已失去理性的判斷力，他們還在期

待鄧小平親自出來肯定學運，而從示威的標語看，最好鄧小平還得宣布交出軍權、退出政壇，學運才算大獲全勝！

但是，這有可能嗎？鄧小平如果真的這樣做，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第一、對於像鄧小平這樣慣於「一言而為天下法」(香港一位評論家對他歌功頌德而給予他這個過足以資之的「封號」)的家長型領導者，在盛傳他有意於戈爾巴喬夫來訪後正式退休的安排下，要他屈服於學生的要求，在非他擇定的時間和非自願的條件下被迫退休，可能反會使他老羞成怒，結果必令情況趨於惡化；在理論上，鄧小平若能將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正好顯示他顧大局、識大體、辨時勢和計個人榮辱的政治家風範，但對於完全沒有民主制度的「一言堂」堂主，這種境界便不易達致。

第二、作為黨和國家最高權威的象徵，如果鄧小平俯順輿情，公開肯定學運，同時表示退休，政府的權威性和社會秩序會馬上受到進一步挑戰，因為學生若乘勝追擊，繼續點名要某些大官下台、要某些高幹子弟公開財產，這樣鬧下去，如何收場？我們不是不了解有些大官佔有毛坑不拉矢、顧慮無能而不少高幹子弟投機倒把的實情，同時知道這類事件若不清理，國家只會愈來愈糟；但處理這類人與事，都要經過一定的法治程序，不能在學生的要求下立即「拍板」採取行動，因為不單群眾在情緒高漲時會作出過份和過猶不及的要求，這樣做還會令人聯想到群眾鬥爭大會派派被鬥爭者以罪名的野蠻行徑，政治秩序失控，社會秩序混亂，又豈是「愛國示威」、「校園絕食」者

所願見？

因此，我們在認同學生提出的要求的基礎上，認為肯定中共領導地位同時無意推翻現政府的學生，應該接納以趙紫陽為首的政治局常委的勸告和相信他們的承諾。老實說，中共由於過去做出太多欺騙人民的事，因此信用甚低，不僅人民尤其是海外人民對中共的保證政策高度懷疑，中國學生現在更公開投以不信任票；不過，由於開放政策能收緊但不能走回頭路，我們以為中共不會再和過去一樣若無其事地食言甚或強詞奪理地將欺騙人民說成理直氣壯的「陽謀」，加上在國際傳媒嚴密監視之下，我們因此認為趙紫陽的話值得亦應該被信任，因為趙代表政治局五人常委發言，在任何不可預料的情況下，他們亦不可能集體被掃地出門。換句話說，趙氏的話有一定代表性和權威性，學生們不宜輕率視之。

如果中共仍有棄發之心、求治之志，在學運平息之後，當務之急不是「整頓學生隊伍」，而是進行徹底的自我批評，進行嚴格的清黨——將不合格的黨員開除而不是將他們送入勞改營——若非如此，一個強人落台，不過由另一個強人取代而已……

最後，我們要談談香港股市的反應。恒生指數昨天跌掉四十多點，這本是股市常事，但從市場人士的反應，它多少反映了投資者擔心中共的耐性有時而盡，對學生「動粗」。因為以目前的做法看，中共的高度容忍，港人理應大為放心並視之為利好訊息。換句話說，除非對學運前景有悲觀的期待，不然，股市斷不會因此下跌；至於這種期待是否正確，股市很快就會告訴大家的。

林行止

錄自《香港信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 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剛才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介紹的情況說明，當前首都形勢相當嚴峻。無政府狀態愈趨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本來，五月初以前，經過大量的工作，形勢已趨於平穩，但進入五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捲入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其他羣衆愈來愈多，許多高等學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全市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中的一些國事活動安排，也因此而被迫變更或取消，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天安門廣場部分學生絕食請願的活動還在繼續。他們的健康已經受到極大的損害，有的人生命已處於危險之中，實際上這是少數人拿絕食同學作爲「人質」，要挾、強迫黨和政府答應他們的政治條件，達一點點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講了。黨和政府一方面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對絕食學生進行治療和救護；另一方面，多次同絕食學生的代表進行對話，並鄭重表示今後將繼續聽取他們的意見，希望立即停止絕食，但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天安門廣場人羣擁擠，煽動性口號不斷和人羣情緒極度激動的情況下，絕食學生代表也表示，他們已不能控制局勢。現在，我們如果再不迅速結束這種狀況，聽任其發展下去，很難預料不出現大家都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北京的事態還在發展，而且已經波及到了全國許多城市。在不少地方，遊行示威的人愈來愈多。在有的地方，也發生了多次衝擊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事件，發生

了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破壞活動。最近，甚至鐵路幹線上的火車也遭到攔截，使交通被迫中斷。種種情況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轉局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

我們的黨和政府多次說過，廣大青年學生的心靈是善良的，他們在主觀願望上是不想搞動亂的。他們有愛國熱情，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同黨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和意見，已經對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任意採取遊行、示威、罷課乃至絕食請願等方式，破壞了社會穩定，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事態的發展已經完全不以青年學生們的主觀願望爲轉移，正在愈來愈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

現在已經愈來愈清楚地看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布了大量謠言，攻擊、污蔑、謾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手頭指向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出煽風點火，秘密串連，鼓動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爲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甚麼改革開放，甚麼民主法制，甚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爲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成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中國。

我們所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的極少數人區分開來，是出於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前一段，我們在處理學潮問題上所以採取極其寬容、克制的態度，也正是出於這樣的願望和目的，不要傷害好人，特別不要傷害青年學生。而那些躲在背後策劃和煽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卻以黨和政府軟弱可欺，

不斷製造謠言，蠱惑羣衆，擴大事態，導致首都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形勢發展得愈來愈嚴峻，迫使我们不得不採取果斷、堅決的措施來制止動亂。

必須強調，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要堅持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把他們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黨和政府同廣大學生和各界人士之間的對話，包括同參加過遊行、示威、罷課、絕食的學生之間的對話，還將通過多種層次、多種渠道和多種形式廣泛積極地進行，以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對學生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我們將給予明確的答覆，對他們提出的合理批評和建議，如懲治官倒、消除腐敗、克服官僚主義，我們將認真聽取和採納，以切實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

在這段時間裏，在十分複雜的情況下，許多學校的負責同志、廣大教師和同學們，爲勸阻遊行示威、維護學校的教學秩序，做了大量的極其艱苦的工作；廣大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爲維護交通秩序、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作出了很大貢獻；機關、工廠、商店和企業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堅持生產，堅持工作，爲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對這一切，黨和政府是感謝你們的，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現在，爲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我在這裏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

一、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盡快恢復健康。  
二、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並從人道主義出發，再也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的「聲援」了。不管動機如何，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同志們！在今天的大會上，我還要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衷共濟，團結一致，立即行動起來，在各自的崗位上爲制止動亂和穩定局勢做出貢獻。

各級黨組織必須團結廣大羣衆，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穩定局勢中充分發揮核心領導和戰鬥堡

起作用；

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不僅不參與任何損害安定團結的活動，而且要在團結羣衆、制止動亂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

各級政府必須嚴肅政紀法紀，切實加強對所屬地區和單位的領導和管理，認真抓好穩定局勢以及各項改革和建設工作；

全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忠於職守，維護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體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要進一步努力維護交通秩序、社會秩序，強化社會治安，堅決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所有工商企業和事業單位都要遵守勞動紀律，堅持進行正常的生產秩序；

各級各類學校都要堅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凡罷課的應一律無條件地復課

同志們！

我們的黨是執政黨，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爲了對神聖的祖國負責，對全體人民負責，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維護黨的領導，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這樣做，相信一定會得到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和廣大羣衆的支持和擁護，一定會得到肩負着憲法賦予的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光榮任務的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和擁護，同時我們也希望廣大人民羣衆對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幹警爲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給予全力支持

同志們！

我們一定要在堅決維護安定團結的條件下，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努力清除各種腐敗現象，爲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而努力奮鬥！

## 楊尚昆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我完全擁護李鵬同志代表政治局常委所提出的報告和各種要求。

最近北京實際上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所有的機關工作、學校上課，還有交通、供應等等，都發生了基本上混亂，這種混亂，實際上是個無政府狀態

中蘇會談這樣歷史性的事情，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在天安門舉行歡迎儀式，而臨時改在飛機場

其中有幾次應該在人大會堂會談的，被迫改到釣魚台（賓館），還取消了預定的節目，原來是預定要向烈士碑獻花圈的儀式也沒辦法進行，這在我們對外關係上來說，是非常之壞的影響

他說，今天，我們在座的到這裏來開會，也沒有行車的自由，必須繞很多彎子才到這裏來，大家提前一個鐘頭，或者甚至一個多鐘頭動身，才能趕到這個會場，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我們首都不成其爲首都，北京市工作沒辦法做，國務院的工作也沒法做，這是非常嚴重的

爲了恢復正常秩序，爲了維護社會治安，爲了創造安定的局面，解放軍不得已開一部分進駐北京附近，剛才我們來到路上擺的軍車，就是解放軍從外面剛進入北京市附近的

這是完全出於不得已的情況，因爲北京市的警力已經無法維持北京市的秩序，而且北京市的武警、公安幹警這一個月，差不多都是連夜在奮戰，許多同志帶着病，生了病，沒有辦法，晝夜值班，兩三天不睡覺，所以這樣子沒有一部分解放軍進來，擔任維持北京市的治安，要恢復治安秩序，我們認爲很難。

解放軍進入北京附近，絕不是對付學生，不是爲了對付學生開來的，而是爲了恢復北京市的正常秩序和工作程序，同時，也保護一些重要的部門和重要的機關，所以解放軍進來了，進駐是爲了維護治安，不是來對付學生的，今後幾天的行動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說，

作改革是爲了保護北京的正常秩序，社會秩序，社會治安，保護一些重要的機關，爲了避免干擾和打擊進來的。這一點我想要向在座的說清楚。

希望大家和全國各行各業、各個方面和各界黨派支持解放軍這種維護首都社會治安的這種行動，希望你們對此加以諒解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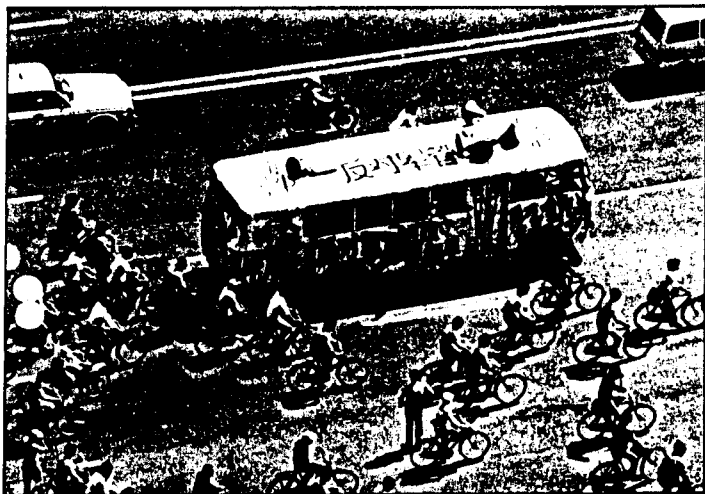


天安門廣場的巨幅標語表達了全國人民的要求

## 李鵬發布北京主要地區戒嚴令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規定，國務院決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國務院總理 李鵬



把標語寫在車頂，讓住在高樓上的人都能見到

## 三項戒嚴令全文

###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號）

根據李鵬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北京市部分地區的戒嚴令，為迅速制止社會動亂，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科研、社會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布此令：

（一）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澱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

（二）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損害正常秩序的活動；

（三）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布謠言，進行串連、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

（四）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

（五）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

（六）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制止。

以上各項公布望全體市民遵照執行。

市長 陳希同

###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二號）

為了執行國務院關於在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維護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此令。

（一）外國人必須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李鵬總理簽署的戒嚴令所發布的各項命令；

（二）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准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

（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市長 陳希同

###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三號）

在戒嚴期間，對記者採訪特作如下規定：

（一）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和報導；

（二）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像等活動；

（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市長 陳希同



港澳及世界各國新聞界關注中國民運，紛紛在天安門廣場作現場採訪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八〇至八二。

## 北京高校大學生告全國人民書

全國同胞們：

天安門廣場的事態正在日益惡化和發展，鑒於有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我們認為，北京高校大學生有必要向全國人民宣告：

一、時局發展至今，完全是中央領導人錯誤決策的結果。他們在處理大學生絕食請願事件中表現出的非人道的冷漠和殘酷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對可能引起的種種惡劣後果，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最高決策人應負全部責任。

二、鑒於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在處理學生絕食請願過程中的表現，我們認為他們根本喪失了共產黨應有的品格和作為國家領導人所應具有的基本素質，為此，我們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即罷免楊尚昆和李鵬在政府裏的一切職務，建議中共中央罷免楊、李二人的黨內職務，並將其開除出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八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由於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受損失，應處以刑罰。」楊尚昆、李鵬二人行為已構成了玩忽職守，為此，我們向全國人民最高檢察院控告，請求最高檢察院提起公訴。

鄧小平作為中央軍委主席，把個人凌駕於國家和黨之上，根本違反了第十條第三款關於「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的規定，他大搞封建統治，一人獨裁專制，違反了黨章第十六條「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規定，在處理學生絕食請願的過程中，他策劃了軍隊武裝鎮壓的反人民、反革命計劃，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三一條：「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機關非法侵犯」的規定，直接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我們建議中共中央罷免其黨內一切職務，將其開除出黨，並向中國人民最高檢察院控告，請求最高檢察院提起公訴。

三、學生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十幾萬大學生的唯一目的是要求民主立國，除了中華富強，我

們一無所求。我們反對任何不利於祖國民族和人民的言行，對於政府有意惡化事態，導致全國動亂的行為，我們提出強烈抗議。對於廣大人民對大學生的聲援與支持，我們表示衷心感謝和熱烈歡迎。在形勢進一步惡化的今天，我們呼籲人民保持冷靜和秩序，讓我們的鬥爭沿着正確的方向有理由的發展下去。

四、我們不參與任何黨內派性之爭，我們認為，建立一個民主健全、法制完備的民主機制是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把中國的未來押在一兩個人身上，歷史流傳下來的「包青天」心理必須徹底清除，為此我們熱切呼籲一個由中國知識界和工人及市民各個階層聯合在民主基礎上產生的自治組織的誕生，這樣的組織是完全符合憲法的，是根本代表人民意願的，它將對政府和執政黨派起到有效的監督和抑制作用，只有這樣，我們學生爭取民主的鬥爭才可以說是達到了目的。

同胞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時刻，歷史給我們的機會不多了，一切正直、善良、愛國的人，勇敢地站出來吧，民主、自由、繁榮、富強、昌盛的中國一定誕生於我們手中。

## 致鄧小平同志公開信

小平：您好！

當前，在大學生的號召下，北京和全國各地爆發了盛大空前的要求民主和反對腐敗的愛國羣衆運動。一些中央領導人不顧應民心，不從自己身上找問題，而是將這一愛國運動視為動亂，並已調動軍隊進駐北京。可是戒嚴令發布已有一天多了，北京仍然示威遊行不斷，部隊也根本閑不進城裏，全部被正直的人們勸阻在城外，中央的命令受到這樣大的阻力，這還是以前所沒有過的。您是聰明人，不會不明白當前的形勢，民心所向是非常明顯的。雖然在進行中某些人喊出了不利於您的口號，可我們相信對大多數人來講這只不過是些氣話，對於您曾對我們國家做出的卓越貢獻，這裏暫不贅述，可您的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對於國內外所共認的中國

頭號實力政治家，大家是在理想到目前為止，您仍沒有能夠對這次愛國的民主運動做出您敏銳的頭腦所應該做出的明智判斷。我們承認現在北京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我們也極切希望能夠盡快結束混亂，我們更不願意與人民的軍隊發生衝突從而引起真正的動亂。可是追求民主、反對腐敗是廣大人民的強烈要求。已經行動起來的廣大人民是不會向對這次愛國運動進行錯誤定性的、不得民心的現政府妥協的。這樣，現政府與人民羣衆的對立就將繼續下去，混亂也不會結束，恢復安定的局面也將變成遙遠的事情。

鑒於此種情況，我們覺得為了和平地完成這次民主運動，在我們這個還沒有完全實現真正民主的國家裏，歷史的重任（也可以說是一個機會）又落在了您的身上。我們懇請您利用您在黨、政、軍各界的威信及強大的影響能力，迫使某些深不得民心的領導人下台，重新建立起一個廉潔奉公順應民心的、真正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這次民主運動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轉折點，我們相信您會把握往來之不易的全民性的民主運動的實質，做出正確的判斷，採取正確的、順應民心的措施。如何留下這段歷史與您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殷切地希望您的參與下能夠在非暴力的情況下將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向前推進一大步，在您的晚年能夠再次為民族做一件大好事，使中國早日成為真正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衝突逼壓眉睫，懇請小平同志盡快做出決定。

簽名：天安門廣場指揮中心 恢復健康絕食領導人  
北京市高聯 外地赴京高校指揮中心

## 「我們知識界的誓言」全文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以我們的人格，以我們的全部良知，以我們全部身心，以我們作為人的全部尊嚴莊嚴宣誓：絕不背叛愛國學生的生命和熱血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

# 內部矛盾

紫陽無奈瞪小平

昆蟲斬翅有



畫家爲這隻狗熊寫的對聯，幽默地反映出中共黨內鬥爭的形勢。但人民不願受政客們利用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 十點聯合聲明（摘要）

在北京市頒布戒嚴令的第八日，堅持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的十萬名本地和外地高校學生，昨日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北京市高聯代表開會，於昨晚七時在廣場召開中外記者會後，宣布在星期二（三十日）實施戒嚴第十一天撤離廣場，並且決定在撤離當日發起另一次全市大規模和平遊行和在廣場舉行集會。

參與今次學運的主要學生領袖北大自治聯委會主席王丹、師大廣場總指揮柴玲和高校學生代表吾爾開布出席了今次中外記者會。

王丹在會上代表北京市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外地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發表十點聯合聲明。內容摘要如下：（一）今次學運已發展成爲全面自發性愛國民主運動，並掀起一場內部政治鬥爭，民主力量不會因此而受到阻撓。（二）即使哪一位領導人上台都要順應人民，以民主爲出發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進程。（三）對今後民主愛國運動的態度，可以作爲領導人分水嶺，肯定者得民心，否定者則不得民心。（四）李鵬、何東昌、袁木、李錫銘採取否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亦不可能帶領中國推動改革，李鵬在任，對曾經表態支持學生的工人、市民、幹部和黨員的安全都有危險。（五）總書記趙紫陽對於今次運動持較肯定態度，應繼續留任。（六）任何一位倒台領導人應取決於對今次的學運的態度，不應持有對立的態度。（七）今次學運是一場學生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而非黨內政治鬥爭。（八）無論黨內鬥爭結果如何，必須要撤消戒嚴令，撤退軍隊，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李鵬「五·二〇」講話，以及人大常委會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提出罷免李鵬議案。（九）在北京市宣布戒嚴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將整個運動告一段落，撤離天安門廣場，並且舉行大規模遊行和集會。（十）將四月二十七日定爲中國民主自由節。

錄自 方良柱等編：《怒壯的民運》，香港明報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〇〇。

## 六·二絕食宣言

劉曉波 周舵 侯德健 高新

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动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一、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為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威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毅，以粉碎毒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將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

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

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

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的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

三、此次學生運動，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為此，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逐步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只是同情與支持，而且要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每個人都都有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中國人必須明確，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個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學生、教授、工人、幹部、軍人等。

四、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的。歷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領導人上台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問題。我們需要的是不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需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失誤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五、在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的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

生的失誤主要是自身組織建設太不完善，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學生雙方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主要在政府方面。遊行、絕食等行動是人民表達自己意願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的，根本就不需要動亂。而政府方面無視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專制政治的思維把此次運動定名為動亂，從而又引出了一連串的錯誤決策，致使運動一次次升級，對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製造動亂是政府的錯誤決策，其嚴重程度不下於「文革」。只是由於學生和市民的克制，社會各界包括黨、政、軍有識之士的強烈呼籲，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鑒於此，政府必須承認和反省這些錯誤，我們認為現在改正還不算太晚。政府應當從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中吸取沉痛的教訓，學會習慣於傾聽人民的聲音，習慣於人民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學會民主地治理國家。全民的民主運動正在教會政府怎樣地以民主和法則來治理社會。

學生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諸如：目標是民主的，而手段、過程是非民主的，理論是民主的而處理具體問題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權力相互抵消，造成決策的零狀態，財務上的混亂，物質上的浪費，情感有餘而理性不足，特權意識有餘而平等意識不足等等。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平上。只講思想啓蒙，不講實際操作，只講目標，而不講手段、過程、程序。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為此，我們呼籲，中國人應該放棄傳統的單純意識形態化、口號化、目標化的空洞民主，而開始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設，把以思想啓蒙為中心的民主運動轉化為實際操作的民主運動。從每一件具體的事情做起。我們呼籲，學生方面要以整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為中心進行自我反省。

六、政府在決策方面的重大失誤還表現在所謂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過絕食，我們要告訴國內外輿論，所謂的「一小撮」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



但是他們作為有政治責任感公民主動地參與了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全民主運動。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們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動讓政府從政治文化、人格修養、道義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開承認並改正錯誤，並使學生的自治組織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須承認，民主地治理國家，對每個中國公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全體中國公民都必須從頭學起，包括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兩方面的失誤都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知錯必認、知錯必改、從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轉化為成功的財富，在不斷地改正錯誤中逐步地學會民主地治理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基本口號

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

三、我們首先是公民！

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絕食地點時間規則

一、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下；

二、時間：七十二小時，六月二日十六時至六月九日十六時

日十六時

（特殊說明：由於侯德健在六天後將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絕食時間為四十八小時，從六月二日十六時至六月四日十六時）

三、規則：只喝白開水、不得進食、不得飲用含營養物質（糖、澱粉、脂肪、蛋白質）的飲品

絕食人

劉曉波：

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周 舵：

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

侯德健：

著名詞曲作家。

高 新：

師大周報前主編，中國共產黨黨員。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二至一三。



瞧，這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 本報記者目擊實錄

## 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

蔡淑芳

本報特派記者蔡淑芳昨晨始離開危城北京，飛返香港，絕不稍息，動筆寫其目擊之大屠城慘劇。雖猶情緒激動，下筆仍力持冷靜，讀畢能不為民族前途長嘆！

六月四日凌晨，我跟兩位相熟的北京高校學生約好，一起前往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我坐在他們騎來的自行車尾，一直去到廣場總指揮部的廣播台，我認識的同學給我匯報了一些外圍戰況，方便我將消息傳達。

同學校，六月三日晚十時，戒嚴部隊持衝鋒槍在軍事博物館槍殺了一名姓李的北京師範學院女學生。有很多市民在衝突中受傷，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估計打死打傷有好幾十人，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給打死。

他又說，很多軍隊都是持着槍刀衝過來進行斬殺。

### 英使館參贊亦打傷

凌晨零時二十分，有很多持機關槍的裝甲車已從歷史博物館開走。

廣場不斷傳出槍聲，有學生對我說，英國大使館的一名參贊也被打傷了。

凌晨零時四十分，廣播台宣佈要向北側撤退，因為軍隊已將廣場全面包圍，可能會由東南側方向進軍。廣播台呼籲同學手挽手，肩並肩作非暴力的對抗。

廣播台又抗議，人民軍隊向國旗孩子開槍，同學們哭喊吧！靜靜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新一批年青的英雄們加進先烈的隊伍中。

保衛天安門廣場第一指揮部又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表示他們會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衛天安門，他們從始至終，都是和平請願，請全體留在天安門的市民和同學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奔集。又呼籲同學要小心有便衣挑畔，請提高警覺。

凌晨一時，在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

一時十分，一位從醫院跑回來的同學，身

頭部受傷。有人告訴，前門放了很多催淚彈。

天安門廣場及四周都有火堆，有人燒車，工人自治聯合總部的帳篷也被燒了。

一時五十一分，天安門的西側有戒嚴部隊及坦克車駛到，軍隊胡亂發槍，槍聲不絕於耳，群眾往後退，有人倒地，有人趕忙救護，我躲在站崗亭後面避過槍林雨彈，認識了一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槍聲停歇後，他拖着我的手往後跑。

二時，群眾喊打，再想往前衝，連續不斷的槍聲四起，往前衝不用，群眾和我們都要找地方躲避。一支精悍、無情的步兵已移進廣場的西角，靜候進一步的行動，群眾在地上滾動，找石頭，要向軍隊擲去。

沒多久，軍隊又從路口撤到一旁去，軍隊退一步，群眾就向前進一步，仍有不斷槍聲響起。

二時十分，天安門東面有裝甲車停放，同時又有不絕於耳的槍聲，官方廣播繼續把這場事件定名為反革命暴亂，必須進行鎮壓。

二時二十二分，我目擊了一個血流滿面，受傷嚴重的學生被送到廣場中央的急救站，受傷同學血流如注，地面血漬斑斑，醫護人員初步急救及包紮傷口，馬上又把他送離廣場，由同學護送及抬去救傷車。

槍聲沒有停止過，人群邊險都會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傷，中彈倒地，同學都馬上湧上前搶救，運走。

從東面進門前來的軍車越來越多，到二時半，解放軍一隊隊往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他們全部手持武器，槍械，直跑到歷史博物館前匯合及坐下來餓命。學生敢死隊圍住軍兵，

我又再返回廣場，聽到前門上有一陣巨響，像是炮轟。

四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都被截斷電源，整個廣場漆黑一團，充滿了恐怖氣氛和隨時都有突襲的可能。

天安門四週再有槍聲，廣播台呼籲同學堅守廣場，原地靜坐。又叫在營幕及廣場四周的同學們都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隨後便播放國歌。

在這時刻，我已忘記了自己，我只知道這個多月來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學生一起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到底要寫歷史的見證，抑或跟隨他們一起犧牲，在我而言，已經無可選擇。我亮起電筒，匆匆忙忙地寫下遺書，個體的我已消失在國家興亡的大時代，大潮流中。

### 雖死猶生浩氣長存

四時二十五分，大多數的同學都是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廣場南面走過來，他們大喊：「中國人站起來！」

廣播台傳出侯德健的聲音，他說：「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我是侯德健，我們已經不能再流血了，我們不能再留下來了，同學們，市民們，在場的各位同學，我敢說，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這場運動的勝利了，直至到今天，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們相信，在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代表我們四位絕食的朋友同仁，沒有經過同學的同意，我們作了一件事情，不論同學對我們作這事情有什麼態度，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裏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隊中對屬五六一四八部隊，當面對我們接觸的時候，他顯示了威嚴指揮部，同意我們佔領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們，平安的撤離現場。」

### 少數服從多數撤退

說到這裡，群眾大喊：「不撤！」

侯仍在說話：「我們沒有替大家作這個決

和劉曉波的意思，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在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離，帶着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友，結成生死之交。

「同學們，現在馬上要進行行動了。」

侯再說：「我們沒有為同學做出決定，我們希望同學好好思考這問題之後，為自己作出決定。」

話完後，還有很多人說：「不撤！」，一定要保衛廣場。」

### 刷了一刀又第二刀

四時四十分，廣場上的燈再次亮起來，戒嚴部隊已開始戒備，準備進入廣場。

一位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常委走到廣播台發言，他說：「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戒嚴部隊馬上就要開槍，他們已經向人民刷了一刀，一刀以後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裡只是無謂犧牲。同學們，我認為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一種幻想的表現，有些同學以為部隊不敢對我們下手，這完全是幻想，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保衛天安門指揮部亦透過廣播，要求同學手挽手坐下，不要分散，冷靜考慮一下應考慮採取的行動和方案，撤離問題的決定權是每一個公民自己的一次發言：「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市的市民們、工人同胞們，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援，我們的運動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現在在廣場的同學們，安全地撤離，也希望學生擔負起保護工人、市民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廣場上的每一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廣場，希望同學在這關鍵時刻，能夠保護工人和市民，向天安門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後，高新亦發表講話：「在這裡，我們四個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兩面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大的工人、市民，為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一起有秩序地撤退，謝謝大家。」

他續說：「已經沒有多大時間了，七時之

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這裡，我不能離開天安門和廣場上的同學。」

同學不讓他激動，強行扶他離開。

五時三十分，我回頭看天安門的最後一眼，戒嚴部隊已全部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而我再也看不到最後一隊撤退的同學有何遭遇，我要離開了。

我找到電話亭打電話給消息，報平安，但電話還是接不通。我又看到另一隊戒嚴部隊從學生撤退的方向湧過來，他們似乎不是很怕，他們一直向天安門方向跑，有群眾極為憤怒地向石塊擲擊他們，有老太婆喊：「不要打，我左前門前門東大街走，我迷失方向，覺得很累，想歇下自行車，見到一男一女經過，女的自願載我，男的也一直相陪，經過前門北京市公安局，軍兵坐在地上，地面滿佈磚塊石頭，凌晨這事肯定有過激。」

再往前走，人聲吵起來，說前面有軍隊從地下鐵衝上來，男的就要先行一步看個究竟，女的在我時跟我交談，說她是北京日報的記者出來進行採訪，她說他們已無法放新聞，北京日報是最權威的報紙。

一段路後，發現路旁有人受傷，望過去時赫然發現竟就是先行一步的男子，載我的女記



六月四日 星期日

「我雖然沒有死去，但我感到非常難受，感覺得其他同學代我死，我應該死去，……我完全知道整件事，因為我是從廣場走出來的。我希望以後再有這樣情況，我希望還能夠死去，因為我希望用鮮血喚醒更多人。北京已知悉這件事，但其他地方的市民是否已知知道呢？……我希望在這裏聽我這番說話的人，都將這番說話傳播給每一個不知情的人，讓他們知道這個政府的醜惡。」

一名外地高校學生聯會（外高聯）糾察隊成員在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後逃離北京，返回校園，在集會上向同學匯報屠城前幾天及屠城的情況。除了提及目睹慘況外，也有同學即場提問。事件的次序在談話中呈現混亂，但為保持談話內容，本報根據香港電台昨晚播出的錄音整理成下文。

## 場面：一個屠宰場

在六月三日晚十一時到四日屠殺中午，由於我是糾察隊，所以走了好幾處地方，包括西單、新華門、北京飯店和天安門廣場。在這段時間，我走的地方有限，但主要是屠殺的現場，就是西單、新華門、北京飯店公安部隊那邊、南池子，以至前門的地方，主要是保護天安門的幾個地點，也即是屠殺規模最大的地方，因為我不是長款在一個地方，而是逗留片刻馬上又衝到別的地點，所以那一天晚上看到很多東西，確實已經太多了，有些無法完全講得清楚，因為這些場面，你們沒有經歷過，可能一時無法清楚。這是我經歷過才知道，整個場面，給我大腦的印象和感覺就是：一個屠宰場，一個真正正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在屠城前三日，糾察隊同學已經從種種異象，看見軍隊部署有血腥屠城的先兆。我先說屠城以前出現的一些跡象。天安門廣場以前的三天，六月一日，我和幾個同學一起在開會的時候，零星也知道一些消息說要屠殺，因我們幾個在帳篷的同學，就是負責糾察隊的同學，已經知道了一些藏在故宮裏和人民大會堂的部隊，經常三三兩

純，設立圈套，不造成影響。

還有，軍隊在六月二、三日扮成便衣，當高聯開會時，有大約兩個連的人，在六月二日晚上，全部跑進廣場。那時，學生糾察隊已經負責其他任務，軍隊一下子衝進廣場，馬上分散了，沒辦法分辨，每天便衣都很多，這個，我們都知道，但是他們一衝進來，引起了大家的驚慌。通過廣播，叫大家安定下來。這班人自己三三兩兩地散了，但是後來就留下軍衣服、軍帽。學生不知道，有些拿了，有些穿在身上，戴在頭上，個別同學還拍了照片，可以說，大家都能了解，廣場還有些中學生，有些是非常單純的，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圈套。後來大家電台聽到甚麼暴徒搶劫衣服，甚麼搶手彈藥，就是從這些地方引發的。而且當時我自己也在廣場，這些我都看到。這整個都是圈套。

## 軍隊槍殺擋車學生

屠殺從三日晚晚上十時開始，那時就有消息，因為我們集結在廣場，對外面的消息不大了解，如崇文門、建國門、西單那邊更遠的地方，部隊還沒有跟我們離得很近。那時，我們從各個校園得到消息，已經出現個別屠殺。有一個擋軍車的學生，向軍隊宣傳政策時，軍隊那班人幾十人的，沒有一個有人性，出現了個別屠殺。六月三日晚十時，在南池子過去的地方，北京飯店的地方，有一隊軍車往這邊開。北師大的一位女學生，攔住軍車的時候，並且跟那些先頭部隊的軍人說，解放軍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大學生跟你們是沒有甚麼敵意的，我們是自己的同胞，希望你們不要把槍子對準人民，我們不是動亂分子。我們是愛好和平，愛好自由的大學生……他還沒說完，馬上就是一輪鎗鋒，當場打死。後來，吾爾開希抱着她痛哭，這是個別的屠殺。

## 坦克隆隆開過來了

真正的屠殺，是在六月四日凌晨二時，這時達到真正的高潮了。那時，曳光彈染紅整個天安門廣場，外面的槍聲已經「卜卜」的響了，我和一部分糾察隊、宣傳隊（一班同學在帳篷內，緊急待命。一時廣場傳出從北京大學帶來的消息，說到前面軍車已經開進來了，急需要同學前去增援，演講隊和糾察隊同學請去增援。當時廣場可說是空虛了，大部分的糾察隊已經調到通往廣場的地方幾個要道：天安門、建國門、西單和東單的地方。我們馬上趕上去，當我們趕到東單時，大約是

射機槍，還有刺刀，衝鋒槍，還有催淚瓦斯，瓦斯已是小孩子玩意，主要就是衝鋒槍，一枝子掃射幾十發子彈的衝鋒槍；還有鐵棒、木頭棒。最重要的是衝鋒槍、刺刀。

## 女生跌倒慘被刺死

我去到建國門的時候，看到很多學生都被打死了，坦克壓過去，人已經不是人。在前門已經亂成一片，全部都是槍聲、慘叫聲，跌下的無法分出是死人還是活人。

我見到一個留長頭髮的女大學生被士兵一刀刺到胸口上，當時這個女學生就跌倒，這個士兵接著背後再插幾刀，當場就把這個女學生插死。死得最慘的是西單和軍事博物館對面。部分跑出來的同學，有人倒下，跟着坦克就壓過去，衝鋒槍見人就掃，不知是北大還是北師大的女學生，二十多個，在阻擋軍車、坦克車的時候，全部被壓死，沒壓死的就全部被機槍打死，個別沒打死的，就是第二槍、第三槍打下去，不留活口。外圍的大屠殺已經延續了幾個小時。六月四日凌晨二時是高峯時期，坐在天安門廣場，你可以聽到周圍是槍聲、機鎗聲等，坦克車聲音很大，還有人慘叫的聲音。

紀念碑的南面、北面已經全部給曳光彈照得通亮，到三、四時，外圍已經全部給清理了，大部分同學已經全部被屠殺。

## 大家抱着死的決心

二時到四時，我都一直在槍林彈雨中——殺死最多、最慘烈的地方。但這個時候，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相反現象，沒有一個亂的，沒有一個叫喊的，大家靜靜的在紀念碑底下，大家想到的只有一死。在天安門廣場留到最後的，沒有一個想着活著回去的，大家都是抱著死的決心。

我在外圍幾次的會議上就說過，這次運動，最完美的結果就是屠殺，我覺得沒有再好的結局，大家已經有了死的準備，在廣場我們就叫：同學不要亂，我們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我們用血捍衛祖國尊嚴的時候到了，捍衛民主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我還跟大家說，侯德建，還有劉曉波等四個人，他們於六月二日宣布絕食，聲援我們愛國運動，而在大屠殺時，他們一直在紀念碑底下，他們就在那裏絕食。得到這個消息後，侯德建出於良心，也是出於為了廣大同學，不流更多的血，他就通過廣播，

# 我見證了這場

兩，十幾個十幾個的都是穿著便衣，但從身材和走路的姿勢，看得出是當兵的。他們開始到天安門勸察地形，看看那些帳篷是怎麼搭的，為萬東西、照些相兒。糾察隊已經知道這個消息，已報告給一些關心此事的人聽。那個時候，我們已經估計到可能出現屠殺，但同學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麼嚴重的地步。那時，廣場要照顧解決學生的財政問題和廣場的規劃問題，包括我在內，已經全身投入這方面的問題。

## 老頭兒造謠生事

六月二日時候，已發生軍隊與市民同學的衝突，但都是小規模的，已經算不到有多少的衝突。搶劫商店、威脅市民的報章已經出現，並且，我們在廣場內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一個老頭兒，身上纏了很多紗布，跑進來大吵大鬧，說市民糾察隊或者是學生將他打傷，他並且大吵大鬧，但是，我們把他送到順義的醫院，打開紗布一看，甚麼傷也沒有。後來那老頭兒說：「這個不是我的意思。」這個可以認為造謠生事吧！還有，在六月幾號，我卻記不清楚，北京郊區有市民遊行，真相是：北京市機關幹部下達命令，出去遊行的，不管你遊行多少次，獎金十塊錢；不去算職工，扣你獎金。後來我們北大的學生也打着遊行的旗號，就是「劃除民主」、「反對自由」、「擁護官倒」。北京學生強烈性反遊行，還有一些口號，如「跟着李鵬走，一天九塊九」，就是針對他的收買，用金錢來收買這班工人、農民上街遊行。這個也是零零星星的，他為屠殺埋下了前奏。我們可以看得出，他的決心就是為屠殺製造藉口，在民衆內產生一個感覺：民衆反對學生；屠殺是有理由的。

## 六·三問題更升級

到了六月三日，問題更加升級了。部分軍隊開始零星星星往裏面衝，已經出了這種怪現象：幾輛也不算是嚴格的軍車，帶着一班士兵，從西單往這面衝，那理所當然的受到我們學生的阻撓，擔心到廣場數萬人的生命安全。擋下來後，軍人莫名其妙都跑了。有些學生不明就裏，就衝到車上去，把槍、機關槍、衝鋒槍，包括手槍拿到手，但這些槍究竟能不能用卻搞不清楚，立即拿去高聯處報告。外高聯知道這個消息後，馬上就通過廣播，叫廣場的同學提高警覺，提防圍套，不給政府拿下口實。我們把槍趕快保護好，準備送交公安部，但是結果送不送，就交由糾察隊管了，以後我們就不知道了。當天晚上，電台報道部分暴徒搶走槍枝，事實真相就是這樣。其實，他這種卑鄙無恥的法西斯圍套，利用我們學生的單

小時，我幾位要好，最堅定又愛好和平的人，兩小時內互相交換意見：如果要死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站在第一排，而我們也考慮到怎樣疏散女同學，怎麼樣衝上前，怎樣調走警察。可以說，我們感情很深了，在天安門廣場歡了十多天了。歡得很長。

我還有另外幾個同學，趕到西單去，那時衝鋒槍已經响起來了，坦克已經隆隆隆隆的開過來了。那邊市民用什麼來抵擋他們呢？

全部是手拉著手，能手的，就是學生糾察隊和市民糾察隊，也有老太太，老太爺，和有些熱心的工人，白天來送飯的，來安慰我們的，鼓勵我們的，為我們說了很多支持我們的話。那些時候，我們一道的人牆，在那裏守衛著。這個時候坦克已經開過來了，先頭部隊兩邊來的，全部是帶著鋼盔，穿著迷彩服的，是他們的敢死隊。

## 地上留下一片肉醬

當時坦克開了就稍停了一下，馬上就有當兵的出來，好像把槍對準了。我們很多學生就是誓死不讓，而且喊著「打倒法西斯」、「打倒屠殺」這種口號。這個時候，坦克上面的高射機槍，馬上往下一壓，平板掃射，當場第一排全部打死，跟著後面的衝鋒隊員馬上用衝鋒槍掃射，坦克就從第一排人羣望「嘔」過去，留下一片肉醬。我在那個時候看到，衝鋒槍的，慘叫聲的，跟機槍的，我還不完全明白是那回事。我帶著同學馬上到附近的人羣衝進去的時候，前面已經往兩邊疏散。

當中，首先我就感覺到一陣槍聲响過以後，我左邊的一個同學，向外一栽，我以為他跌倒，我抓著他的胸口的時候，他很沉，我仔細看他的臉，我已經認不得他了。他的腦袋已被打花，我馬上把他放下來，我那時什麼也沒想，因為來不及想。這個時候，我身旁的幾個也全都倒地，三個一下子都掃倒了，包括一個女同學。我們那幾個同學也失敗了，我馬上就倒在地下，滾在地下，滾到後面車子那些重裝裏面去，坦克已經從我們身邊「嘔」過去了。

## 對付學生武器紛陳

衝鋒隊員計是準備往那邊打，朝發聲最響的地方，口號和喊聲最響的地方，街上有些憤怒的市民，把石頭磚塊，好些地方，有可能阻著那些軍車的，都是在機槍掃射，坦克轆過去，就是這樣。我馬上跟著人流跑，逃跑到前門：對待我們學生的武器，有坦克、裝甲車，包括坦克車上的高

向被殺部隊說：「被殺部隊的官兵，我是侯德建，我代表四人絕食團，向你們請求，談判一下，讓學生安全撤出。」

## 外圍的全部被打死

被殺部隊沒有派一個人去，後來侯德建，含著眼淚，到被殺部隊指揮部，由幾個同學扶著，在他們面前哭了，侯對他們說：「放過我們一萬多條生命吧！」

這個時候，我們全部被殺了，外圍的全部被打死，那時高潮一直在延續，從二時談判，一直到四時，他們答應了：「在東南角，可以開一個角，讓你們出去，但是注意，就是說，在極短的時間內，不然我們就鎖鑊。」這就是軍隊的回話。我還補充一下，就是說得比較亂，希望大家能諒解，我想起就馬上補充。

我從外圍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屠殺，特別是看到我們的軍車同學，在絕食當中的四、五天，已經那麼有理想有感情，同學十幾個，有七、八個已經在我眼底下被打死了，但是那個時候，我也談不上悲憤，也談不上悲傷，也沒有眼淚，那時時候，我已經完全麻木了，就是看見外圍的人全部被打死，外面全部被殺了，我就靜靜的背著我的包，那時候，我穿著一件白衣服，我就走到那裏紀念碑，那時，已經是四時了。

那時我們不知道他們談判的事，那時候我就背著那個包，靜靜的坐在紀念碑的第二層，當時我就是想哭也哭不出來，憋住了，那時候，可以說神智已經不清楚了，因為殺殺實在太殘忍，一時沒法反應過來，而且那麼多的好朋友。特別令我永遠忘不了，我的那個被打死的同學，被打得腦袋開花的那一個，是我輕輕的放到地下去的，那時，我走到廣場，僅是在等待死亡。我知道廣場裏一萬多人，不少是被殺了，我們這羣都是決心為國家犧牲的一羣人。

## 萬人坐下不肯撤離

這名外高聯糾察隊的學生坐下不久，侯德建就回來了，他說：「同學們，我做了一件不明智的事，希望大家能原諒我，但是我現在以我個人的名義，請大家撤離吧。」不過，底下，一點聲音也沒有，侯德建就說：「同學們，我們流的血夠多了，對這黨、政府，不要再有絲毫的幻想，我們等著的是血腥的大屠殺，為了我們的明天，我們要保存自己的實力，大家不要再等下去。」

# 我見證了這場屠殺

講這番說話的時候，廣場上鴉雀無聲，無一站起來，沒有一個人贊成撤離的，當侯德健說第二次的時候，軍隊已經比較接近，他們殺人殺紅了眼，而學生也氣到不得了。

當時，這個外高聯糾察隊的學生，就站起來，大聲的罵：「侯德健，你滾出去，你畜牲，你不要講這些話，你要走，你就自己走。」

講了這幾句話後，又重新坐在那裏，一點也不動。侯德健本人也說了四、五次，不過，同學都無動於衷，無一站起來。

## 女同學絲毫不軟弱

同學們全都在等著死亡。我還要說明，在這場運動中，我們偉大的女同學，叫我永生難忘。我平常以為女孩子在某種情況下，肯定表現出軟弱，但是這次徹底粉碎我原來的觀念。天安門廣場留下來的這一大批的女同學，表現出非凡的毅志精神，我沒敢想，一想到她便流淚，就沒法子不流淚，那些女學生沒一個哭的也沒一個害怕，都是緊緊的依偎在一起，等著死亡。

侯德健喊的聲音，大家都睜着眼睛，外面槍聲，慘叫的殺人聲，交織成一種無法形容的畫面。他們殺人，還狂叫、哈哈大笑的狂叫殺人。我沒法把場面形容給大家聽，劉曉波接著喊：「同學們我是劉曉波，希望同學們走吧。」但是他一直喊了半小時，沒有一個同學贊成，響應他。喊到四點左右，廣場的邊突然全部熄掉。一班是突擊隊吧，戴着鋼盔迷彩服的，馬上用機槍，四面圍住我們這一班和外圍那班同學。在帳篷那邊的地方，軍隊衝進去，馬上槍口對着喊話的話筒打，很多同學說，不要對着紀念碑打，它是烈士先血鑄成的，但是他們就是對着紀念碑掃。

師大女同學，遍面都是血，身上的衣服都全部被撕爛了，腳上已沒有鞋子了，躺在該處神智不清。我看到這場面，馬上就衝上前把她抱起來，拖她走。那班的槍就跟著掃過來，木棒跟着向這打，趕着大批同學往這邊走，我們馬上就脫離了，往東交巷、歷史博物館那邊走，跑到那裏時，坦克就把我們廣場全部機槍都掃了，將打死的人碾過去。

坦克車排成方陣把天安門全部密封起來，並排的開過來。我抱着那女同學，一直走到東交民巷。市民看到我抱着這個女同學走，就控制不住，大喊打倒法西斯，打倒畜牲，你們這是流氓，喊得氣也喘不過來。這個時候，停在離市民不遠的坦克，馬上把槍對住市民，市民看到這個情形掉頭就走，坦克車開槍，突擊隊馬上衝過來，拿着衝鋒槍掃起來。我馬上抱着那個女同學，邊爬邊走。我不夠細細起她，否則就會被子彈打。部隊靠近車站那邊過來，電台報道一個市民被歹徒殺死，當時的情況其實是這樣的。有五個當兵的人，他們帶着大批彈藥，殘殺羣衆，打死很多老人和小孩，跟着就與部隊失去聯繫，憤怒的羣衆包圍在連隊門立交換上。有一個士兵的彈已發完都打完了，憤怒的羣衆衝上去將他殺死，他是在打死很多人的情況下，羣衆才將他活活斃死的。

至於屠殺小孩這件事，是一個士兵在前門，用刺刀刺小孩，刺了好幾刀，帶同那小孩而來的老頭，大叫「法西斯，法西斯」，士兵就一輪子彈掃過去，當場將這個老頭和小孩打死。小孩是七歲，老頭五十多歲，是河南人。後來我將救出來的同學，安置在一市民家中。

## 三千多人死在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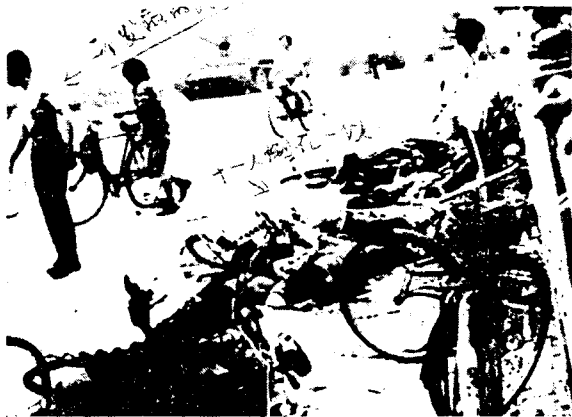
我離開北京之時，根據紅十字會了解，在醫院內死去的有三千多人，包括所有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死於此不下五十。北京一間大學的兩名研究生對我說：「我們在學院內也設了靈堂，紀念被打死的同學，救護的學生很多也被打死，這不包括在廣場上被坦克壓死、碾過、被同校打，被軍車連連的同學，還有很多屍體先被軍隊用不正當的手段處理的。沒有一批人後，士兵就圍住，跟着就不知他們做甚麼。」

他們想去長安街公安局看一下，因為在前一日晚上，響了一晚槍聲。他們沒有出來，不知長安街已經變成了一個鬼魂的地方，他們一羣人還很熱鬧向前走，他們用北京話七咀八舌地問，但沒想到另一邊就有一輪子彈掃過來，掃了好幾個。子彈一掃，他們馬上就走，突擊隊又掃了一輪子彈，當場將那女孩子打死，市民勸我快些離開北京，他們說：「我知道你是學生，你快些走吧！」

不過，我還想先發通電報回去，因為我想留在北京久一點，了解更多屠殺的消息，更多準確的數字。我去到電報大樓時，那裏已掛了一個牌，說「今日電報、電話一律停止營業。一我問：『為何停止營業？』該處的人說：『你快些走吧！你真的很不要臉嗎？不要留下來，你留下什麼也做不到的。』」後來我離開了電報大樓，在火車站旁邊的廁所避了一晚，後來就買了車票了。

## 孩子老婦也不放過

北京的工作人員現在都不上班，北京現在的氣氛是非常悲涼。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已全部被軍人封鎖，軍人毆打學生，發生很多慘案，甚至連發傳單的亦難逃噩運。我出來的時候，北京工人還未復工，直到我走的時候，槍聲仍未停過，打成怎麼樣我就知道了，因為我已經走出長安街。有一個同學問我，外面傳說士兵被注射了興奮劑，或其他藥物。這個具體的現象我不知道，但通過這件事，我想提供一些消息，就是北師大有一女孩子，在動車車的時候，並無任何反應，就被打死了。很多老太太和軍隊講道理的時候，亦被打死了。我們無辜打死。就我本人來講，在十點左右，還未發生屠殺之前，我去到軍事博物館的門口，該處聚集了一批軍人，我問他們說，你們當兵沒有罪過，我們大學生也同樣沒有罪過，我們只是為民主、為自由，其實在這一個多月來，我們已經受了很多苦。你們的苦，你們是沒有辦法想像的，我知道你也受苦，這個事情不在我們身上。如果說這真是動亂，你們已經看過了。北京成千上萬的市民，將自己的身體，躺在坦克底下，他們到底為了什麼？還有北京的博士、教授、作家，成批的社會知名人士，都來擁護我們，聲援我們，他們也是被利用嗎？說廣場的學生都獲利



## 盼用鮮血喚醒更多人

我雖然沒有死去，但我感到非常難受，我覺得其他同學代我死，我應該死去，我可以向一切知道真相的人下毒手的，我完全知道這整件事，因為我是在廣場走出來的。我希望以後再有這種情況起碼的人道主義，他們都是畜牲。可以這麼說，他們的殺人手段是令人忍無可忍的。那些女大學生，露在槍口下，死得很慘，很多人也無法看得下去。別說看下去，連想也不行，因為實在太殘忍了。沒有經過這個場面的，無法想象是何等殘忍的，就是：血肉橫飛，血流成河。我到現在還是這個觀點。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同學，他們的血沒有白流，絕對沒有白流的，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他們的死是值得的，避免了其他更多人的死亡。他們為了讓子孫不再受祖國的苦，他們都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一次最偉大的壯舉。我希望所有活着的人，沒有經歷這次血腥場面的人，我不希望其他人都像同學們一樣死去。我希望活着的人，能夠做到讓死去的同學死得更有價值。他們死得很有價值。我希望大家用行動讓死去的同學死得更有價值。我是發覺每個人所有的一點一點的力量。假如沉默的話，那在天安門死去的同學不是死得太冤枉！



# 沒有一個是怕死的

這個時候，吾爾開希站出來說話，他說：「同學們，大家不要再這樣了，希望你們冷靜一點再作出決定吧。」我當場就哭了。侯德建講最後一句，說，同學們，我信所有留在這裏的同學，沒有一個是怕死的。」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哭了，很多女同學都哭了。說這句話的時候，廣場的燈光已經全滅下來，軍隊已經準備屠殺了。這時軍事博物館的部隊開始湧過來。

突擊隊首先衝出來，他們用槍對着我們，這時我在第二排，他們先掃第一排。不同的槍口對不同的排，同學們，到這時候，侯德建又說，「同學們你們撤退吧，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跟大家共生死，我跟大家死在一起，你們撤到最後一個我才撤。」說到這句話時，東南角開始有一兩個同學，慢慢的起來，緩緩的大家往那邊撤了。

## 開始撤退即遭槍射

正當我們緩緩轉移的時候，後面的警察向底下開槍，還用木棒打後面的人，一些女同學給他們打得血肉模糊，有些打破鞋子也丟了，有些衣服全撕爛了，有些女同學我不知死多少了，還之有很多同學就這樣過去。士兵們撤都不讓我們撤得安穩，還用槍逼着我們撤，就在我們剛剛移動的時候，這時候天安門廣場有那麼多個帳篷有全國四百多間高校的學生，包括北京各高校的學生，有香港援助的大帳篷，每個帳篷都可住三、四、四、四十五人，大概有五十多個這樣的大帳篷，紀念碑下，民主之神之下各擺了幾十個小帳篷，這樣的小帳篷一共有一百多個，這麼多帳篷內，據我看就有幾百個睡在裏面，因為這幾天他們實在太累了，因為每天晚上都說有部隊進來，所以他們都在高度緊張當中每天睡到臨死，大家都覺得不合過眼，好多同學一倒下就睡着了，叫也不起來，我從外圍衝到紀念碑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同學睡著，有的睡在帳篷裏，這些多同學就在我們剛剛移動，撤離的時候，他們還來不及喊醒那些睡著的同學，幾十輛坦克在他們身上壓過去，幾十輛坦克並排的碾，所有的帳篷都碾成碎片了。裝甲車開過來，如果我們再延遲兩分鐘撤，我們就必死無疑。

## 女同學衣服被撕爛

當大批同學從歷史博物館往前門撤，我當時跟隨大家一起出發，並保護一些女同學，我見一北

## 變成一個魔鬼地方

當時是十一點，我去到建國門外，亦即是士兵被槍斃的地方。我見到一批悲憤的市民，其中一個青年人，手上的肩膊被打斷了。他們幾十個人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學生，我說不是，當時那些市民就說：「你不要說你不是學生，我們剛剛被打傷，那位肩膊受傷的青年，其未婚妻亦被打死。究竟這些市民是如何被打死呢？這些市民說，

## 血肉橫飛血流成河

在我身旁的大學生對軍隊說：「你們說去重慶之後，和我們一樣，都是老百姓。苦的都是老百姓。」那個軍人聽完這些說話，馬上用槍口對着我的胸口，說：「你還不快滾出去，我馬上開槍打死你。」那個大學生就哭着走到天安門廣場。我見到這些軍人都是無理智、無人性的。沒有最



自 香港《明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廿三日。



六月五日 星期一

##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 「告全國人民書」

全體共產黨員、全國各族人民：目前，首都北京的形勢嚴峻。一個多月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六月三日凌晨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為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

極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製造了種種暴行。他們攔截戒嚴部隊進駐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執行戒嚴任務；砸毀、焚燒軍車和公用車一百餘輛；辱罵、毆打和綁架幹部戰士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用設備；衝擊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中央廣播電視大樓、公安機關等首腦要害部門；搶劫商店和燒毀警察崗樓。他們還慘無人道地殺害數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甚至把被他們殘害的戰士屍體懸掛於立交橋欄杆上。他們進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號，公然叫嚷「要殺死四千七百萬共產黨徒」。這次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面製造這種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團伙，四人幫的殘遺餘孽和其他社會渣滓。總之，他們是一伙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動分子。

衆所周知，一個多月來，政府對極少數人蓄意製造的動亂一再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但是極少數人以爲政府軟弱可欺，變本加厲進行活動，終於發動了反革命暴亂。面對這種嚴重局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措施，堅決平息這場暴亂。爲避免誤傷好人，從三日下午開始一再發出緊急通告，勸說廣大學生和市民不要妨礙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在平息過程中，戒嚴部隊又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極少數暴徒置若罔聞，對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

擊，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一些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這是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但是，這樣做，暴亂就不能平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可能被顛覆，社會主義建設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毀於一旦，全國就可能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斷地平息這場暴亂，完全是正義的行動，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羣衆和青年學生的積極配合和支持，我們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第一步勝利。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亂還未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製造種種事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務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團結一致，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們膽敢繼續搗亂下去，我們就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幾千萬共產黨員，有幾百萬忠於黨也於人民的解放軍，有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們完全有信心徹底戰勝他們，徹底平息這場暴亂。

全體共產黨員、廣大人民羣衆和各界愛國人士，一定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明辨是非，顧全大局，迅速行動起來，挺身而出與製造暴亂的極少數人作堅決的鬥爭，而不要做任何親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亂，共產黨員要處處以身作則，起模範帶頭作用。廣大幹部職工要堅守崗位，搞好生產，保障供給，積極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各級黨政組織，要加強正面疏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學生和廣大羣衆，不要輕信和傳播謠言，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串聯。爲穩定局勢創造安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鬥爭，同心同德把建設和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錄自 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三二。



大屠殺之後李鵬以國務院名義發表洋洋灑灑的《告全國人民書》

六月七日 星期三

##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内容如下：

袁木：今天举行一个国内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因为从6月3日凌晨以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所以国务院委托我请来了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再问。我先讲几点：

第一点，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6月3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第二点，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混乱，许多

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2000多人，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400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23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

再一点是关于天安门清理过程中的情况。这件事等会儿请张工同志来介绍，因为他当时在场，还有一段录相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

张工：或者说自动撤离。

袁木：自动撤离、和平撤离，学生自己提出来是和平撤离。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情况张工同志可以讲一讲。

再一点，国务院认为，现在首都形势还很严峻，稳定全局，

进一步恢复秩序，这是关系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几百万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秩序不能恢复，就会给极少数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机。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打、砸、抢、烧、杀都有，公共汽车继续受到烧毁，路障还继续在搞，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还要切断水源、切断电源，进一步把交通搞瘫痪；他们都有这个计划，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着破坏活动。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首都1000多万人民的生活无法保证。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已经相当困难，如果烧的煤气也没有了，液化气也没有了，用电再发生困难，交通再进一步瘫痪，这个局面就更加严峻了。我们希望首都人民能和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来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议现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大家来保卫人民生活、保卫社会安全。现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不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群众的利益就更难保护了。再向远一点说，如果再乱，乱得更严重，原来就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怀有种种仇恨的这些歹徒们的阴谋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颠覆，问题就更严重了。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舆论机构无论如何从这个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这种内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来共同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为非作歹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处置，违法分子也容易得到处理，整个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对暴乱的幕后组织者、策动者不能手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对

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进一步地解决，也就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从学潮开始以来，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通过我们的舆论界尽可能地、更多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消除各种误解、缓和各种可以缓和的矛盾。人民之间，人民和军队之间，人民和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之间，无论如何应该团结起来。为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变，希望广大市民在现在混乱的情况下不要再到街上围观。上班坚守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过多停留。这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严本来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因为从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下，如果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会比较快地把局面稳定下来。不稳定，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我们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建设都谈不到。现在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份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旦大局稳定，首都秩序恢复正常，我们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学生之间的对话就要继续进行，在各个层次上，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僚，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这些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局势这样的严峻，本来开始考虑的一些事情的进程被打乱了。我想今后我们还是要求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能够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能够把党和政府工作中应该克服的种种缺点尽快加以克

服。这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

**张工：**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6月4日凌晨4时半至5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袁木：**就是说没有用坦克、军车轧人。

**张工：**没有轧人，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制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炮。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住，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除了说明这个问题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简要地说明一下。6月4日凌晨1点半，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3个多小时），反复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6月3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复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

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广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复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复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通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什么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坐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搞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复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袁木：**我们看看当时撤离的一段录像。（看录像毕）

**袁木：**请张工同志继续讲吧。

张工：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从5月

20日执行戒严任务以来，对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的人群众，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了，一直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带被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一直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从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1点半，部队向天安门开进，遭到暴徒的疯狂袭击。大家刚才看到一些录像镜头，其实有些镜头是没法录的，来不及作这个事情。就部队反映的情况，有些暴徒使用的是钢筋棍、带钉子的大棒、装有汽油的自制的燃烧瓶。一些汽车、装甲车就是被这些东西烧毁的。他们还投掷了大量的石块、砖头、玻璃瓶，这些就象雨点般地打到部队指战员的脑袋上。好在我们部队戴着钢盔。许多同志到达天安门时，这儿打破一块，那儿伤了一块，这还不计入受伤之列。还有一些极其坏的分子，从战士手中夺过枪就向战士开枪。因此，部队伤亡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战士在崇文门被他们抬到过街桥上摔下来，摔死还不算，还浇上汽油把战士烧焦，烧焦了以后就挂起来示众。除了伤亡比较大之外，我们一些装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暴徒们烧毁和破坏了我们各种军用车辆，就现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几百辆。

袁木：有个统计是烧毁各种车辆五百几十辆。

袁立本：现在有的还没有统计上来，据初步的不完全统计，烧毁的车辆是568辆，其中军车是364辆，公共汽车是102辆，其他是一些运输车辆，包括面包车、卡车等等。还有202辆

公共汽车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张工：仅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被烧毁的装甲车、汽车就有100多辆。各种枪支被抢的有几百枝（挺），现在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现在我们巡逻的部队就看到有的暴徒骑着自行车、骑着冲锋枪。今天凌晨一点多钟，戒严部队在复兴门立交桥就遭到两股武装暴徒的开枪袭击，他们的头子已经抓住了，叫张军，22岁，是北京崇光制件厂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区住。据他讲他那里现在还关着4名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这些事实能充分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首都当前发生的问题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的气焰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说明我们军队由于害怕误伤群众，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受了他们的煽动、听信了传说的群众，有些是围观、看热闹的人群，所以部队始终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从我们的伤亡和装备所受的破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采取克制态度，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兵伤亡，也不会有那么多武器装备被破坏、抢走，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军队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么多的军队，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情景。尽管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已经是反革命暴乱了，我们部队被迫进行了一些自卫，也多数是对空鸣枪，万不得已时对空鸣枪，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袁木：请袁立本同志将暴乱发生之后所受到的损失，还有一些社会情况，一些暴徒还在那里策划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向大家介绍一下。

**袁立本：**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由于现在各方面情况比较困难，形势依然很严峻，所以有些情况不一定全面。这次反击反革命暴乱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首都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伙暴徒现在变换了手法，不甘心失败，依然猖狂地进行反扑。现在大体上反映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造谣，蛊惑人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由于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一些事实真相澄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报纸，这两天都送不出去。从昨天到今天，大概报纸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们有两天看不到报了，连我们这儿也看不到报。

**袁立本：**现在的谣言针对着群众的心理，有很大的蛊惑性。特别是在有些群众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较难以冷静下来考虑。在崇文门菜市场门口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扔下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汽油活活烧死。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是在杀死3个人以后，由于群众激愤把他打死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好，咱们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把事情的过程重新讲了讲。她说，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反映崇文门一个战士被烧的情况。她说她是亲眼看到的。说几千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3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发生吗？这个女同志讲，实际情况是，6月4日晨5点左右，有3辆车，好象拉东西的，只看清楚一辆拖车上是大头菜。当3辆车经过崇文门时，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

头和瓶子。这时有2辆车调头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车的那辆车比较长，没有及时调头，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扔。开始，这位女同志还以为车上没人，光有司机。实际上车上有11个人，这时他们完全可以开枪，但没有开枪，就看见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跑的时候，这几个人开枪没开枪没看见，好象有枪，但枪不多。其中有一人没跑了，被打死，又从崇文门天桥上扔下来，然后泼上汽油烧了。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打人。这个人如果有枪，他完全可以自卫，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还说他打死了3个人，这人太冤枉了。死了，还遭这么多人的唾弃，她希望向戒严部队反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所以现在这些谣言，造谣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听信谣言的，传得绘声绘色，如果深一问，你是看见的还是听见的，他又说不上来了。这些谣言很能蛊惑人心。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它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些被误伤的同志，在来以前，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就跟我说，对他们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实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机关的。现在有的是已经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

经知道了)都要责成这些单位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他们的后事。对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新闻界把国务院的这个态度传达给大家。当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响,不明真相,本来就对戒严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有情绪,到时候也参加到了里头,向解放军扔一点石头,打几下,我说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也认为,凡是参与围堵或偶尔袭扰一下解放军的都是暴徒。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对广大学生,都不能对他们这么看,同暴徒要分开。围观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和极少数暴徒、歹徒分开。我们所说的歹徒、暴徒,策划反革命暴乱的,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中讲的那些。他们是在背后的策划者组织者,是一些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组织泄露党和国家绝对机密、重要机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后阴谋策划的人。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动手,他们往往是在背后阴谋策划。动手的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是那些流氓团伙,是那些劳改释放、劳教释放,刑满释放但又没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窜到北京犯法的人。我们决没有那个意思,笼统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称为暴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现在的暴乱在性质上的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说它是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极少数暴徒、歹徒已经用极其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想,那些围观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会采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的部队。从那么高的天桥上扔下来摔死了,还要烧,肠子都要挑出来,人打死了还要吊在那里示众。汽车里打死的,人都死了还要砸上几石头,不是对解放军、共产党有

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来。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要明确这场暴乱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暴乱。你看,使出来的一些手段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对解放军已经不仅是侮辱谩骂,不是一般地骂一骂,而是非常残酷,毫无人性。再说,一两天时间里500多辆汽车被烧、被砸、被毁,一辆汽车如果一般按10万元来算,500多辆就是5000多万元,对国家的财产一点感情没有,决不是我们一般群众所能干得出来的。还抢劫了弹药、抢劫了枪支。学校里有些学生就自动地把它交出来了。有一个学校就交出来40多支枪。如果这样的学生是暴徒,他怎么能会交给你呢?肯定不是。但是,肯定有一些枪支流传到了社会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明目张胆地持着冲锋枪。打黑枪的也都有了。我并不是说被误伤的人都是打黑枪打的,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但确有打黑枪的。打了黑枪,然后又栽赃于解放军,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因此我们好心的人们、善良的人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对付极少数暴徒。我诚恳地呼吁大家,第一,要认识这的确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第二,要看到在我们首都的确的确存在着极少数惨无人道的暴徒。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不是好心的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我们有些善良的人们,有些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可能一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们都不能责怪他们。可能有时宣传解释得不够,舆论也跟不上,他也不太清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暴徒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来,制止暴乱,对他们不手软,坚决地打击。人民群众呢,我们无论如何自己要和自已站在一起,和解放军站在一起,保证他们能正常地执行戒严任务,不要去干扰



他们，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去挑起事端。这样，我想局面的稳定就一定会容易得多。我们同反革命暴徒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根本就不讲阶级斗争，甚至于连政治斗争都不讲，什么斗争都没有啦，人与人之间统统是兄弟姊妹，让世界充满了爱。我不是说不要爱，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同志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还存在着这么一些坏人，这是个客观事实，他存在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当然也要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失误，党和政府都有许多工作没做好，但是失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民非把党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毁掉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不可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是这样。而现在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煽动这个，再加上立本同志刚才讲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来蛊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对工作中某些不满，比如说对官倒，比如说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把你煽动到，引导到非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否定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这就不行。我还要说，还要非常明确地说，尽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不满的情绪，受到了人家的挑动，这些同志也还是好的，无非是不太知道真相，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做一些工作。

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目前的国际舆论。现在舆论是不同的。应该说，对在中国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及制止这场暴乱的斗争，现在国际舆论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已经有人公开在那儿谴责我们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要限制我们这个，限制我们那个，来对我们

进行所谓的制裁了。对这一点，我来以前已经请示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让我在这里通过舆论界对这种情况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怕。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手段，谴责也罢，制裁也罢，要想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答应。我们决不是软骨头，即使由于他们那样做使得我们遭受一些暂时困难，我们也要顶过去。我们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顶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国就被颠覆了，你要他点贷款，要他给点什么技术有什么用？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我们希望国际舆论、外国政治家们、政府不要太近视了，应有一点长远观念。尽管我们现在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可以说处在相当危急的关头，但中国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想，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那种专门刺激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招待会上，袁木等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新华社北京6月7日讯）

摘自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页三五至四八。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

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 陳希同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和各位委員！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着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社會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中，趙紫陽同志犯了一種錯誤，在極其嚴峻的形勢面前，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極其嚴峻的形勢面前，黨中央作出了正確的決策，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得到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贏得這場鬥爭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為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堅決反對動亂和暴亂，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責任感。現在，我受國務院委託，就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情況，主要是發生在北京的一些情況，以及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工作，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匯報。

# 陳希同談「談同」

## 委常大人在——

### 一、動亂的 醞釀和預謀由 來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這是他們長期的根本戰略。這些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和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更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在我國，黨內黨外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

如，去年十二月七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學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蘇紹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察書室」搞了一個所謂「新儒家沙龍活動」，參加的除中國人之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意大利的駐京記者，共一百多人。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現在需要行動」，「這開三次就要上街了」。二月初，方勵之、陳軍（反動組織「中國民聯」成員）等人又在友誼賓館舉行了所謂的「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主要就所謂「民主」和「人權」兩大問題發表了演講，陳軍把「五四運動」同「西單民主牆」作了類比。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民主而鬥爭。」二月十六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卅三人致全國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實行大赦，釋放嚴厲懲罰刑罰的魏京生等所謂「政治犯」。二月廿三日，台灣聯合報發表《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的文章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州春雷動，民主浪潮湧。」二月廿六日，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李洪林（福建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戈揚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此後，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小字報和集會。比如，三月一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告全民書的大字報，胡說什麼「共產黨的政治就是空談、強權、獨裁、武斷」，公然要求「取

### 二、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醞釀已久的學潮和動亂提前爆發。廣大羣衆和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達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為學生的悼念活動提供了條件。但是，極少數人却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藉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學潮從一開始就被極少數人所操縱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動亂的性質。這場動亂，首先表現在大量的大小字報、標語、口號、傳單和輓聯等，對黨和政府進行了肆意的攻擊和詆毀，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現政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報，有的謾罵共產黨是「一代奸黨」，「是個即將潰滅之組織」，有的攻擊老一輩革命家是「朽木難救」，「獨裁集權」，有的指名道姓地逐個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胡說什麼「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沒死」，有的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取消各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和政工幹部」，有的發表《私有制宣言》，號召「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新的明天」，有的還提出要「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等等。許多大小字報用不堪入耳的語言，誣毀鄧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鄧小平」。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動亂策劃者們這個期間提出的綱領性口號，無論是通過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王丹在天安門廣場首先提出的「九條要求」，還是後來提出的「七條」、「十條」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反自由化中所謂「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這兩條的實質，就是要在中國取得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實現資本主義化的絕對

# 平亂始末

## 會上的報告(全文)

為在中國製造動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正因為這樣，在動亂的醞釀、預謀和發難的整個過程中，包括製造輿論、歪曲真相、造謠惑眾等諸多手段的使用，都顯示出了國內外、海內外相互策應、相互配合的鮮明特點。

這裏着重講一講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情况。去年九月，黨中央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廣大羣衆和青年學生對這個決策和採取的各項措施是支持和擁護的。整個社會秩序和政治形勢是基本穩定的。今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的贊成票（只兩票反對、四票棄權），通過了李鵬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人民羣衆和青年學生對於黨和政府在工作中的公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同時在推進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義等方面，還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議，這些都是正常現象，也是黨和政府正在採取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是，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的確有極少數人緊密勾結，明裏暗裏進行了大量極不正常的活動。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着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卸保趙」的政治信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罵「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或為「獨裁者」。香港《解放》雜誌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同香港傳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卸保趙風」，還說什麼「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同這種「倒卸保趙」風相配合，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趙彤聯繫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導致「停滯」，提出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這篇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去年末今年初，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比

消黨派，解除四項原則」。三月二日北京大學貼出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叫喊打倒「專制」和「獨裁」。三月三日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署名「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動「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三月廿九日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廣為張貼方勵之給香港《明報》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喪失了吸引力」，要組成政治上的「壓力集團」，去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他所說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的代名詞。四月六日北京大學貼出一份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以完全否定的態度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問題。四月十三日北京郵電學院等校收到署名「廣西大學學生會」寫的《告全國大學生書》，號召「高舉胡耀邦的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治」的大旗」，來紀念「五四」青年節。與此同時，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謂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十七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曾經把非法組織「人權同盟」的頭頭任曉明請去，圍繞所謂「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散布了許多謬論。他們曾在塞萬提斯新象前舉辦討論會，公開宣稱「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台，推翻現政權」。他們還把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請去，充當他們的「軍師」。李淑嫻煽動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經常在這裏集會」，「要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所有這些，都為後來發生的動亂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香港《明報》載文評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及簽名運動，已對學生產生極大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七十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裏扔了一根火柴。」總之，在極少數人的預謀、組織和策劃下，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

自由。同這種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識界的所謂「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劉銳紹（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等人。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後來，當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正確決定之後，一貫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趙紫陽同志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這場動亂，還表現為在極少數人的挑唆和策劃下，許多行為都是極其極暴的，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法律和方法規的，是嚴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們不顧憲法對「四大」的廢除，不聽勸阻，在校園內鋪天蓋地地張貼大字報，他們不顧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不經申請批准，連日不斷地舉行大遊行，他們在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深夜接連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並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發生過的事情，他們違反天安門廣場的管理規定，多次強行佔據廣場，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幾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無法正常進行，他們無視北京市的有關法規，不經登記就成立了「團結學生會」（後改名為「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並且向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學生會和研究會「奪權」，他們不顧法紀和校紀，搶佔辦公室，搶佔廣播站，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在校園裏造成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

大量製造謠言，煽惑人心，煽動羣衆，是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採用的另一個重要手法。學潮之初，他們就造謠說，「李鵬在政治局上」上大罵胡耀邦，胡是被氣死的，誘導學生把矛頭指向李鵬同志。事實上的那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教育問題，當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鵬映同

# 三、《人民日報》 「四·二六」社論對 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

志正在就有關文件作說明時，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臟病暴發，立即就地進行搶救，緩解後被送進醫院，根本沒有什麼生氣的事。四月十九日夜間，一位師大外語系的女學生在參加晚會後回校途中，被無軌電車撞傷，經搶救無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這話說：「共產黨的軍警開車軋死了學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情緒激動。四月二十日凌晨，我公安幹警將衝擊、圍堵新華門的學生強行帶離現場，用公共汽車送到北京大學，又有人造出了所謂「四·二〇血案」的謠言，說什麼「警察在新華門打人，不光打學生，還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緒更加激憤。四月廿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結束，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離開人民大會堂之後，有的人為了製造攻擊李鵬同志的口實，又精心策劃了一場騙局。他們先是造謠說，「李鵬總理答應十二點四十五分出來接見廣場上的同學」，接着就由三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台階上跪遞「請願書」，然後又宣稱「李鵬臨時變卦，拒不接見，欺騙學生」，煽動起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強烈不滿，幾乎造成衝擊人民大會堂的嚴重事件。由於這些謠言的聾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學生同政府的對立情緒。極少數人就利用這種情緒，提出了「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北京六萬萬名學生罷課的嚴重局面，許多外地高校也相繼罷課，使學潮升級，動亂擴大。

這場動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已經不局限於高等學校，也不局限於北京地區，而是向着全社會和全國各地擴散。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上街演講，散發傳單，貼標語，搞募捐，千方百計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罷考萬歲」的大字報，有的工廠貼出了「聯合工農，打倒暴政」的傳單。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提出了「南下北上，東來西走」的口號，企圖發動全國性的大串聯。南京、武漢、西安、長沙、上海、哈爾濱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參加遊行。在長沙、西安等地，發生了嚴重打、

行相比，學生人數由三萬多人減少到不足二萬人，圍觀的羣衆也大大減少。「五四」遊行之後，經過各高校黨政領導做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復了課。全國各地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局勢也迅速趨向平穩。顯然，再做一些工作，這場由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引起的動亂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實說明，《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是正確的，它的確起到了穩定首都、安定全國的作用。

# 四、趙紫陽同志 「五四」講話是動亂 升級的轉折點

在動亂接近平息的時候，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採取了出爾反爾、反覆無常的態度。本來，在他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四月卅日回國之後，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和四月廿六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却在五月四日下午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志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却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當天下午就立即廣播，並且要連播三天，又要求《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

也辦不了。同上情況相反，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卻從趙紫陽同志的談話中受到了鼓舞。嚴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等人說：「現在出現了轉機，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張顯揚說：「不是說要利用學生嗎？趙紫陽現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趙紫陽同志的鼓勵和少數人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和師範大學「自治會」的頭頭當晚就重新宣布罷課，許多學校也相繼宣布繼續罷課，並且組織了「糾察隊」，禁止願意復課的學生去教室上課。接着，遊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五月九日，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遞交請願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師範大學、政法大學等十多所高校的上萬名學生又上了街，示威遊行，聲援記者，散發傳單，鼓動罷課絕食。從此，事態驟然逆轉，動亂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響下，外地已經平穩下來的局勢又重新緊張起來。趙紫陽同志講話之後不久，五月九日、十日，山西太原就發生了大批遊行示威的學生衝擊省委、省政府，衝擊當時正在舉行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會議，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和民間藝術節的事，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 五、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

善良的人們提出，學生鬧得這麼兇，是不政府對他們理解不夠、體諒不夠、讓步不夠？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從動亂一開始，黨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愛國愛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懲治官倒、消除腐敗的要求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並且希望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決問題。但是，這種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政府提出，希望通過多渠

砸、搶、燒的違法犯罪活動。

這場動亂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國民黨黨營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要參加學潮的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關係，力求在一個堅強的羣體進行有效的活動」，「應把徹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還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這場動亂。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選方勵之領銜，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煽動人們推翻共產黨。一個化名「紅岩」的人從美國用傳真電話發回「修改憲法的十條意見」，提出全國和各級人大代表以及各級法院的法官，都應「由無黨派候選人中選舉產生」，企圖把共產黨從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中徹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國的「中國之春」成員，匆匆忙忙地組成了「中國民主黨」，向北京一些大學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煽動學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們下台」，「促使中共結束其專制統治」。港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一些反動政治勢力，也通過各種渠道，採用各種手段，紛紛介入。一些西方通訊社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心，特別是「美國之音」，每天用三種節目，花十多個小時，向中國大陸進行喋喋不休的報道，造謠惑眾，煽風點火，為這場動亂推波助瀾。

同廣大青年學生區別了開來。社論的發表，使絕大多數幹部感到心裏有了底，行動有了方向，可以旗幟鮮明地開展工作了。

《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連召開黨內外各種會議，堅持原定心，支持學校領導、黨團員和學生骨干大膽工作，對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進行動阻和疏導，積極開展各種對話活動，努力爭取羣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學生的對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同學生的對話，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同學生的對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時，認真做好工廠、農村、商店、中小學和街道的工作，穩住大局，防止動亂向社會蔓延。各省、市、自治區也按照社論精神，抓緊做好本地區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態的影響向外地擴散。

由於四月廿六日社論旗幟鮮明，使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被迫在策略上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社論發表前，大量的標語、口號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發表後，四月廿六日，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就發出了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要求四月廿七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天安門」，規定的口號包括「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等，並且在方勵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統治」等顛覆性的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各界羣衆贊同的口號。日本時事社這時從北京發出一則題為「年輕官員組成支持民主化集團」的報道，把所謂「趙紫陽智囊團」裏的一些人物稱之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輕官員」，說他們「頻繁地接觸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參加遊行的北京市內的大學的新自治會代表，給學生們出主意」，在廿七日的大遊行中，學生們舉着「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等標語，這也是遵照了這個集團的指示」。學潮的頭頭們原來打算要「百日遊行，無限期罷課」，社論發表後，這一個勁頭沒有了。五月四日同四月廿七日的遊

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對不同的意見不僅扣住不發，甚至不許在內部參考讀物上發表。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經過《人民日報》及某些報紙的大肆渲染，在廣大幹部、羣衆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胆，打了氣。

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同中央的方針截然相反，這一點不僅在國內引起廣泛議論，連國外輿論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報道中說，趙的講話「與一周前對學生們的嚴厲責備形成了鮮明對照」，是對「上週的判斷的一大修改」。法國《世界報》五月六日也載文指出，「這位黨的首腦（指趙紫陽）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他有利了」。這篇講話拋出之後，各級領導幹部、黨團員和羣衆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無所適從，許多人都表示反對。有人說：「中央出了兩個聲音，誰對誰錯，以誰為準？」有的說：「要我們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說：「紫陽在上邊當好人，我們在下邊當惡人。」學校幹部和學生骨干普遍認為「被出賣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傷心得流下了眼淚，學校工作完全陷於被動。當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明知道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對下還要違心地說是一致的，只不過是「側重點不同」。許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請示，而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却遲遲不召開會議。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五月八日勉強開了一次會，但根本不聽北京市的匯報。會上有的同志反映，趙紫陽同志五月四日的談話與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不一致，他聲色俱厲地說：「我講錯了我負責任。」在另一次會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都說「被出賣了」，趙紫陽同志生氣地責問：「誰把你們出賣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賣。」當時，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報紙相呼應，一面罵罵而三地攻擊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連遊行的痞子也高呼口號：「北京市委，說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大家眼看著事態越來越惡化，有些措施想辦

多層次、多種形式的對話，來溝通思想，增進理解，而非法學生組織卻對對話條件提出了很高的價碼。他們要求對話的對象「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的人員」，每次對話「必須出具聯合公告，由雙方共同簽字」，對話要由「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地點輪流舉行」。這哪裏是什麼對話，完全是擺出一副要同黨和政府進行政治談判的架勢。特別是趙紫陽同志的「五四」講話以後，極少數人更是利用這一時機，把黨和政府的克制視為軟弱可欺，要價更高，條件更苛刻，使動亂不斷加溫，步步升級。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仍然採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態度，希望繼續保持對話的渠道，以利於教育羣衆和爭取多數。五月十三日凌晨二時，「高自聯」的頭頭提出了對話的要求，凌晨四時，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答覆同意，但天明之後，他們又自食其言，取消了這次對話。

五月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信訪局再次通知他們，決定於十五日同學生進行對話。他們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參加人數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個二十人的名單，政府同意後，又要求增至二百人，還沒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責「政府對話毫無誠意」，在接到對話通知僅四小時之後，就急急忙忙地拋出早已準備好的《絕食宣言》，發動了一場歷時七天、前後有三千多人參加的大絕食，從此長期佔據了天安門廣場。「高自聯」的頭頭王丹說，選在十三日開始絕食「正好可以借艾爾巴喬夫訪華壓制他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把絕食學生當「人質」，以他們的性命為賭注，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要挾政府，使動亂更加嚴重。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繼續保持了極其克制的態度，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學校工作方面，各級領導幹部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對他們進行思想疏導。其次是協助紅十字會，先後調配了一百多輛救護車，抽調了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在絕食現場，並動員五十二家醫院騰出近兩千張病床，保證因絕食休克或致病的學



# 陳希同談「平亂」始末

## ——在人大常委會上的報告（全文）

生及時得到救護和治療。三是提供各種物資，盡可能減少絕食學生的痛苦和保障他們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調幹部、工人和車輛，通過紅十字會，晝夜為絕食學生運送飲水，提供食鹽和食糖，環衛局調出了洒水车，配備了臉盆、毛巾，供絕食學生洗滌；醫藥公司調來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瀉藥劑，交由紅十字會分發，食品部門運來大量飲料、麵包等，以備緊急搶救學生時使用；商業部門調運了六千頂草帽，北京軍區應北京市要求送來一千條棉被，供絕食學生白天避暑，晚上禦寒，為保持絕食現場的衛生，搭起了臨時沖洗廁所，環衛工人還趁深夜進行了絕食現場的大清掃，十八日大雨前，又從公共交通總公司抽調七十八輛大客車，從物資局調來四百多塊厚木板，供絕食學生避雨、隔潮。在長達七天的絕食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得到任何積極的反應。事實一再教育人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是執意同我們作對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讓一萬步，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事態急劇惡化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不僅沒有做他應當做的工作，反而煽動新聞界，進行錯誤的輿論導向，把已經惡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難以收拾。五月六日，趙紫陽同志對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工作的胡啓立、芮杏文同志說，對學潮的報道「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在這裏，他竟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稱之為「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他的這番指示，當天就向首都主要新聞單位作了傳達，隨後又作了多次部署。這樣，《人民日報》等許多中央報刊便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採取了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進行了連篇累牘甚至言過其實的報道，連香港報紙也對這種奇特的現象表示驚訝。

在輿論的錯誤引導下，從五月十五日開始，上街遊行聲援學生的羣衆一天比一天多，

在事態一天比一天嚴重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利用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鬥爭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更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在會見時，一開頭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第二天，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就發表了極其猖狂惡毒的《五·一七宣言》。他們咒罵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他們毫無掩飾地說：「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對於這種極其反動的叫囂，港台的一些報刊也遙相呼應。香港的《快報》於五月十八日發表了倒鄧倒李不倒趙的文章，說什麼「趙紫陽的講話充滿暗示，現時國內的烏煙瘴氣，全因鄧小平掌舵而起」，「現今羣情洶湧要倒鄧倒李，而趙紫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還說：「倘若倒鄧成功，而中國的改革確能走上開明法治之途和實現民主，對香港來說，是一則喜訊」。在這一派呼嘯聲中，咒罵鄧小平同志、攻擊李鵬同志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有的要求「鄧小平滾下台」，有的提出「李鵬下台，謝國安民」，有的呼喚「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裏」。在這同時，「擁護趙紫陽」、「趙紫陽萬歲」、「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等標語口號充斥於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動亂策劃

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泄露了戒嚴的機密。一名在趙紫陽同志身邊工作的人對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說，現在軍隊要「鎮壓」你們，別人都同意，就是趙紫陽反對，你們要做好準備。十七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泄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五月十九日，就是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長高山，趕到體改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後由陳一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家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並廣為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並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盡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採取極端舉動（軍管）」。接著，自稱來自「體改委」的一些人竄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說什麼「懷著極為悲憤極為憤慨的心情，公布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已經被罷免」，呼籲全國罷工、罷課、罷市，煽動羣衆「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決死的鬥爭」。這個演講，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報》外「廣為散發。當晚，在北京站廣場等公共場所還發現題為《關於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指示「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為和平靜坐，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一）紫陽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三）立即召開全國郊縣也出動了民兵，依靠軍、警、民的協同努力，使首都交通運輸和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轉，人心逐漸趨於安定。但是，極少數人製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事態正在一天一天地向著反革命暴亂的方向發展。

戒嚴之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繼續佔據天安門廣場不走。他們要把廣場作為所謂「學運乃至全民族的一箇中樞」，一旦政府做出什麼決定，就準備在廣場上「作出強烈的反應」，「組成一個反政府的統一戰綫」。他們早就策劃在廣場挑起流血事件，認為「只要不撤離廣場，政府就會進行鎮壓」，「鮮血可以促使人民覺醒，使政府分化瓦解」。為了支撐廣場的局面，他們依靠海內外反動勢力提供的資金，不斷改善設施，裝備先進的通訊工具，每日耗資約十萬餘元，而且開始非法採購武器。他們依靠香港聲援團提供的帳篷，在廣場建立了所謂「自由村」，開辦了所謂「民主大學」，聲稱要使它成為「新時代的黃埔軍校」。他們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樹立了一個什麼女神像，原來叫「自由女神」，後來又改名為「民主之神」，把美國的民主、自由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劉曉波等幕後策劃者擔心靜坐請願的學生難以堅持，就親自走到前台，搞了一個四人參加的四十八小時至七十二小時的絕食鬧劇，為青年學生加油打氣，他們說：「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堅持鬥爭，輻射全國，直到政府垮台。」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利用政府和部隊在戒嚴之後仍然採取的克制態度，繼續組織各種非法活動。他們繼「高自聯」、「工自聯」、「一飽食團」、「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之後，又相繼建立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

為了給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所謂「精英」，紛紛亦步亦趨，走上前台。五月十三日晚，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五月十四日，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報》記者）

# 六、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正確措施

為了保證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授予的權力，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措施，也是果斷的、正確的決策。

五月十九日，中共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了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同志頑固堅持同中央正確決策相對立的錯誤立場，既不同意和李鵬同志一道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也不同意主持大會，甚至還出席一下大會都不同意，把他同黨鬧分裂的態度公開暴露於全黨全國和世界面前。

在這之前，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者們企圖借混亂之機，亂中奪權。他們散發傳單，宣稱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取代市人民代表大會，並鼓吹成立「北京區政府」，取代代表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們攻擊依法選舉產生的國務院是「偽政府」，造謠說已有外交部等十幾個部「宣布獨立」，脫離國務院，世界上已有三十多個國家同我國斷交。他們還造謠說，「鄧小平已下台」，於是就有人抬着棺材遊行，燒毀鄧小平同志的模擬像，在天安門廣場燃放鞭炮慶祝他們的「勝利」。

首都的局勢越來越嚴重，無政府主義惡性泛濫，許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亂和白色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黨和政府如果還不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那麼，就會再度嚴重貽誤時機，進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是廣大人民羣衆絕對不會允許的。

為了保證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授予的權力，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是不不得已而採取的措施，也是果斷的、正確的決策。

五月十九日，中共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了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同志頑固堅持同中央正確決策相對立的錯誤立場，既不同意和李鵬同志一道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也不同意主持大會，甚至連出席一下大會都不同意，把他同黨內分裂的狀態公開暴露於全黨全國和世界面前。

在這之前，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

、「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他們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明目張胆地打電報給一些部隊，挑撥離間，進行策反。他們組織專門的輿論班子，籌辦地下報紙，從事顛覆政府的地下活動。他們結成死黨，集體進行地下宣誓，聲稱「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皇帝稱臣」。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召集「高自聯」的部分頭頭開會，提出了退出天安門廣場的六個條件，即「軍隊回去，戒嚴取消，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退休，趙紫陽復出」，並且準備組織所謂「凱旋在子夜的大進軍」。特別嚴重的是，他們認為趙紫陽同志請索假辭閣總書記的崗位之後，從黨內解決問題的希望已經渺茫，轉而寄希望於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嚴家其、包遵信等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說什麼「目前憲法受到少數人的粗暴踐踏，我們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員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發出《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的徵詢意見函，徵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簽名，並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發了加急電報。他們採取陰謀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發函、發電時，只講建議開會，而不講他們真正的主張，企圖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盜用他們的名義，強加於人，以售其奸。在辦了這些事情之後，嚴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報》上，發表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答李鵬書》，呼籲「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動亂的紮織者和策劃者還肆無忌憚地挑動和組織暴力行動。他們糾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氓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網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湊所謂「敢死隊」、「飛虎隊」、「義勇軍」等恐怖組織，揚言要軟禁、綁架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號



召組織「可能被稱為人民軍的武裝力量」，「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他們揚言，「秋後算賬，非算不可」，要算黨帳，算政府的帳，並且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香港《明報》還刊登了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之一的劉曉波六月二日同一個所謂「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公然叫嚷「期望望望陽復出，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

動亂策動者的種種活動，都有雄厚的財力作後盾。除四通公司等單位給予幾十萬元的物資支援外，還得到海外敵對勢力和一些組織與個人的財力物力支援。美國、英國和香港的一些人，給了一百萬美元和數千萬港幣。這筆錢中的一部分，被用於破壞戒嚴活動，每一個參加設路障、堵軍車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三十元的報酬。同時，他們還許下高價，收買暴徒，去燒軍車和打解散軍，許諾燒一輛軍車給三千元，抓住或打死一個軍人也給幾千元。台灣一位軍政要員發起了「送愛心到天安門」的運動，帶頭捐款十萬元台幣。國民黨一個中委發起募捐一億元台幣，設立所謂「支援大陸民運運動基金」。台灣藝文界文化界一些人發起「血脈相連聲援大陸民運運動」。北京「高自聯」致函「台灣藝文界朋友」，說什麼「在此關鍵時刻，得悉台灣藝文界挺身而出」，「給予我們急需的物資和精神支持，我們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製造的動亂，絕不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要政府做點讓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發布一個戒嚴令就可以解決問題。他們是橫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聯合起來，同我們死戰到底的。一切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只會使他們更加放肆地向我們發動進攻，時間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越大。

## 七、極少數人是怎樣挑起反革命暴亂的

建國門到東單，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被零星阻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遍體鱗傷。

上午，虎坊橋一帶的進城部隊被衝，戰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傷的戰士在送往醫院途中遭攔截，急救車車胎被放氣，傷員被綁架。虎坊橋至陶然亭二十一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衛護衛的民警被打傷。

中午，被攔阻在府右街南口、正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毆，有的鎗鎗、軍帽、雨衣、水壺、挎包被搶。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輛載有槍支彈藥的軍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車上的槍支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為了保護首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驅散了人羣，搶回了彈藥車。

在攔截、砸搶軍車的同時，一伙暴徒圍堵、和衝擊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他們衝入人民大會堂、衝中宣部、衝廣播電視部、衝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數十人負傷。

隨著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更加猖狂。下午五時許，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死裏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伙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他們的廣播站不斷播放如何製造和使用燃燒瓶、如何堵槍眼、如何放火、如何進行教唆和挑動、他們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發動更大規模的打、砸、搶、燒，造成一個羣衆暴動的態勢，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正是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

## 八、反革命暴徒

莊、東華門、東直門，以及朝陽區的大北窩、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官鄉等地，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暴徒用汽油、燃燒瓶和土製噴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戰士在車內被活活燒死，有的跳下車後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幾輛、十幾輛，甚至三十輛軍車同時被燒，一片火海。在雙井路口，有七十餘輛裝甲車被圍，其中二十餘輛車上的機槍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三十多輛軍車被暴徒付之一炬，現場濃煙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鐵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見車就燒。多輛部隊運糧車、被服車被暴徒搶劫，不知去向。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進邊開槍。非法組織「工自聯」還在廣播上宣稱，他們繳獲了一部軍用電台和密碼本。

在砸毀、焚燒軍車的同時，一些暴徒對民用設施和公共建築物發動了攻擊。西城區的燕山等商店的櫥窗被砸。天安門前和毛主席紀念堂西側的松樹牆被砸。一些公共電氣車、消防車、救護車、出租汽車被砸毀和汽油。特別惡毒的是，一伙人駕駛一輛裝有汽油的公共汽車駛向天安門城樓，企圖放火燒毀城樓，在金水橋南被戒嚴部隊及時截獲。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們不僅瘋狂攻擊軍車，大搞打砸搶燒，而且，對解放軍戰士發動了滅絕人性的殘殺，手段極其兇暴野蠻。

六月四日凌晨，東單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磚頭、自行車砸碎戰士，許多戰士血流滿面。復興門一輛軍車被截，車上的某部管理科長、管理員、炊事員等十二人被拉下車來，強行搜身，然後毆打，多人受重傷。六部口四名戰士被圍攻毆打，有的當場死亡。廣渠門附近三名戰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羣衆救出，兩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區西興盛胡同，有二十餘名武警戰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傷，有的下落不明。護國寺一輛軍車被截，戰士被拉下來痛打後當作人質，一批衝鋒槍被搶走。一輛裝滿磚頭的汽車，由東交民巷開往天安門廣場，車上的人高喊「是中國人的上來，砸解放軍去」。

拂曉之後，殘害解放軍戰士的暴行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武警一隊的一輛救護車，拉了八名受傷的戰士送往附近醫院時，被一

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人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斃命。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卅六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羣衆，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人員等。對於被誤傷的羣衆和執行任務中受傷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

由於「美國之音」這謠和一些人有意傳誦，社會上一度盛傳，戒嚴部隊進城之後，「血洗天安門廣場」，「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實情況是，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之後，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執行任務，應該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這個緊急通告用高音喇叭，進行了反覆播放，時間長達三個多鐘頭。這時，停留在廣場上靜坐的青年學生集中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三時左右，他們經過內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嚴部隊表示，願意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當即表示同意。凌晨四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撤離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戒嚴部隊撤離廣場的呼籲」。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廣場上的數千名青年學生聽到通告後，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橫幅等，兩邊布置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於五時左右離開廣場。為了保證學生們的一條安全撤離的通道，保證學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一些堅持不定的學生，戒嚴部隊按照「通告」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到五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廣場靜坐的學生，包括最後被強制離開的，沒有一個人。有人這謠說，廣場「血流成河」，自己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完全是胡說八道。

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嚴部隊全部到位為標誌，首都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不怕犧牲，英勇戰鬥，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人民羣衆救

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擔負着「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神聖職責，而且擔負着「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義務，這是《憲法》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了的。部隊進城維護社會治安，正是執行《憲法》賦予的任務。

五月二十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之後，儘管遇到重重阻撓，部隊仍然按照既定計劃，採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到一部分警戒部位。極少數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深知，如果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全部按計劃到位，那麼，他們正在從事的種種非法活動和反革命活動就無法再進行下去，他們的全部陰謀就將很快以失敗而告終。於是，他們窺測時機，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亂加劇，最終發展成爲一場反革命暴亂。六月一日，我公安機關收審了非法組織「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借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衝擊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六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三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運河軍車犯途中，由於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撞死了人，路邊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正在處理，而極少數人却有意把它同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城的行動聯繫起來，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明真相的人，要搶奪屍體，舉行抬棺大遊行。一時間，人心浮動，氣氛緊張。經過這樣的煽動和鼓噪，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六月三日凌晨，當部分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有組織地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阻攔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曹各莊附近十二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電報大樓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並被隔離圍住。拂曉前後，永定門橋頭的軍車被推翻。木樨地軍車被扎穿。朝陽門的四百多名進城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戰士被圍困。早上七時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鑽進被圍困的軍車內，搶奪裝有子彈的機槍。從

## 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根據中央的指示，始終保持高度戒嚴的狀態，盡量避免發生衝突。六月三日暴亂發生後，在部隊進城前，為了避免傷害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於晚六時半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覆廣播。

六月三日晚十時前後，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市區。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嚴重阻撓。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而反革命暴徒懷着對解放軍的刻骨仇恨，却利用這種克制，發動了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二十二點至二十三點，從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到西單一線，有十二輛軍車被燒。有些人用卡車運來磚頭，向戰士猛砸。一些暴徒把無軌電車推到路口，放火焚燒，阻斷了道路。有的消防車趕去滅火，也被砸爛、燒毀。

二十三點前後，虎坊橋三輛軍車被砸，一輛吉普車被推翻。安定門立交橋軍車被圍堵。崇文門大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三十多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三百多輛軍車被圍堵。為保護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強行綁架，不知去向。被打傷的，有尉官、校官和將軍。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為避免衝突，空軍繞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後，一幫人爬到車上，下邊有個幹部模樣的人勸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伏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名，還叫嚷要把其餘的七名一齊打死。在前門大街的一家自行車店門前，有三名解放軍戰士被打成重傷，暴徒們圍住狂叫：「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起火，一百多名暴徒一擁而上，猛砸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西單十字路口以東三十米處，一名戰士被打死，又在屍體上澆汽油焚燒。在阜成門，一名戰士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杆上。在崇文門，一名戰士被一伙暴徒從欄杆上扔下，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暴徒們狂叫，這是「點天燈」。在西長安街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打死後，剖腹挖眼，把屍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上。

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等車輛達一千二百八十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汽車一百二十多輛，其它機動車七十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他們為保衛祖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如此慘重的代價，最有力地說明了戒嚴部隊所採取的極大的容忍和克制態度。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這支軍隊對敵人狠，對人民和歷來如此。他們在戰爭年代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能夠有效地保衛我們國家的神聖領土、領海和領空，為什麼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却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呢？為什麼他們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一是因為好人和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以出手」。這也正說明了人民解放軍是熱愛人民的，是不願意誤傷羣衆的。他們忍辱負重，從容赴死，正是人民軍隊本質的充分體現。否則，怎麼可能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和損失呢？這不正說明我們的軍隊為了保護人民而不惜犧牲自己嗎？而最終為了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

護傷員、解救被圍困的戰士、積極配合和支援戒嚴部隊，湧現出許多動人心弦的好人事。由於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北京市的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其他方面的損失更難以用金錢來計算。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正在為挽回遭受的損失，進行艱苦的勞動。現在，首都各項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全國局勢也較快地趨於平穩，這反映了中央的正確決策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但是，動亂和暴亂尚未徹底平息，極少數反革命暴亂分子不甘心滅亡，仍在進行種種破壞活動，甚至夢想捲土重來。

為了取得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我們要放手發動羣衆，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亂分子的工作進行到底。要徹底揭露動亂和暴亂的陰謀，依法懲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即那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以及製造打、砸、搶、燒、殺等種種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嚴格區分正確處理罪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通過堅決果斷、嚴密細緻的工作，集中打擊極少數惡劣分子和拒不悔改的頑固分子，盡力擴大教育面和團結面。在此基礎上，依靠廣大羣衆，努力增進，厲行節約，艱苦奮鬥，盡快把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損失全部奪回來。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和委員！我們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義鬥爭，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是，在國際上也有一些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西方某些國家，歪曲事實真相，進行誣陷中傷，甚至對我實行種種的所謂譴責和制裁，掀起反華浪潮，粗暴干涉我國內政。對此，我們深表遺憾。對於一切外來壓力，我國政府和人民過去沒有屈服過，現在不會屈服，永遠也不會屈服。謠言必將破產，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我國將毫不動搖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我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世界發展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

# 學運領袖風雲榜

■ 黎加路

## 領導着轟轟烈烈 學運的帶頭人

中國大陸這兩個月風雲變色，自中共前黨總書記胡耀邦於四月十五日辭世，首都學生爆發四月、五月愛國民主運動，讓烈火狂燄燒炙蔓延至全國，特別是喚起首都各界，演變成民衆參與的民主運動，並震動了中共高層，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正面臨嚴峻考驗。



■ 學運領袖之一王丹講話。

另一方面，學生運動發展至今，縱然主觀上不願意牽涉入高層權力鬥爭，但學生由「打倒官僚」轉喊「李鵬下台」，到日前全球大遊行，簡制統一不准喊「打倒李鵬」口號，都反映了學運無可避免捲進成為中共黨內派系鬥爭的棋子或口實。

學生運動的內部已存在着極嚴重的民主素質問題，首先是學生組織或學運組織繁多，學生負責人更迭頻繁，學生爭取民主，但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民主方式產生組織及代表，發展成為誰夠激烈，誰可鼓動羣衆情緒，誰便佔據控制學運命脈——廣場廣播站及指揮部，穩重冷靜的一批被淘汰，然後更激烈的又接替激烈的一批。

第一階段的學運自胡耀邦四月十五日辭世始，學生多採和平遊行靜坐手法，除在四二零受羣衆鼓勵下，衝擊新華門；及四二二學生長跑人民大會堂門前，要求見李鵬外，基調都是克制的。

第二階段自五月十三日下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始，直至五月十九日宣佈不再絕食，及二十日宣佈戒嚴令後，市民、學生冒死堵截軍車，都是採取較為激烈的手段，去抵抗北京當局把學運推向另一高潮。

然而，第三個學運階段將何去何從，天安門廣場現呈膠着狀態，退與不退竟引起莫大爭論，決定了，幾小

時後又會推翻。

外傳部份學生建議用較激烈方法，如自焚把學運推向另一高峰，但大部份現職學生代表或學運創始人都反對，認為應走向「民主深化」，提高民主素質的墊伏階段。

記者嘗試作系列報道，從學運期間接觸到的學生發起人，學生代表，從各方面把他們勾劃出來，讓讀者對是次學運從另一層面去認識估量。

## 鄰家的弟弟

### ——王丹

（學運前）認識王丹是在學運前，本年三月下旬，北京召開第七屆第二次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

某天晚上十一時許，傳來北京大學三角地帶（學生聚集區，及學生通訊報告板豎立區），張貼了方勵之教授的大字報，使趕緊前去。

到達後，發覺三角地帶確實張貼一張影印的剪報，是方教授以往的講話，但已被人撕下，數名香港記者在議論，部份夜讀完畢回宿舍的學生，都停自行車，加入議論，校園很黑，照明很差，記者都在問校園的民主風氣，有一名同學塞給我一張字條，叫我找那位同學，有更多資料。

字條上寫「王丹，卅二樓，二一〇室」。翌日，我就去了。

他住在一間四人床位的小房，房間堆滿同學的東西，他招呼我坐下。告訴我，他正搞一個名為「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的組織，在學生組織「學海社」之下。

「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實際上已搞了多次活動，自年初開始，逢周三在勺園（研究生宿舍）附近，希臘神像對開，辦「民主草坪沙龍」。每次就一個題目，同學交流辯論，希望增進民主意識。

但是學校方面遲遲不正式批准該部成立，並表示若其他同學不讓王丹作負責人，便可正式成立。

王丹說，該部已得到很多著名知識分子支持，如冰

心、蕭乾等常顧問，他當不當負責人不要緊，問題是原則不可妥協。

他說校方「釘」得很緊，同學都提醒他有「使衣」跟他，不過師長都支持他，他什麼事情都公開的去做，所以不怕。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人大政協會議期間，有空檔時，我便溜到北大校園，聽他們的「民主沙龍」。

有一次，是北大導師、博士研究生蕭國亮講京城的熱門政治話題「新權威主義」，同學都對「新權威」抱觀望懷疑態度。數十名學生圍坐在草坪上，蕭國亮發言，數名穿乾濕襪狀似使衣的人在外圍站着觀望，同學起先較沉靜，後來則放開胸懷的侃侃而談。

那段時間，他間或來到港澳台記者的聚居旅館，探望一兩個與他認識的朋友，知會北大動向。

有一次，他說民主沙龍邀約的嘉賓主持，中國國際關係學院的研究員，因北京市委致電阻止他出席，那人怕事推辭了。

他說仍要爭取下去，他們辦了一個雜誌，名為《五四》，以油印方式刊登同學或著名學者、作家文章。

四月初，王丹與數十名同學首先在北大校園張貼出長達數頁紙的巨幅大字報，要求北大校長、校黨委以至負責人，與學生對話，開放校園民主氣氛，讓他們搞民主沙龍，並要求北大帶頭改革，校政民主化。

之前，民主沙龍受到很多干預，如嘉賓講者被勸論不要出席。

四月初，王丹曾邀請方勵之夫人，北大物理系講師李淑嫻講民主法制，評人大會議，但當天，草坪突然架起強力自動旋轉的噴水器，迫得學生都要在草坪邊圍成一個小圈，站立聚會，會上李淑嫻、王丹、部份同學都很氣憤，覺得校方太無理。

## 被推上第一線

到中共黨前總書記胡耀邦辭世，北京學生爆發學潮，王丹便被同學推為北大籌委會代表。

由四月十五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遊行、靜坐至五月十三日，都仍未長期進駐廣場。

事實上，四二七空前龐大的遊行，標誌着學生突破

政府可能鎮壓的心理關口，也顯示了羣衆的人心向背。五月四日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遊行後，學運原已進入低潮，接着下來的數天，同學也有陸續復課的跡象。

掀起第二波激烈的學運高潮，原來是王丹、吾爾開希、楊朝暉、程真、馬少方數名學生在小飯館裡吃飯時商定的，他們認為需採取較激烈方法，才能把學運帶上另一高潮，所以決定五月十三日下午開始絕食，要求平反第一階段學運，不是動亂，是愛國行動；及要求電視直播政府學生對話。

王丹五月二十七日對筆者說：他絕沒有想過絕食行動，會發展成現在的失控膠着狀態，而最大問題是部份同學已經忘記靜坐、絕食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 在烈燄中茁長

王丹是絕食團指揮部中，唯一一個絕食七天，沒有暈倒也沒有進院的。



■學運領袖左起：柴玲（女）、吾爾開希、王丹。

他說：絕食期間，他渾身發軟，不感到飢餓。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長闡明復來到廣場，聲淚俱下的勸學生以身體為重，不要摧殘自己，王丹也在旁勸說，他很激動，但沒有掉淚。

五月十九日晚，他真正感到恐怖緊張的壓力，從黃昏到二十日凌晨李鵬、楊尚昆發表軍管講話，廣場非常混亂，小道消息很多，他一直在開會，沒會開的時候，便回到北大同學的圈圍，他說他叫他們來，是負責他們的安全。

他沒有哭過，也不會激動得暈倒，但在五月二十一日凌晨，當吾爾開希，受不住壓力宣佈撤離廣場，他從夢中驚醒，聞訊趕到廣播站，他發出澄清聲明時，聲音是顫抖的，他沒有點名否定吾爾開希的宣佈，只緊急鄭重聲明：「我是王丹，我是王丹，高校聯總指揮部的決定是不撤離廣場，任何個人聲明都不作準。」

王丹說他背後沒有智慧，很多知識分子（如溫元凱）找他說話，他都聽，他不表示態度。

他說廣場的同學實在應該撤離，但客觀環境是外地來聲援的同學不肯走，他們怕若學運未平反，回原地可能遭秋後算帳；部份老遠來到，發覺壯志未酬，很是失落。

他說很為難，北高聯、北京學生不能撤下他們不管，他們一日不走，北京學生便要奉陪到底。

王丹的父親是北大地質系教師，母親是歷史博物館工作人員，他絕食期間，雙親都坐在歷史博物館台階，老遠的看著他。這可能就是他的頑強的支柱。

站在鋒芒畢露的吾爾開希旁邊，王丹仍是一貫的不起眼，他總是等到需要他說話的時候，他才以緊迫的北京腔說兩句。

五月四日遊行後他原已退出北大籌委會，北高聯常聯，絕食行動起來，他又參與；他說現在希望早些同校搞內部工作，若要長期堅持下去必須要搞全國高校聯。他說他想卸下職務，回學校，他已個多月沒回學校了。

學運開始後，找他異常困難，他不是竟日開會，就是被一大堆同學保鏢圍住，現在更多了一批中學大學的女同學，整天在廣播站外站立，要求王丹簽名留念。②

# 摘星·吾爾開希

▲問

●答

吾爾開希說王丹是他的朋友，不僅僅是戰友，恐怕是日後二人成為政敵。

事實上，二人是很好的配搭，互補不足。

吾爾開希反應快，說話尖銳有力，充滿領袖風采，缺點是較個人中心，自信得有點「專橫」；他精乖靈巧，但沒有王丹的沉着剛毅。

王丹站在開希側，永遠都是讓他先發言，他為他（吾爾開希）補充，提醒他。二人從沒爭鋒頭。

五月八日，首都記者到全國記者協會請願，吾爾開希帶領北師大同學騎自行車聲援，到了天安門廣場附近，東郊民巷記協，便努力尋找王丹，他找不着他的戰友，很失落，大喊他的名字。



■學生領袖之一吾爾開希。（黎加路攝）

五月四日遊行之後，王丹宣告全部退出學運組織，他不當北高聯常委，也不當北大籌委會成員，據說他情緒低落，太累，寧願與校內同學多搞深化民主的工作。

絕食開始，二人又並肩作戰。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時，吾爾開希在巨大壓力下作出撤離決定，據說是以鄧擴方為首的殘疾人基金會，派代表力陳軍隊將開入向學生格殺勿論，學生對吾爾開希不像周勇軍，他沒有受到嚴重譴責，雖然他失去部份同學的支持。

在北京城，部份同學對吾爾開希有微詞，他們不喜歡他搞「個人主義」，喜歡玩樂，獨斷獨行，他身邊總有一個女友跟著。

然而，影響吾爾開希較深的是他的老師劉曉波，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他不諱言劉是他的軍師。

吾爾開希，不滿二十歲的新疆維吾爾族孩子，父親在新疆搞出版編輯工作，職級等同副廳長級，他說他夠不上是高幹子弟，他花的錢都是靠自己在業餘時，為新疆提供商業資訊，得到的報酬。

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之後，學潮曾經沉澱下來，學生代表欲維持這股聲勢，在五月四日再掀起另一遊行高潮，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

首先是吾爾開希匿藏起來，王丹以至其他同學，散佈二人生命有危險，已被點名，隨時被公安逮捕。

後來二人都承認這是策略，因為怕同學情緒渙散，再策動不起來。

## 羣衆都要求吾爾開希簽名

吾爾開希，從北京到香港，無人不識。

在京城天安門廣場，無論老少，見到他都要求他簽

名；遠在香港的港人，也千里迢迢赴京的要求簽名，不單只是少又迷他，連資深的記者，也囑同事務必得到簽名，所以一個香港記者的筆記本上，便全是「吾爾開希」的簽名，以及他不知將送到什麼人，一頁又一頁的珍重語句。縱然他口中不願意，諷星他是當定了。

他有一切星星的魅力，他愛笑，他說話煽情有力，他喜歡表達自己的長處，他知道自己的優點，討人愛的地方。

他也知道自己很多毛病，也犯過大小錯誤，他知道承認了，便添分。

訪問到他的時候是六月二日，那時局勢尚算平靜，和他熟稔，他也不盡設防，鬆懈時便露出他的孩子本色來。

漫談不能盡錄，仍可窺見一個自信而鋒芒畢露的孩子如何在滾滾民主潮流中冒升，他對民主的理念意識執著的自信，都反映這一輩大陸年青人的果敢精神。

▲經過四·二七，五·四大遊行的勝利，為什麼仍要搞起絕食行動？

●這是最和平也是最激烈的行動，其他如遊行，示威靜坐都試過。

同學自願犧牲自己生命來要求民主，表達了他們對民主渴求的強烈意願。

發起人是他，王文、王丹、程真、楊朝暉、馬少方，首先發起組織的院校，是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

▲看見同學一個個疊倒抬離廣場，有何感受？

●作為發起人，當然心焦、難過、但尊重同學自願來的意願。

## 政府愚蠢無恥到如此地步

▲絕食行動竟延續了七天，破了紀錄，仍未達致爭取的目的，是否有點愚蠢？為何其後又停止？

●原先估計絕食不用三天，政府便會與同學對話，沒想到政府那末愚蠢，無恥如此地步。

同學到來絕食都是自願簽字，抱著可能會死，甚至白死的心來絕食。

抱著白死的信念，來為中國偉大的事業來犧牲，不

是愚蠢，是高尚和神聖的。

後來停止絕食，是因為沒想到政府可以如此愚蠢、無恥。

對這樣的政府，通過改良辦法來解決問題，並不算。

用同學崇高偉大的身體來換取無恥政府的改良，實在太幼稚，太天真。

我們在絕食過程中成熟起來，認識到必須革命，「打倒李鵬」成為必然口號。

▲知識分子曾力勸停止絕食，以大局為重，為何置若罔聞？

●他們來勸我們是可以的，但知識分子都認識不到我們崇高的力量。

他們以居高臨下的權威，以愛護我們的態度出發，來勸我們，自然引起反感。

他們應採取平等的態度，大家都是公民，不應以為學生是天真。

▲學生運動似乎演變成高層領導派系鬥爭的籌碼？這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不相信學運可靠某一派系鬥爭勝利而勝利。

學運偉大結果，是中國人首次喊出要求政府下台，把胸中對領導的不滿喊出來。

這是意識型態的勝利，邁出了第一步，必能成為民主國家。

至於籌碼，對他們（領導）來講，是大了一點。大到不成為籌碼，直接推動民主勢力和保守勢力的鬥爭。

### 要爭取民主意識民主體制

▲如果在絕食兩三天後撤退，取得的成果會否更大，因政府已開始談話，如李鵬見學生，學生籌組對話團等？

●中國所要取得更大勝利，在於出現政治制衡力量，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換一個英明領袖。

若一早停止絕食，和李鵬對話，政府接受全部條件，如承認腐敗、官倒，我們可能改喊「李鵬萬歲」。

這就永遠達不到目前的勝利。政府也永遠不會搞「新聞自由」，也永遠不會承認「民間自治組織」。

這兩樣是突破口，出現了民主意識。  
我強調李鵬下不下台不重要，重要的是喊不喊這口



●吾爾開希在天安門廣場上講話。

號。喊這口號代表民間力量的出現，制衡政府。

李鵬下台，若上來「王鵬、張鵬」，有什麼好處；若趙紫陽上台，就算他是好的書記，仍需制衡。

口號是喊出來了，但局面仍是膠著，沒有實質的改變？

民主運動要爭取①民主意識②民主體制。

目前基礎出現了，接著是要把基礎鋪下去。這是長期艱苦的工作，我準備為這奮鬥一生。

▲但目前我們看到政府後退，控制得更利害。

●我相信這繁縮政策是暫時的，這將埋下定時炸彈，將產生強大反作用。

民主不可一蹴而至，付出力量愈大，民主進度愈快，我預言最長等三至五年，短期半年至八、九個月，便出現變化。

▲那次學生負責人與李鵬的對話，為何你要打斷李鵬講話？

●我們坐在人民大會堂，處於空調環境，坐在舒適的「沙發」，喝茶水；但廣場上的同學挨餓，坐在涼涼的地上，可是李鵬在那裏發表冗長的開場白，完全把學生

看成是他的子女一樣。  
他說廢話，毫無解答問題的廢話，而且不尊重公民權利。

他應當把他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子女，人民共和國的兒子，人民公僕，他却擺老資格。

他們（領導）的孩子是不是官倒，關我們什麼事，講這些是形式，他作為總理，本身引起人反感。

三分鐘已很長，必須打斷。

### 公民地位應該平等

▲人們都說你大膽，公然在電視轉播中打斷他（李鵬）講話，你有沒有當他是總理？

●我當他是公民。（氣憤之情）  
總理是他的工作。我也是共和國的公民，我們兩個平等。

我比他正確，如果不平等，只能是我比他高，不可能我比他低。

但是我還覺得我們是平等的。  
我完全可以打斷他，平等的話有什麼害怕不害怕。

▲有人說你當場暈倒，在作戲？  
我要澄清，我沒有暈倒，我氣喘，因過份激動。

身體反應令我渾身無力，我插了氧氣平躺。  
此時對話已完全破裂，李鵬表現令人作嘔。

王丹說：開希我們走。

因為我平躺，無法走，我說：「把我抬走吧。」

▲你在全國電視聯播中質疑李鵬，在學運當中有沒有影響？

●有巨大影響。其實也是很正常，我們兩個都是公民。正如侯德健的歌辭：「過去我們不習慣」和總理見面，以往是「皇恩浩蕩」。

我的表現，開了頭；公民頂著皇帝，已經很案，他們看見平等的話，當然高興。

▲你是否覺得你受歡迎的程度已不太正常？

●在北京，尤其是。

有人喊「吾爾開希萬歲」聽了很傷心。我一直在搞民主運動，推翻專制、封建皇朝，領袖的東西，但有人呼叫我「萬歲」，當然可以理解，因人民受了很多苦。



■學生最後一次記者會五月二十八日。左起柴玲、封從德、×××、王超華、王丹、李路。

## 希望做個完美的人

- ▲人們都當你是明星，學聯的明星。
- ▲我願意當英雄，這是很自然，雖然我有愧這名。
- ▲至於明星，不是我的事情。
- ▲你沒責任？
- ▲（吾爾開希燦爛地笑）。
- ▲有人批評你太個人主義。
- ▲記者有責任，他們都報喜不報憂，光說我好的地方，傳達到我神化。
- ▲我多次說過，不要做明星，我有很多毛病，犯過錯，我希望成為完美的人。
- ▲人們說你穿名牌，愛花錢，喜歡在人前笑。
- ▲太氣人。（他又激動）
- ▲我是公民，是人，我難道不可笑。
- ▲以前我也是一樣，這麼多年，我注重穿，愛吃，愛笑，喜歡別人喜歡我，希望別人喜歡我。
- ▲我非得板起臉來，形象糟糕？簡直是李鵬腔調。
- ▲傳說外國將給予學生領袖以政治庇護？

●這裏流傳各種傳言，謂外國願意提供避難所，我不願意幹這種事。

一是要鬥爭，要犧牲、對個人而言，我不願接受。

二是不需要避難。

三是避難對中國民運作用等於零，坐牢好一點。

但我願意出國，到美國、香港、台灣、澳門看看。

我想去別的地方，這沒錯，我想去考察，去讀書，但絕不脫離中國。

我和中國民運牢牢結在一起，願意貢獻一生。

以前，想過已盡歷史責任，認為個人貢獻不少。

我是人，活生生的，我喜歡文學，藝術，自己的生

活。

若要搞政治，要犧牲，原沒想過要犧牲那麼多。

現在下了決心，我和王丹，最便利的兩個人，若退

，對民運不負責任。

但要把自己的原來生活目標放在第二位，這個思想

變得很難轉，很痛苦。

我非常熱愛生活。

▲享受，是不是？

●（笑）

## 與王丹關係良好

▲談些輕鬆話題，可否講一下你和王丹的關係？

●這個我願意談，我和王丹從學運開始，是朋友，不光是戰友，王丹很隨和，人格品德都令我尊敬。

雖然有時意見不一，但總體是爲了民運奮鬥、犧牲

，不過有一段日子他很消沉，老是賦在北大，和同學一

起不露面。

我們的關係，那怕是成了政敵，也不會破裂。

▲學運前，沒聽說你搞民主，但王丹則早已提倡民主的

活動，如「民主草坪沙龍」。

●我不像王丹先進。

我是北師大一年級生（大學前教育）入大學才七、

八個月。

▲你一直那麼樂觀，不像王丹有消沉的時候，可否談一

下童年或家庭的影響？

●（吾爾開希是新疆維吾爾族人）爸媽有否支持？

●爸媽來勸過我，媽媽到的時候，剛好是十七號，我開始停止絕食。

他們勸我基於我的身體不好，我患心臟炎，血糖不足，

絕食期及之後進出醫院十次，一激動便暈倒。

我在北京生，北京長大，八四年舉家搬回新疆，八

七年回京唸大學預科。

在新疆上中學時，當過學生會幹事，預科期間也搞

過學生工作。

## 學運基本上是神聖偉大的

▲你會私下罵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為什麼對他們那末反

感？結合不了知識分子，是否有點遺憾？

●數千年來，知識分子的視野都是偏的，大多採「改良

主義」，不是革命，是「軟骨症」在作祟。

▲這是不是因為他們看到實際環境不可能有「改革」？

●世界上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因他們「知識分子

」這不可能，那不可能，過份消沉，「時候到了，十年

不成」。

▲學運發展到後期階段，似乎變成「山頭主義」，也不

斷傳出學生領袖的不正之風？

●學運基本上是神聖，偉大的。

但基於同學素質不一，動機不同，難免出現「學賊

」，「學奸」，這沒有不正常。

學運的變質，其中原因是由於①有大量捐款②權力

腐蝕③對學生領袖過份評價。

像我，有時也被人捧得飄飄然，還得控制情緒。

▲為什麼不願意離開廣場，是否已錯失時機？

●時機是錯失過，這個不願意再講。

事實我們想過撤，很多次，定了又推翻，例如五月

二十八日，本公佈三十日撤，但後來又被推翻。主要是

同學，尤其外來的不願意撤。

造成一個客觀環境是無論誰當指揮，都只能堅持，

你說撤，便肯定被趕下去。

已到了誰也控制不了場面的地步。只能任由事件發

展，等政府反應，看似被動，也算是主動。（完）

（寫於六月八日）

（注：下期續寫學生領袖柴玲、周勇軍、馬少方）



# 領導着轟轟烈烈

■黎加路

## 學運的帶頭人（續）

### 哭泣而堅強的

#### ○柴玲

##### 絕食團總指揮

柴玲，二十三歲，北京大學畢業生，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二年級研究生。她是學運後期冒起的學生領袖。她是絕食團指揮，也是後來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

五月十五日凌晨，吾爾開希力勸同學「挪一挪」，騰出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一段位置，讓蘇共領袖戈爾



■聲淚俱下的柴玲。

巴喬夫進行獻花活動。部份同學堅持不動。

柴玲就在這之後自動成為指揮，同學開始聽到一個外型柔弱的女生，聲音沙啞但激動地說：「我是柴玲，我是柴玲，絕食團總指揮。」她於五月十五日並曾提出採取更激烈手段——自焚來對抗政府。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吾爾開希受不住外來壓力，因怕軍隊血腥鎮壓，擅自宣佈撤離廣場，二十一日上午，他被同學罷免北高聯主席一職。接著下來，學生組織重組。

五月二十四日，「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成立，柴玲被推選為總指揮，她的丈夫封從德及王丹分任副總指揮。「指揮部」取代北高聯成為廣場上的最高指揮。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戒嚴令頒布第二個晚上，廣場氣氛非常緊張，同學都擔心隨時會被武力鎮壓；就在此時，指揮部七個常委開會，商定各人預留「保命費」。這件事情也引致六月一日凌晨四時，柴玲所聲稱「綁架風波」。

柴玲於六月一日早上召開記者會，點名力斥北京航空航大學校的王文（他是絕食行動六名發起人之一）、外高聯的連堅德意圖綁架她。並聲稱懷疑同學被政府收買。

據王文於六月二日提供給記者一盒現場錄音帶顯示：六月一日凌晨，柴玲、封從德與王文等曾有激烈爭論，緣起是王文發覺五月二十一日之後，部份常委分得「保命費」一千元，他祇得一百元。

這個風波在同學間引起很大震動，不單是因為部份領袖作好逃生準備，更嚴重的是學生分歧表面化，彼此攻訐，並且單方面向外宣揚。

#### 學運是學生的事

學運初期柴玲非常排斥外界，她反對知識分子及其

他人對學運提意見，她認為學運是學生的事，不能容忍旁人指指點點。她也排斥記者，拒絕接受採訪，認為記者幫倒忙。

王丹說柴玲性子好強，很早便提出在校園絕食；至於綁架，王丹認為同學「鬧著玩」，全不是那回事。他說當時不在場也對事件不知情。

早期，北京的同學都不太認識柴玲，後來才知道她是北大研究生封從德的愛人，柴玲也喜以北大本科生自居，不大提是北師大研究生。

外地來的學生聽說有一個女孩叫柴玲，一講話就哭，她的話感動人，他們便鼓掌。

學運後期柴玲多了和新聞界接觸，每次記者會，封從德都站在她旁邊，用手扶著她，讓記者拍照。

有一回她太累，她短暫退下總指揮一職，叫同學把支持她的心，轉而支持她「摯愛的丈夫、副總指揮封從德」。

部份人批評柴玲作為絕食團指揮，廣場總指揮，曾多次撤離的時機都錯過，並且有出爾反爾的時候，如五月二十七日，各組織原宣布同意五月三十日撤的建議，後又改變要延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召開之後。

六月二日記者終於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帳篷內，就上述問題當面向她質詢。訪問倉促，很多疑問未及細敲。回想當日她慷慨激昂地說「頭可斷、血可流，天安門廣場不可失」，現在天安門廣場已失，不計其數的同學羣衆被屠殺。

但願倖存的學生領袖在沉痛哀思死難者、憤怒咀咒當權劊子手之餘，都會反思這沉重的經歷，他們在其中的角色。

#### 與丈夫一起參加籌委會

問：你不是絕食的發起人？之前有否參與學運活動？為何後來卻成為絕食團總指揮，過程是怎樣？（按：絕食行動是由六人發起——王丹、吾爾開希、王文、馬少方、程真、楊朝暉。）

答：北京大學組織籌委會時，我當上了秘書長，（柴玲是北大畢業生，目前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二年級研究生）起初覺得不用在籌委會當常委，尤其我的丈夫封從



德已是北大籌委會常委。

絕食最早是北大和北師大，王丹和吾爾開希等發起，北大同學都是自發的，我是組織者，起初不過四十人簽名絕食，我發表演講後，增至數百人。

五月十四日晚、十五日凌晨之後，吾爾開希曾力勸同學挪向歷史博物館那邊，騰出位置，讓戈爾巴喬夫（蘇共領袖）進行訪華活動。

同學認為撤一邊，會亂，所以我站出來，組織絕食團。（按：同學卒移動到廣場後部位，騰出位置，但當局也取銷了在廣場內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歡迎儀式及獻花活動。）

問：有沒有想到會「失控」？看見同學倒下，作為總指揮，每一個命令都很重要，怎樣決定去留？

答：最初沒想到那麼大規模（最初數百人，後參與絕食人數達數千人），對政府徹底失望，不抱任何希望，只有留下……

問：到第幾天，才發覺沒希望門下去？

答：第七天：宣佈復食。全國人民覺得李鵬，作為總理，不理人民情況；不抱幻想，政府站在人民對立面，調兵鎮壓，總理沒人性……

問：有沒有考慮到軍隊會到來鎮壓？

答：得到消息知道部隊調動。

問：在七天中：有沒有想到放棄？最壞情況是那個時候？

答：第五、六天，家人來看我和封從德（封並沒有絕食），叫我們在運動完畢後，回家聊聊。

問：現在（六月二日）回顧，應否為這政府絕食？

答：不會。

問：絕食七天，每天都不斷傳出救護車淒厲的汽笛聲，絕食時間是否太長？

答：沒有，七天……對這政府面目認識是第七天。

問：有人批評說學生行為過於激烈，看見同學一個一個倒下，感受怎樣？可心疼？

答：看見幾乎落淚，特別疼心，（聲音沉沙，淚流於睫），後來沒有眼淚，最後憤怒。

## 如果國家需要犧牲絕不偷生

問：如果有些同學因絕食身體出現毛病，你會不會後悔

有份組織這場絕食？

答：不覺得有責任，不是推卸，這是自由的，都是自願，不覺得有錯。如果國家需要犧牲，我們絕不偷生。

問：知識分子勸說你們，他們知道政府不理，你們是自我摧殘。為什麼看見同學一個一個倒下，仍不考慮撤？聽說知識分子勸說，你們回應「若叫我們撤，請走」，為什麼這樣反應？

答：絕食的目的是要看國家有沒有良心、希望。絕食不是對政府施壓力。而是信念，對民族的信念，向全國人民，展示有那麼多孩子，為民主救亡，獻出生命。

問：那麼多知識分子勸說你們考慮大局，況且絕食數天，其實羣衆已被喚醒，為何還堅持，是否因為開始了，收不回來？還是為了其他原因？

答：這個可能。因為我們宣誓時說：「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我們要求「公正評價這是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推翻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平等對話。

問：部份知識分子評價絕食已不單是鬥爭手段，同學不太理智，把絕食當目的，堅持下去。



■封從德與柴玲。

答：這個評價不公平，這（絕食）在運動發展中是偶然。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日）之前，知識分子、理論界沒作出指導準備，產生信念危機。

這次運動，大遊行是劃時代的，特色是（一）組織性，（二）不受個人、黨派影響，這都是超越歷史的。走在前面的都是學生，理論界遠遠落後。

問：你每次出來講話，有人鼓掌，你很激動，激動就哭，又有人鼓掌，似乎成為模式。

答：沒這感覺。我努力，為民主鬥爭。

問：你自己的感情怎樣？

答：我不喜歡露頭角，喜歡安祥生活、平靜生活。

問：但你的表現好像訓練有素的學生領袖。

答：根本沒有，跟吾爾開希、王丹比，比不上。

羣衆喜歡說真話的人，說出心裏的話時，纔會有感情。

## 「祇有自焚別無他法」

問：感情帶動你前進，多過理智？

答：不同意。

問：那麼多人動，仍推到絕水一步（十二個學生後來絕水），是否激情蓋過理智？

答：（激動地）想問一下理智這東西？這絕食……

上百萬人仍維持良好秩序。

絕食同學願意犧牲生命，獻給民主進程，要犧牲的時候，光靠衝動，感情用事，不能支持他們。

一個人願意把生命奉獻，不能說沒有經過理智考慮的。

問：十五日及十六日凌晨傳出有十一名北師大同學要自焚，你也有一份提出，為何那末激烈？

答：若政府沒人性；若有一個同學犧牲；若政府再不理，這樣下去，祇有自焚，別無他法。

那時，我哭得很傷心，不知道你們能否理解——國家事，有時候如果年青人，還不為國家犧牲，為民族救亡，民族便失望。

問：為什麼總強調犧牲？為什麼肯定要一次、兩次爭取便得到民主，不然，便採取更激烈手段？民主進程不是要長期鬥爭嗎？

答：這祇是信念，及採取措施（犧牲）。

當時的想法，不是針對民主進程，我想區分一下，激烈手段是針對政府民主性，一代、兩代，要數代來完成，已有無數前輩，在運動中犧牲。

問：是否對政治期望過高？以為給食政府便談？是否由於期望愈大，失望也愈大？

答：（氣憤地）政府跟人民對話，連最基本都不可以，說明政府無人道，不代表民意。

### 撤不撤取決於同學

問：學運發展到現階段，有人說已到「失控」地步。你看到，有沒有「無能為力」之感？

答：首先，同學中有人不負責任，不反映事實。

（二）指揮部中，不完全是北京學生，有外來的。

（三）目前，剛換領袖，有一段時間混亂，一來沒經驗，收拾混亂攤子。

你可想像同學多，幫派多，外高聯（外地高校聯委會）就有一百多主席，難協調。



學生到人大常委遞請願書，帶頭周勇軍。

物質上條件有限，北高聯把存款帶走，又留給廣場九千元（人民幣），廣場每天生活費需五萬元人民幣，要靠貸款。沒物質保障，難維持。

另一方面，每天要對付二至三次「政變」，平息帮派關係，收拾廣場秩序……需要過程。

問：政府似乎在製造輿論，說天安門廣場一場胡塗，假若再不撤，會否盡失民心？北京市民慢慢接受政府的說法？

答：撤不撤，取決於同學。

問：是否因為外高聯堅持不撤？我們看見廣場上大部份是外來同學，北京市的同學大部份已撤。

答：沒有，（北京同學）是輪休。

## 從學運走上

## 民運的周勇軍

周勇軍，二十二歲，政法大學八五級政治系，應屆畢業生。他在四二七大遊行前，試圖制止同學遊行；五月四日另一次大遊行後，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獨斷宣布翌日北京高校全面復課，這些都被北京市高校同學視為錯誤決定，作為學生領袖，他沒有吾爾開希的鋒芒及得到羣眾的寵愛，他的威信喪失殆盡，甚至受到唾罵。

然而，這個首任的北京高校自治聯會主席，是基於什麼原因作出失誤的決定，他又為何放棄學生活動，全心投入工人運動，加入成為北京首都工人自治會常委，為工人搞宣傳工作？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北京高校聯決定於四月二十七日舉行大遊行。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社論，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謂有人「有陰謀、有組織地搞動亂」。

四月二十六日，政法大學共青團團委、校方黨委及政委，不斷向周勇軍游說，周勇軍說他的精神陷入極度受壓迫狀態，瀕臨崩潰邊緣。

問：但北高聯已決定撤？（按五月二十七日，北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及其他主要學運組織，已召開記者會，聯合宣布建議五月三十日，舉行完「全球大遊行」後，同學全部撤離廣場，主持記者會正是柴玲，另有王丹、吾爾開希。）

答：沒有。完全謠傳，昨天（六月一日）已發表聲明不撤……（訪問到此，封從德打斷，不客氣地堅持要柴玲和他先說說話，柴玲唯有終止這個訪問。

就為何廣場指揮部出爾反爾，推翻二十七日的撤離決定；以至綁架風波（六月一日凌晨），也無法追問柴玲，要求她詳細解釋。

（寫於六月二十日）

周勇軍對記者說：他最敬愛信服的一位老師力勸他不要遊行，因這對學校的大局不好，若軍方鎮壓，更會導致同學流血。

四月二十七日凌晨，在校方團委的陪同下，他簽了不遊行的信，以北京高校聯主席名義簽發。他並乘政法大學團委的車，逐間高校去送信，送到天亮，便回宿舍睡覺，一覺醒來，已是二十七日中午，他趕到天安門廣場，才知道全北京市高等院校，成功地進行了歷史性的和平大遊行，包括政法大學。

四月二十八日晚，高校聯召開會議，責難他這個錯誤決定，他退下主席位，仍任常委。（因他是政法大學的代表，政法大學在高校聯佔有一常委席位。）

他這個錯誤決定卻在客觀上起了正面作用。正因為他曾發出這撤銷遊行書，並且在團委陪同下，知會各校，有關方面才認清這是一場完全自發的學生運動，非一兩個領袖所能完全控制。

### 向當局爭取對話

據了解：當天有關方面已準備好足夠催淚及防暴武器，並決定若學生遊行人數不足五萬人，肯定鎮壓，並知會了各大醫院，騰出空位，及加添藥品解催淚反應，及預備了充足捐血設施。後來，當局鑑於遊行及圍觀人數太多，竟達逾百萬，而沒有採取鎮壓手段。

周勇軍說當時其他高校聯常委如吾爾開希，也曾提



■左一：周勇軍。

出不遊行的建議，但後來吾爾開希祇承認若高校聯不遊行，他也會支持。

周勇軍的另一個失誤及污點，是五月四日慶祝「五四」七十周年大遊行後，發表的宣言。他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最高層，舞動高校聯的大旗，並向聚集在廣場數以萬計的北京高校同學，宣告五月五日全面復課，造成高校聯內部組織紊亂分歧，及引起各院校的復課罷課論爭。

他承認五月三日高校聯商定三個方案，即五月四日遊行畢，宣告「五月五日復課，五月八日復課，」各所高等院校自行決定何時復課。

他形容五月四日那天場面很混亂，所以他單單宣布首項方案。他承認程序上犯了嚴重錯誤，翌日，他連政法大學的常委職位也丟了。並且被其他學生代表，以至本校同學唾罵。

五月四日晚上，以至接著下來的日子，各高等院校在是否復課的問題上，爭論不休，有些認為在當局沒有改變態度之下，無條件復課並不明智，部份則認為四二七及五四大遊行，已是很大的勝利，龐大羣衆的支持，

證明這運動已成功。

最後，高校聯決定由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繼續罷課，作為向當局爭取「對話」的條件。

五月十三日高校聯決定開始絕食。該行動由北京師範大學首先提出，北京大學附和，政法大學作為三所學運中堅院校，再由周勇軍帶領加入絕食行列。

### 踏上民主另一進程

周勇軍回顧這一段學運，他認為決定絕食行動是考慮不周，是有點「超前」。

他指出：同學沒作好會導致什麼後果的考慮，而工人以至各界也沒有準備充足；接不上棒，導致目前學運進入低潮，壓著狀態。

五月二十九日晚，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成立，周勇軍被選為常委。

他改了名字，以示學生時代告終，他踏上民主另一個進程，與工人結合，展開另一爭取民主的範疇。

他承認他曾作錯誤決定，他形容這是無可避免，他舉例說：王丹、吾爾開希都會作退縮的表現。

他歸咎於學生對政治認識不深，眼光短淺，經驗不足，及受不住龐大的壓力。

## 反思的馬少方

### 絕食行動發起人之一

馬少方，絕食行動的發起人之一，活躍的學生領袖，絕食行動之後，退居二線，搞民主運動的理論及深化工作。

他年二十五歲，八年前離開學校，到社會工作，曾任編輯、自由撰稿人、記者、文化幹部、會計。

八六年進北京電影學院，就讀文學系編製班。他曾任北京高校自治聯會七名常委之一，四月二十七日大遊

他投入工人團體是他意識到要開展民主運動，必須要提高一般人的民主意識，尤其要得到工人的參與，而工人的參與是唯一起續民運之途。

他的師友同學會力勸他三思，因若一旦他離開學生組織，誰也保不住他個人的安全。

生於四川農村地區，周勇軍說他自小就吃得苦，目前和工人混在一起，和他們一起起居飲食，盡量了解他們，組織宣傳民運工作。

他們正打算辦一份名為「民主之聲」的工人報紙。他認為學生不應再在天安門廣場呆下去，一是身體太疲憊，二是應深化民運持久戰，但學生一日留在廣場，工人也會支持。

他的畢業論文題目原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他希望把它改成「中國的民主進程」。

他形容目前的民運低潮，政府愈拖得久，對學生消磨得愈厲害，這一段將會延續至頗長時間，除非當局採取鎮壓，便會激起「第三波」。

下個月他便畢業，他打算找份工作，白天幹活，晚上繼續他爭取民主的理想。

(六月一日初稿，  
六月十七日完成)◎

行之後，曾一度退出。

學運期間，他曾撰文推動學運，該篇題為「學運目標——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大膽闡述學運首務是「粉碎專制、清除腐敗」，其次是一「罷免李鵬乃為掃清障礙，爭取公民監督權參政權，撤除家長制幹部終身制，建立法治、實行新聞自由。」

訪問他的時候是五月底，天安門廣場亂哄哄的，秩序衛生都成了官方的攻訐點；撤與不撤的問題成了死結，各個組織竟日開會，同意了一個決定，很快又推翻。另一方面，局勢膠著，當局宣佈了戒嚴令多天，城內雖進不了大批軍兵，但威脅性仍在。

白天廣場秩序渙散，人雜地靜；晚上，又被隨時會被鎮壓的危機籠罩，學生的情緒拉得緊，一觸即發。

作為絕食行動發起人之一，他總結這階段是「激情蓄過理智」，同學完全忘記目的，是「失控的控制」。



■馬少方

大屠殺後，北京大搜捕學生份子，他逃到廣州後自首。

### 若答應新聞自由便可撤

問：目前（五月底）天安門廣場情況很混亂，你是否贊成撤？若惡化下去，會否成了當局清理鎮壓的口實？  
答：現在才撤，我覺得是錯誤，因天安門廣場已成了象徵點，羣衆也不會答應，如果市高校聯不單是搞決策，要顧實際效果。

但我認為要擺脫被動地位，擺脫當局的威脅，當務之急，是（一）疏散外來聲援學生，留下部份，捍衛大旗，（二）收窄佔領廣場的範圍，擺成方陣，（三）搞好秩序衛生。最少有三千至五千人留守廣場，宣傳五月愛國民主運動，又或二十、三十人一組，到各地宣傳。

但要明白留守廣場，不是要達實質目的，是為了維持象徵性。若立即撤回校園，將失去力量。

市民不是說：「廣場不能去。」

問：學生一直強調學運與黨內派系鬥爭無關，但實際客觀環境可能已成為某派棋子？

答：主觀上，我們沒和高層鬥爭聯繫。若能推動民主進

程，我們便支持；若權力鬥爭結束，又反對民運，那是悲哀。

羣衆都旗幟鮮明喊叫「李鵬下台」，李鵬作爲總理公然站在人民對立面，按國際慣例，他應下台。

但羣衆喊「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這意味李鵬下了台，便不來了，這是悲哀。

我們應明白，李鵬不下台，這不是目的，民主還是要繼續爭取。

問：怎樣提高民主運動的素質？

答：民主要具體化，使要靠宣傳，素質要提高，參與人數自然會下降。

假若天安門廣場仍有人在，便會激發市民思考問題。前一段，學生絕食，民衆心焦，要解救。絕食是喚醒了民衆，但要他們再思反思，廣場便有必要維持下去。

「國無希望，民無寧日」，若當局答應新聞自由，便可撤了，不需要廣場這焦點。

問：學運後期，同學分歧，學生組織內鬥，傳說紛紜。答：因學運到了後期，激情掩蓋了理性。廣場失控，單



■後右起：馬少方、吾爾開希、王丹，前左起：劉燕、程真。

是口號（非達目的，誓不罷休），已是非理性的。

例如絕食團，以爲是搞獨立運動，完全忘記目的是爲了什麼，完全忘記自己只是運動的一部份，絕食是手段。變成更多興奮，更多悲哀。

我們必須反思，這第二階段是高潮，不是產生領袖的時候，我們會否，如八六年底，學潮完畢後，沉默地回到書房；又或是被抓進監獄。

### 失誤不可避免

在這階段，北京高校聯不可避免，犯了大小失誤，錯失時機，造成失控、混亂。因爲學運基調是「行動」、「獨裁」，因爲組織沒權威性，控制不了。

現在總結，「吃一虧，長一智」，應是激情爲理性服務。

這可能是由於對形勢估計不足，以爲命都不要，以爲一定可達到那兩條要求——（一）平等對話，（二）公正評價學運。

事實上，羣衆已被喚醒，推進入學運第二個高潮，不光是爲了這兩個要求，而且把評價學運，拱手讓給政府，非常可悲。

問：那就是基於這原因，不絕食了？

答：由絕食轉到靜坐，我們是基於三條，這不曾公布。

（一）絕食已把學運推向第二階段，具歷史意義，（二）政府的嘴臉已暴露出來，（三）若還得交給政府去評價學運，是悲劇。

絕食後期，發展成爲「失控的控制」，宣佈絕食，撤消絕食，都是一「非理性」的，沒經過理性的考慮。

因同學有規定，若不絕食者，沒權去領導，但實際環境，極需理性組織。

問：第三階段的學運將怎樣走下去？

答：到目前爲止，學運並沒有真正的領袖，學運的領袖其實是「政府」，都是政府壓迫出來的反應。

目前（五月底）學運陷入癱瘓狀態，誰能把學運帶進第三個高潮，誰便是真正的領袖。

我估計第三階段將不再是轟轟烈烈，震撼性，是宣傳提高民主素質的階段。

（寫於六月二十二日）

錄自

香港《百姓》期一九四及一九五（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及七月一日），頁十七至二十一及頁二五至二九。

# 八九年北京學潮日誌

四月十五日

胡耀邦逝世，北京多間院校出現悼念輓聯。

四月十六日

北京大學出現責難政府的大字報，甚至有標語要求李鵬辭職；有人把悼念胡耀邦的花圈、輓聯送去天安門廣場，廣場上開始有大批人聚集。

四月十七日

北京高校四千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呼喊「打倒貪官污吏」、「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振興中華」等口號，警方只是幫助維持秩序，並無干涉遊行活動。

四月十八日

北京高校數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數千學生到中南海前靜坐，要求見李鵬未果，有人企圖衝向中南海，但遭警衛阻止。學生向政府提出為胡耀邦平反等七項要求。中共北京市委派三名全國人大代表會見靜坐學生及接受請願信。（三名人大代表是北京市教育局長陳希平，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劉延東，體育播音員王世雄）

四月十九日

學生到新華門請願。北京市政府發通告說有人企圖製造和挑起事端，希望羣衆不要被人利用。

當晚沒有攜帶武器的警察築成人牆防止學生再衝擊中南海。午夜後武警驅散人羣。香港快報記者何澤報稱被毆打。

四月二十日

學生再赴新華門，學生說有人被警毆打，但官方否認。

四月二十一日

首都高校學生聯合體籌備組成立。北京學生罷課及聯合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靜坐，抗議武警鎮壓。

香港學聯派四代表去北京了解學運真相及與當地學生交流。

四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舉行胡耀邦追悼會，北京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靜坐，後要求

與李鵬對話，被拒。但學生被容許留在天安門廣場，且獲保證人身安全。西安、長沙等地流民乘悼念胡耀邦活動時暴亂。

四月二十四日

北京高校學生開始無限期罷課；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出版追悼胡耀邦專輯被禁。

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強硬社論，指學潮是「動亂」。

四月二十七日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下令《世界經濟導報》停業整頓。

北京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指學生遊行是動亂。長沙數千學生遊行時，有人乘機搗亂，擲石塊打破省政府辦公大院的門窗。

上海市委撤除《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派工作組進駐報社。

香港百多名大專學生在香港新華社門外集會，滴血寫標語，聲援北京學生。

四月二十八日

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成立，提出七項要求。表示願與當局對話。數百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中共上海市委，抗議撤欽本立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一職，稱上海市委的做法違反新聞條例及十三大倡導的「黨政分開」的原則。

四月二十九日

國務院派袁木等人首次與部份學生對話，袁木說四二六社論指的動亂並非針對學生，但學生認為出席者代表性不足，不能算「對話」，只可稱為「座談」。人民日報再發表社論，勸學生復課。

四月三十日

北京市委再與北京16所高校29名學生對話。

五月一日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發表《告香港同胞書》，要求港人聲援及支持他們的爭取民主運動。

五月二日

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要求與官方對話，並列學先決條件，限定政府在

五月三日正午前答覆，否則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全市大遊行。  
五月三日

趙紫陽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上講話，強調要維持社會穩定，要漸進、理智、秩序和法制。同日在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成員時肯定學生的要求合理，說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學生遊行問題。

袁木在記者會上說學生的請願書帶有威脅性，可見是有人在背後為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拒絕與學生對話。

五月四日

北京再次大遊行，參加者包括來自全國三十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些學生也參加了遊行。除學生外，還有數百名新聞工作者，沿途呼喊，要求新聞自由。

全國多個城市也有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三千多名香港大專學生在遮打花園集會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並聲援北京學生。

五月五日

北京學生宣佈復課，三十多間高校學生代表開會選未來對話的代表團。

五月六日

學生對話代表團遞交請願書，希望達成對話。

北京大學學生投票反對復課。

五月八日

國務院信訪局拒絕承認學生對話團的地位，只答覆政府會通過各種渠道多層次對話。

五月九日

北京千多名新聞工作者請願，爭取新聞自由，要求對話。胡啓立答應日內作出安排。

五月十日

數千學生騎單車遊行，支持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

五月十一日

北京學生決定在戈爾巴喬夫訪北京時再作大規模遊行。

五月十三日

二千多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

連日來胡啓立、芮杏文、閻明復、王忍之親到各報社聽取新聞工作者的意見。

趙紫陽會見北京工人代表，希望學生不要在戈爾巴喬夫訪北京時遊行。李鵬同首都鋼鐵公司工人座談，表示政府歡迎工人、學生和廣大羣衆提出批評和建議。

五月十四日

凌晨，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安成信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回校。下午，李鐵映、閻明復與學生對話，學生不滿電視無直播，仍堅持絕食。

十二位著名學者聯署緊急呼吁，勸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

香港學聯代表携十四萬元去北京，支持學生運動。

五月十五日

八十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被迫改在機場舉行。學潮蔓延全國。香港大專學生開始在香港新華社門前絕食聲援北京學生。

五月十六日

部份北京學生的絕食行動升級為絕食絕水行動，搶救昏迷絕食學生的救護車晝夜奔馳於醫院與廣場間。

中學生開始上街遊行。

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鄧小平是中國的最高決策人。

李鵬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是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份的人權。中國準備在政治改革中使這些方面得到進一步完善。

由於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戈爾巴喬夫不能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國黨政領導人，也無法去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

五月十七日

遊行隊伍有越來越多指責鄧小平和李鵬的口號。

嚴家其等著名知識份子發表「五·一七宣言」，斥政府對絕食學生麻木不仁，又指鄧小平是年邁昏庸的獨裁者。

香港有六千人在維園集會，聲援北京學生。

五月十八日

李鵬會見絕食學生，說政府和黨中央都沒有說過學生在搞動亂；但又說北京已陷無政府狀態，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五月十九日

凌晨，趙紫陽、李鵬到天安門廣場慰問絕食學生，趙紫陽含淚道歉，連說來得太晚了，勸學生停止絕食。

下午被視為趙紫陽智囊團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新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單位發表《關於時局的六點緊急聲明》指責黨政的高層領導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羣衆的意願直接對立，只顧上層權力鬥爭。

北京報章連日大幅報導遊行情況。

晚上，學生決定停止絕食，改為靜坐。

五月二十日

公佈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講話指學生請願活動破壞社會穩定，使首都形勢嚴峻，必須緊急動員，制止動亂。他宣佈派解放軍入城維持秩序；下令在天安門周圍地區戒嚴，禁止中外記者採訪。

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號召所有學生絕食，學生仍集天安門廣場。

香港八號風球高掛，數萬市民冒雨在香港新華社門外集會抗議北京戒嚴，反對暴力鎮壓學生。

五月二十一日

天安門前聚集數十萬學生，北京民衆四出阻撓軍隊入城。戒嚴部隊發佈《告北京市民書》，聲明部隊入城完全是爲了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決不是對付愛國學生的。

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學生。港人關心北京局勢，各報銷量大增。十五位著名學者發表保衛憲法宣言，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用法定和民主程序解決國家危機。

當晚，北京盛傳軍隊將入城鎮壓學生，甚至說已騰出首都各大監獄容納學生。一時人心惶惶。當晚學生代表求救於聶榮臻、徐向前（中國十大元帥中的僅存者，已退休），兩帥出面調解，說「部隊決不願意發生流血事件，並會採取一切措施來避免。」

五月二十二日

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呼籲撤離天安門廣場，遭罷免。鄧穎超（已故總理周恩來遺孀、李鵬養母、前政協主席）發表公開信，說對北京局勢極焦慮，不希望這種局勢繼續下去，勸學生盡快回校。北京市政府發通告，勸外地人盡快離京返回原單位。

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再有百萬人遊行，參加者包括黨政機關人員。對外新聞傳訊恢復；天安門城牆上的毛澤東畫像被三個來自湖南的人弄污，三人當場被學生擒獲，送交公安，但動機不明。

北京城外軍隊後撤。傳媒誤傳李鵬即將下台。

五月二十四日

萬里晤美國總統布殊後，以健康爲理由，縮短訪美行程，啓程回國。抵上海後說要治病滯留上海不返京。

楊尚昆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指學潮就是動亂，並說學潮的根在共產黨內，直指趙紫陽不執行中央指示，勢須撤換。

五月二十五日

李鵬在中南海接見三位新任駐華大使，顯示權力穩固。對外新聞傳訊再度停止。各軍區表態支持李鵬「制止動亂」的決定。

五月二十七日

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號召全球華人在二十八日下午舉行民主大遊行。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四個組織發表十點聯合聲明，說在五月三十日撤離天安門。（後來又改爲六月二十日撤離）

香港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歷時十二小時，三十萬人次參加，共籌得款項一千三百多萬元。

五月二十八日

二百萬海內外華人參加「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其中香港聲勢最浩大，人數多達一百五十萬人。

五月二十九日

天安門廣場樹立起由中央美術學院學生製造的「民主女神」塑像，引來大批羣衆參觀，也有人批評在廣場樹立民主女神塑像是強姦民意。

五月三十日

北京公安人員強行傳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三名負責人，其後放回。

五月三十一日

人大委員長萬里返回北京。台灣發動百萬學生手牽手集會支持大陸學生運動，並飄送傳單去大陸。政府組織北京市郊工人、農民、武警遊行集會支持李鵬政府。

六月一日

盛傳學生領袖貪污腐化，盜用人民支持學運的捐款。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及她的丈夫封從德聲稱被政府派人企圖綁架。其後證實她是被其他學生領袖挾持去交代「糊塗賬」。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重申在戒嚴期間的採訪限制。

外地高校自治聯會總指揮連勝德發表大撤退宣言，引起學生嘩然，隨即被罷免。過程與否爾開希被罷免過程雷同。

六月三日

北京各大報登載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一篇措辭嚴厲的反對學生運動的文章，指局勢越來越嚴峻，顯示官方有意實行武力鎮壓。

黎明前，萬名軍人穿着便裝攜帶大批武器進城戒嚴，形成軍民對峙。由於軍隊入城，民衆大學阻截，使北京市真正引起動亂。公共汽車停開，上班的無法上班。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發緊急通告，說部隊對少數人的違法行為已忍無可忍，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如遇阻擋，會採取一切手段以排除。通告又叫市民留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門廣場。

深夜，大軍向天安門迫近。

六月四日

凌晨，軍隊以裝甲車、坦克開路，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用血肉之軀阻擋軍車前進的人被碾斃，攔阻軍隊的人羣被毆打，廣場上到處槍聲卜卜，學生與民衆死傷人數多達數千人。

全球華人齊聲譴責血腥鎮壓，香港又有百萬人集會抗議武力鎮壓。

據自 何芝洲編：《血沃中華》，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至七。

6.5 各國開始譴責中國政府，並自北京撤僑。香港「支聯會」代表李卓人在機場被公安人員拘留。

6.6 最後一批香港記者撤離北京；外國記者仍留京採訪。

6.8 李鵬探望及讚揚戒嚴部隊。官方否認在廣場開槍殺人。李卓人獲釋放返港。

6.9

自五月十六日見戈爾巴喬夫後，鄧小平首次公開露面，接見軍人，發表講話指民運為一場「反社會主義的暴亂」。

6.11

香港居民復旦大學學生姚勇戰因參與學運在上海被捕。官方宣佈通緝力勵之夫婦，但他們目前已躲進美國大使館。中國駐外使官首批變節；三藩市兩名領事館官員宣佈不支持北京政權，尋求美國庇護。

6.13

中國公安部通緝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廿一名學生領袖。

6.14

《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被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接替；總編輯則由軍人邵華澤取代譚文瑞。

6.20

中共不顧多國首腦呼籲，在上海處決三名被指焚毀火車的男子。

6.23

中共召開十三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審議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錯誤」。

6.24

四中全會結束，趙紫陽被免除黨內一切職務；選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為新總書記；罷黜胡啟立、芮杏文和閻明復，選出宋平、李瑞環入政治局常委會，丁關根入書記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決定一系列清黨整黨措施。

6.29

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改變了原訂議程，首先學習四中全會文件。會議免除了趙紫陽僅餘的國家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職務。

7.3

王丹潛回北京，與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會面時，被追捕，稍後失蹤。黃德北翌日被捕。

7.4

吾爾開希和嚴家其逃離大陸在法國巴黎發表《國殤月宣言》，譴責屠城暴行。

7.11

中共考慮對台關係後釋放黃德北。

7.18

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蘇紹智和劉賓雁五人在巴黎倡議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團結海內外華人，以和平非暴力手段推翻專政。

據自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人民不會忘記》，香港記者協會，一九八九年九月，頁三七九至三八〇。



## 後記

今年四月至七月間在中國大陸近百日的學運民運是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大事。在香港的響應也是史無前例的。無數的青少年、大專學生、和各階層、各行業人士均投入支持這愛國運動。

我們在中大各書院負責通識教育的同事覺得這大事不論其將來的歷史評價如何，對我們師生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因此，由幾位同事和同學協力選輯一些較為原始而重要的資料，依時序編排，以便參考。希望這小冊子對此次中國學運民運進一步的認識與反省會有一點幫助。

沈宜仁

一九八九年秋後於崇基  
綜合基本教育辦公室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 新亞 聯合 逸夫

四院通識教育課程參考閱讀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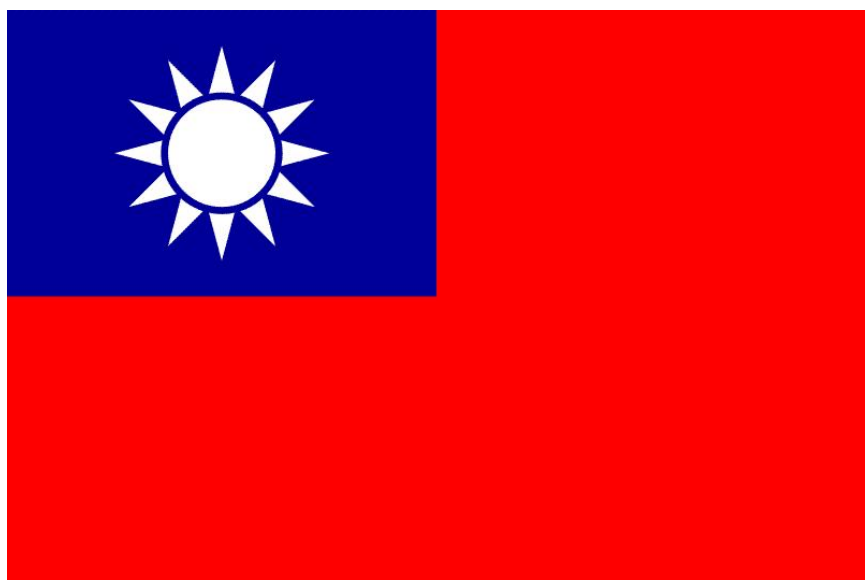
對中國民運的認識與反省資料選輯

編輯及出版：《對中國民運的認識與反省

資料選輯》編輯小組

日期：一九八九年十月

非賣品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